

C H I N A S P R I N G

中國之春

月刊 · 一九八三年十月號

總第6期

獨家報導：兩份林希翎案文件

抱朴先生訪問記

又一份民刊在日本出版

西雙版納生活實錄

一個留美博士的遭遇





林希翎應該再上訴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不畏強暴，挺身直言，為民前驅，名振中外，不愧為中國民權和民主運動的先鋒戰士。然而却遭到殘酷迫害，被判處徒刑十五年，從一個莘莘學子始，到現在年近五十的婦女，長期強迫勞動，受盡精神和肉體折磨，天大冤枉，此案不翻，天無天理，人無人道。

林希翎一直堅貞不屈，不停上訴，然而中共「人民大學黨委」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中國共產黨某些決策人的支持下，一再堅持錯誤，維持原判，（見附一：「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對林希翎右派問題的複查結論」。附二：「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三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給林希翎的通知」），至使這個時歷二十六年的著名冤案，一錯再錯，重見天日，迢迢無期。

我們公佈這兩個文件，是為了證明一句話：林希翎無罪！有罪的是，陷害林希翎的人！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發起的「反右運動」是錯的，一九五七年的「人民日報」對林的點名也是錯的；一九五九年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對林的判決是錯的，打倒四人幫之後，一九七九年「人大黨委」對林的複查結論，一九八〇年北京高等法院對林案維持原判仍然是錯的。一直到現在，有關部門直至中央某些的決策人，堅持毛澤東的錯誤，仍然拒絕林希翎的平反，更是大錯特錯。歷史沉冤，此時不反，更待何時！

北京高等法院維持原判的根據是「人民大學黨委」的複查結論，而這篇結論列舉的林希翎三大罪狀，都是顛倒黑白，完全不成爲判人以罪的依據，相反，這三大「罪」，恰恰證明了林希翎的光明正大，堅持真理，早在二十多年前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制度的致命弊病。

第一條「罪」，是林希翎反對中國共產黨和所謂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制度。三十多年的歷史證明，她的看法並沒有錯。而是中國共產黨錯了。而把這種對制度和政策的批判當成是刑事罪，正暴露了中國當局一些決策人以黨代國，一黨專政，無法無天的醜惡面目。

第二條「罪」，是林希翎反對斯大林。請問，反對斯大林有什麼不對。這種專橫殘暴

的共產主義統治者早已爲世界人民所唾棄。至於用反斯大林來反對中國式的斯大林，如毛澤東之流，正是林希翎在政治上高度的洞察力，林希翎不但無罪，而且有功，功在那麼早就在中國反對「個人迷信」，反對獨裁。

第三條「罪」，是林希翎反對「反右運動」。事實已經證明，「反右運動」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鎮壓中國知識份子的「陽謀」，必須全盤否定，徹底平反。林希翎敢於提倡民主，提倡言論自由，推動民主運動，正表現了一代民主戰士的英勇氣概。把林希翎「以言入罪」，正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某些決策人鎮壓民主，鎮壓人民，實行封建式的法西斯主義的倒行逆施。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無視歷史事實和廣大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竟以「人大黨委」的這篇顛倒黑白的所謂「複查結論」作爲法律上的理由，企圖在法律上又一次扼殺林希翎的申訴，試問法理何在？公理何在？這只能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所謂恢復社會主義法制，是騙人的鬼話。

我們公佈這兩個文件，是表示我們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強烈要求，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人民法院，再次重新審查林希翎的案件，爲林希翎徹底平反。我們願意正告製造林案和操縱林案的某些決策人，林案一日不平，人心一日不服，林希翎本人不服，海內海外不服，全國人民不服。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堅持錯誤是沒有好處的。

我們公佈這兩個文件，是爲了希望海外輿論界和關心國是的各界人士，共同行動起來，密切注意林希翎案件的事態發展，幫助林希翎再向法院申訴，形成輿論壓力糾正林案，糾正中國大陸內毫無民權、毫無法制的政治局面。

我們願意和全體海內海外的中國人民一起，發起一個聲援再上訴的運動，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法律知識出知識，使民權能夠發揚，使正義得到伸張。



社 論	林希翎應該再上訴.....	1
國內動態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給林希翎的通知.....本刊資料室.....	8
	中國共產黨人民大學委員會.....本刊資料室.....	4
	關於林希翎案的復查結論	
	大開殺戒後面.....柳 平(北京)	9
專 題	韓機慘案的啟示.....明 知.....	11
民刊園地	又一份民刊在日本出版.....本刊資料室.....	12
	楊蘇爲什麼死.....原載日本「民心」劉理新.....	13
	鄧小平的可信度.....原載日本「民心」葉又芳.....	14
	「萬元戶」被逼死的真正原因.....原載日本「民心」陳 楠.....	15
	寧鳴而死，不辱而生.....原載北美「追尋」永 紅.....	17
特 稿	抱樸先生訪問記.....本刊記者.....	18
思想論壇	鄧小平未蓋棺而定論.....(留學生)燕 鳴、吳儉祥.....	24
	民主、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雨 水.....	27
	極 化.....(國內)黃 迪.....	32
大陸專欄	肖光琰博士的遭遇.....原載大陸內部資料.....	36
	「春風化雨集」(下)	
	胡喬木「給叛徒」一詩之詮釋.....白 芒.....	40

香港專欄	代你們說.....	王 爾	42
來信摘登	對春運的幾點意見.....	徐 均	45
	「松濤」來信.....(夏威夷)陳得偉		46
資 料	民運重心.....原載香港「東方日報」		47
	春消息.....原載香港「時代周報」		47
	三國民運對照表.....本刊資料室		48
文 藝	鷄鳴篇.....柳 文		56
	二 則.....張 安		35
	「私」想家.....時化(詩) 天星(畫)		56
	失了國格.....方 亮		10
	海外書生的心態(雜文).....馬 刀		49
	夜思.....周 倩		50
	風箏(漫畫).....原載留日學生刊物「春雷」第二期		48
	在西雙版納的日子裡(回憶錄).....蔡可風		51
	王希哲(續三)(電影文學).....小 楓		57
封 面	(特約攝影)大開殺戒(之一).....周 文		
封 二	(特約攝影)大開殺戒(之二)(之三).....周 文		
封 底	(特約攝影)青年婦女.....周 文		

附一：「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對林希翎右派問題的復查結論」

中共中国大学委员会
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女，一九三四年七月生，浙江省温岭县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分学生，一九四九年十月参军，一九五三年九月考入中国大学法律系。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文章点名），一九五八年二月宣布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作反面教员。一九五八年八月被逮捕，判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九七三年释放安排工作，一九七八年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现在浙江武义县农机修造厂当工人。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规定和一九五七年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对林希翎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期的言行进行了复查。结论如下：

（一）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三日，林借邦助党整风之机，先后去北大和在人大作了六次演讲、答辩，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

她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仅仅是政治上的名词……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她攻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就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党团员成为特权阶级。”她造谣说，在去玉门的“路上亲眼看见工人罢工……，一个反革

命分子也没有，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她攻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90%高级干部不同意”，叫嚷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她认为我们“现存制度是产生‘三害’的直接原因”，“这样的制度就会形成特权阶级”。

林在引用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说，我国的“肃反理论根据也是错误的”，“杀了77万，冤枉的人有72万，相当于一个小国家”，“南京肃反时，一夜即把逮捕证发给每个单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两千多人，连礼堂都住满了”。她明确提出：“要从制度上根本改变”，要“彻底改革政治制度”。

(二) 公布、抄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

整风运动初期，林搞到一份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她明知这个“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造成了严重恶果，她也知道不得外传，却在演讲、发言中，都大量引证其内容。她攻击说：斯大林专横残暴，严重透顶，历史皇朝无可比拟”，“阻碍社会发展，倒退了一个时代”。她声称“秘密报告材料是很真实的”，给我“很大启发”。她用“秘密报告”来影射我们党的工作，说“我们同志间关系不正常，‘六亲不认’，‘冷若冰霜’”。她在六月一日全校大会上宣布：“现在我主张公开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我这里有一份，可以公开。”六月二日她贴出海报，要在六月三日晚上公布，由于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反对，她未能得逞。但使学校的整风运动，被迫停止了三天。

林还把“报告”给校内同学传阅，又叫人抄寄给北大、西安、

南京、武汉等地一些人。当学校让她交出时，她又抄留了一份。

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活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地干扰破坏了学校整风运动，也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新的错误。

(三) 反对中央当时的整风方针和部署，煽动闹事。

林把中央在全党进行的整风污蔑为“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叫嚷“要彻底革命”。同时与社会上的右派相互呼应，密切往来，极力煽动说，党中央提出鸣放“很多人在应付，口是心非”，“听说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巴，是愚蠢的”。“现在的‘鸣放’这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老头子不大胆，……不敢和共产党闹翻”。“我们青年长着脑袋是干什么的！难道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吗！我们要说话”，“让每一个人过真正‘人’一样的生活”。她说“什么叫人民作主！同志们，过去我们感到作主吗？我没有作主，我没有感到是主人。”“人民不是阿斗。真正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现在西北、武汉等地，到处学生都行动起来了，可就是互不通气，报上不报导，是新闻封锁！”“我们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处都有，不仅北大，还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大，各地大学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小小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她公开提出要“开三害控诉会”，煽动闹事。

林希翎的这些言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她这些年来又一直不认错，仍坚持其原来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以上复查结果，用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林希翎定为右派分子不属错划，不予改正。希望本人从中真正接受教训，今后为社会主义服务。

关于被逮捕判刑问题，建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鉴于林希翎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大学毕业生，为了发挥其所长，建议浙江省适当安置她的工作。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通 知

程海果（林希翎）：

你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呈交本院的申诉书已经收到。

关于你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判决，本院于一九六〇年二月一日已作了维持原判的决定。现再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

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

特此通知。



大開殺戒後面

柳平（北京）

一、不是運動的運動

最近，全國空氣突然緊張起來，一場新的全國範圍內打擊刑事犯罪的運動展開了。國內稱為「不是運動的運動」。為何如此稱呼呢？因為鄧小平、胡耀邦曾一再向人民保證不再搞任何運動。可是，問題越來越多，又不得不起用拿手好戲——群衆運動來作為解決的辦法了。故稱之為「不是運動的運動」。

實際上，鄧胡掌權後，運動一天也沒停止過。半年前，「五講、四美、三熱愛」運動就搞得熱熱鬧鬧，家喻戶曉。然而，正面教育的文明月活動，未能達到將青少年引向健康道路的作用，反而出現越搞文明月，犯罪率越高的傾向。於是，當權者們決定採用不文明的方法，對付社會治安問題。

在這次「不是運動的運動」中，提出的口號是：可抓可不抓的要抓，可殺可不殺的要殺。對犯罪份子要從嚴、從重處理。這次被稱之為與一九五一年鎮反運動性質相同的運動，是對文明月活動的一大諷刺，也宣告了前段開展的「五講、四美、三熱愛」運動的徹底失敗。

二、鄧小平說：要刮一個颱風

這次運動的發起者，是最當權者鄧小平。我們國家就是有這麼個毛病，寡人一怒，下面立即照臉色行事，整個國家就要跟着團團轉。當年毛澤東一句話「深挖洞，廣積糧」，不知道運動了多少人去做無用功。

聽說，最近鄧小平在聽取治安工作匯報時，大動肝火，氣急敗壞地訓斥公安部門：「發給你們的槍是幹什麼的？」「要刮一個颱風。」

一下子，颱風刮起來了，鄧小平下達聖旨後，北京一個晚上就抓了三千多人，上海聽說立即抓了上萬。抓人風立即刮遍全國，拘留所都不夠用了。

三、北京的槍聲

八月廿三日，北京召開七萬人的公審大會，三十名強姦、殺人犯被批鬥後，統統遭到處決。處決方式是：讓犯人跪下，執行人員在背後用手槍射殺腦後。公審佈告貼遍全城，聲勢不可謂不大。最近幾年，北京不大搞這種官方行政集會了。因此，這次大會尤其引人注目，起到了殺雞給猴看的效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回一下子槍斃了三十名罪犯，數目之大是少有的，難怪上了年紀的人說，看了這次公審大會，就使人想起一九五一年的鎮反。

四、公眾的反應和議論

打擊破壞社會治安的刑事犯罪份子，群衆一般是歡迎的。文革以來，社會治安一直不好，最近兩年，治安仍無明顯改善，群衆迫切要求解決問題，增加安全感。基於這種心情，北京市民對犯罪份子普遍認為是應該的，但也產生了人人自危的恐懼感。這種恐懼有兩點：第一，擔心運動會擴大化；第二，人們已意識到，這次打擊的，不僅僅是刑事犯，持不同政見的政治犯——當權者稱之為「反革命」，也在其列。大家都很清楚，最近成立的武裝警察部隊和國家安全部，並非主要針對刑事犯，而主要針對政治歧見者。所以，人們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反而隨着大量逮捕刑事犯罪份子而加劇。北京市民普遍感覺是政治上越收越緊。和公開打擊刑事

犯相並行的，是一場半公開的肅清政治上的「反革命」運動，即鎮壓民主勢力的運動，這是人們的共同看法。

五、結

論

從這場鄧小平刮起的颱風，我們可得出如下結論：

(一)中共當權者們仍無法治觀念，繼續以人治代替法治：像打擊刑事犯罪份子，肅反這一類的事，是公安部、公安局和法院的職責。鄧小平一不是國家主席，二不是國務院總理，三不是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的官銜是軍委主席和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可是，鄧小平說了一句刮颱風，未經人大常委討論，全國就鬧騰起來了。和過去毛澤東時代沒什麼兩樣，還是一人說了算。

前些日子，中共中央還大肆鼓吹「要樹立法治觀念」，並派出宣傳隊向市民宣傳什麼是「法治」。這個「不是運動的運動」是對這種虛偽宣傳的絕妙諷刺。所謂樹立法治觀念，必須至少遵守兩項原則：

第一，法律必須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可是，我們黨和國家的當權者，視法律為兒戲，今天想從寬，明天想從嚴，完全依自己的需要而定。運動風頭來了，一下子從嚴處理，或作為樣版處理，法律尺度無形收緊，一大批人就要挨抓，甚至掉腦袋。然而，如果犯了同樣的罪，並非趕在運動的風頭上，就會輕判，甚至可以不抓、不判。這種法律尺度隨當權者的意願，任意放寬或收緊的現象是以人治國，而不是以法治國特有的現象。第二，法律面前必須人人平等。這一條在中國歷來都是做不到的，所謂刑不上大夫一語就是最好的

寫照。比如說抓強姦犯，應該首先抓中央委員中的強姦犯，首先抓政治局委員中的強姦犯，這樣才足以平民憤。然而，這是永遠辦不到的，只有該名首長被派系鬭爭整下了台，喪失了手中的權力，他的生活作風問題才會被揭露出來，王洪文的下場是明顯的例證。葉劍英生活糜爛，素有花帥之稱，而且貪污國家錢財無數，請問，鄧小平刮的颱風敢刮到他的頭上嗎？上樑不正下樑歪。下面打擊刑事犯罪也有類似現象，省委幹部的小孩犯了法，就托人到公安局求情，有時還用行政命令干預宣判，一些有權人的子弟，因此被免抓，減刑和無罪釋放的例子不知有多少。

另一點也應強調指出，我國打擊刑事犯向來和鎮壓政治犯分不開，打擊刑事犯可能是政治收緊的徵兆，是鎮壓政治犯和民主力量的烟幕。

(二)北京的槍聲宣告了「五講、四美、三熱愛」運動的失敗：當權者們前段時間大肆吹噓「五講、四美、三熱愛」運動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偉大成果，但是，北京的槍聲宣告了「文明月」活動的破產。很明顯，愛國主義的虛偽宣傳填補不了青少年靈魂的空虛，學習張海迪的運動挽救不了青少年精神支柱的塌毀。我們必須指出，要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虛偽的宣傳和嚴厲的鎮壓都是無濟於事的。應該做的只有兩件事：一是放寬思想、言論尺度，讓民主、法治的新觀念自由地傳播。當權者首先要以身作則，執法者守法，以法治代替人治。二是要放寬經濟自由，切實給失業的青少年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使失業者有事可做，這樣才能解決遊手好閑的問題。

總之，這次運動的開展，等於中共當權者自己宣告了共產主義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破產。而這也早就是我們所預料的。我們也要再次提醒人們，要警惕打擊刑事犯後面的鎮壓民主勢力的陰謀。

去年趙紫陽訪問日本時，在去關西地區的途中，一位日本記者問趙紫陽對日本飯菜的感覺如何。趙紫陽討好地回答說：「非常好吃，幾乎使我忘掉了中國飯菜的滋味。」趙紫陽的話通過電視會向日本全國播放，廣大華僑聽到後無不嗤之以鼻。

歐美人士和華人大多都不喜歡日本飯菜，而唯有飲食之精冠於世界的中國總理，竟如此稱道日本飯菜，甚至只吃了幾餐日本飯菜便幾乎「忘了中國飯菜的滋味」，真是出盡了崇洋媚外的醜相。趙紫陽不僅丢掉了自己的人格，而且也失去了「國格」。

(方亮)



「失掉國格」





明知

八月三十一日，韓航〇〇七班機由紐約經阿拉斯加往漢城的途中，誤闖入蘇聯領空時，被蘇聯的軍機用飛彈擊落。結果，機上的機員和乘客共二百六十九人全部罹難，舉世為之震動。

事發之初，蘇聯當局裝聾作啞，爾後，竟然在九月二日反控韓航從事間諜任務，把這架全無武裝的民航機說成是『間諜機』，他們僅僅是對客機發射了警告彈和曳光彈，就導致南韓班機的墜毀了。這種草菅人命，以飛彈對付無武裝的民航機的野蠻而兇暴的行為，只有蘇聯共產黨人才能做得出來。這種含血噴人，歪曲事實，強辭奪理的無恥態度，也只有蘇聯共產黨人和蘇聯當局領導人才說得出口！

正如美國務卿斯茲所說的：蘇聯當局無論怎樣，也不能夠對自己的暴行自圓其說。塔斯社在九月二日的聲明，更是十分荒謬可笑的。

無論北極熊的暴行有多兇惡，此事的新聞性遲早會成為過去；無論蘇共當局的言論多麼無恥，也會有一些更無恥的人去為他們塗脂抹粉，幫助蘇共把水搞混，蒙騙世人、逃脫罪責。我們認為：制止這種暴行，使這類悲劇不再重演，是每個人的希望。但是，從這事件去觀察，探討蘇共的意圖，乃至

於了解其他共產國家的意向，更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可以估計得到：越南、古巴一類國家領導人，必然自覺地充當蘇聯的應聲蟲；北韓的金日成之流，則竊心私喜：他所擔心的南韓所推行的交叉外交，南韓欲圖與蘇聯改善關係等等……。至少都得推遲好幾年了。至於，韓航機上的七十多名朝鮮同胞的生命，他可根本沒有關心過。比較難於表態的，中共當局也是其中之一。

最近，安德洛波夫比較積極地和中共搞好關係。對於中蘇和談的三大障礙：東埔寨撤走越南軍、阿富汗和蒙古邊境撤軍等問題都有了磋商的可能。中共當局從來只考慮本身的利益來決定其態度，同樣也不會考慮二十多名台灣同胞和十名香港同胞的生命。所以，從中共所持的態度，也可以揣測到中共對中蘇和談的殷切程度了。

至此，我們很明顯地看到，對待世界上的一切踐踏人權、草菅人命的暴行，民主制度國家和共產主義極權國家的完全不同態度。共產主義制度一日不在這個世界徹底垮台，世人的生命就一日欠保障，這一類的悲劇也不能永遠保證不再重演。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又一份民刊在日本出版

民心



1
1983

楊蘇
死
爲
什
麼

~劉理新~

編者按：中國駐日本大阪總領事館的官員楊蘇，突然自杀身亡，成为中国驻外机构中的又一塔臣闻。杨苏为何自杀？究竟是否自杀？至今仍是个谜。

本刊登载刘理新先生这篇文章，有分子道若从杨苏临死前的一些蛛丝马迹中揭示其中的一点奥妙。

楊苏走了，走得不明不白。报章上说他是患有精神衰弱，还曾去医院接受治疗。但是（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有关负责人坚称，杨苏是自杀的。人们觉得事有蹊跷。杨苏事为国人所公认是清楚的。他的精神衰弱症不致于弑皇制物怪向羊的地步。否则上校级领导基金会不久前还委托他代理副总领事的职务呢？升一星期侍奉女婿领事馆能合理地，令人信服地支持清楚他的死因，但是几已过去了，领馆的说明却经人一问，便露出了破绽。作为杨苏死者的辩护，不平！

在杨先生去世的前夜，我常和他单独吃饭。

民心

— 1983 —



主办：中国之春日本联络站
通訊处：横滨市鹤见邮便局52号信箱

- 致讀者 編輯部
楊蘇為什麼死？ 劉理新
邓小平的话可信不可信？ 叶又芳
万元户被逼死的真正原因 陈梅 8
夜思 周倩 14
從班禪結婚所想到的 知能 16
可笑而又可悲的伎俩 史宏林 18
陈云為彭德怀故居题词析 金立仁 21
丢掉人格 失了国格 方亮 23
一点疑问——大陆函学生来信 赵欣成 24
无题吟（诗） 劉平 26

楊蘇爲什麼死

楊蘇爲什麼死

劉理新

(轉載自中國之春日本聯絡站主辦的「民心」雜誌創刊號)

編者按：中國駐日本大阪總領事館的官員楊蘇，突然自殺身亡，成為中國駐外機構的又一醜聞。楊蘇爲何要自殺？究竟是否自殺？至今仍然是個謎。

本刊登載劉理新先生這篇文章，有助於讀者從楊蘇臨死前的一些蛛絲馬迹中揣摩出其中的一點奧妙。

楊蘇走了，走得不明不白。報載上說他是患有精神衰弱，還曾在醫院接受治療。但是（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那種息事寧人的及敷衍的態度，我個人覺得事有蹊蹺。楊領事的爲人我自認是清楚的，他的精神衰弱並不至於嚴重到切頸自殺的地步。否則上級領導怎會在不久前還要以他代理副總領事的職務呢？我一直期待着大阪總領事館能合理地、令人佩服地交待清楚他的死因，但是幾天過去了，領館的說詞始終如一。這件事難道就這樣了嗎？作爲楊領事友人的我，不能再觀望了，我要爲死者申冤叫屈，要代楊領事及其家屬鳴不平！

在楊先生出事的兩個星期前，我曾和他單獨吃飯。他的精神狀況很好，對他個人的前途充滿着希望。他談到東京大使館最近一些事，也提到最近日本地區留學生出版「春雷」刊物及「中國之春」日本聯絡站成立的事。他自認這些確實給他造成很大的壓力。包括來自國內或是東京方面的。他也說：「這是很自然的事，每個人都有追求自由、民主的意念。尤其從大陸到了日本這個環境。」站在一個領事的立場，他是絕對不希望發生這些事，但是又如何制止得了呢？這是一個潮流。國內及東京方面的人總是以爲可以予以禁絕，但這是辦不到的，這裡是日本的領土啊！當時他的談話明顯地流露出不滿。另外他還提到目前管理留學生事務的曲領事，對他的出任代理副總領事很是不以爲然，凡是諷刺，存心觀望，其内心感到難過。爲什麼大家不能同心協力把工作做好？他承認自己因工作關係和僑界及日本人打交道較多，也因此結交不少朋友；這次

王先生回國，上面也是考慮到其他領事在外界打不開局面，威望不够，故不得不借重他的關係出任現職。但他實在憂喜半，他怕今後恐怕無法取得同事們的諒解了。他曾問我認識台灣方面的朋友多不多，亞東大阪分處有沒有熟人？我照實地說了幾個名字，他也沒有再問。至今想起來，上述這些話和楊先生的死會不會有牽連？我一直瞭解楊先生在公開場合從不曾說這類話的。這一次的飯局使我對他另眼相待。

就在悼謁廖承志的追悼會後，我們曾通過電話，我邀請他有空時到三來玩，並將介紹幾位華僑朋友見面。他似乎有些不安，他說：「最近不行，改天我如到你住處希望你會歡迎。」就如此匆忙掛斷電話，這是我和楊先生之間的最後一句話。當初不認爲什麼，但現在想起來這句話意味深長，這裡面包含着多少朋友間的信任、期待和不安啊！

廿九日（六月）新聞報導馬領事所說的話，相信大家都看過，楊先生的死，真會就如他所說的是純爲精神病發自殺那麼單純嗎？我第一個不信，神戶大學的大陸留學生也都表示不能信。這裡面是否涉及楊先生思想的轉變？或領事與領事之間的權力之爭？或是受到國內和東京方面的壓力？堂堂一個領事突然的死，就這麼一句話就算了？聽說最近京都方面也有一名公費生自殺，就是草草料理并封鎖消息，領事不比一個學生、幹部甚至將軍自殺，都不必向人民報導交待。這種草菅人命的事雖然在大陸司空見慣，可是在自由國家却顯得荒誕不合情理。我和幾位熟識楊領事的人都有共同的願望，希望日本司法機關基於人權及人道立場出面調查實情。不要一味包庇或無視中共使館人員在日本的橫行霸道。日本政府基於商業或外交上的目的，可以看不見發生在中國大陸上的種種不合理的事情，但是這是發生在日本領土上的事。爲了保障來自大陸的留學生或其他人員的生命安全及確定日本國家的法治精神，相信對於楊先生的死因能够給世人及其家屬們一個真實而合理的交待。

鄧小平的可信度

葉又芳

(轉載自中國之春日本聯絡站主辦的「民心」雜誌創刊號)

不久前，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通知，要求全軍各部隊認真宣傳和學習「鄧小平文選」。「通知」用當年吹捧「毛選」的腔調，把「鄧選」吹成「是我國偉大歷史轉折時期的一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光輝論著，不但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我國當前和今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重大的指導意義。」總政的這段話很有些林彪為毛澤東的「語錄」所寫的「再版前言」的味道，使人讀起來不僅覺得名不符實，而且十分矯揉造作。

先不談鄧小平近年來的幾篇講話何以會有如此巨大的「威力」，竟能「對我國當前和今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又是「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弹」？）文章只想小議一下鄧小平的話究竟有多大的可信性。

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講話中，鄧小平講道：

有些同志說，幹部還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上好。一九七五年針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錯誤，我說過這個話。用坐火箭、坐飛機的辦法提拔幹部，我們再也不能這麼幹了。幹部要順着台階上……但是我們不能老守着關於台階的舊觀念。……打破那些關於台階的過時的觀念，創造一些適合新形勢任務的台階，這才能大膽破格提拔。……要給他們搭個比較輕便的梯子，使他們越級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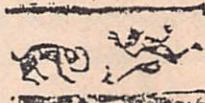
同一個鄧小平，只在相隔五年左右的時間裡，對於幹部提拔這樣一個嚴肅的原則問題，竟然有截然相對的兩種觀點，難道鄧小平的話可信嗎？當然，鄧小平為自己觀點的改變尋找了一個自圓其說的藉口，主要是「針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錯誤」。但是，毛澤東用「坐火箭」的方法提拔王洪文是錯誤的，為什麼「文革」後鄧小平用「坐火箭」的方法提拔王兆國（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六屆人大常委）就成為正確的呢？顯然「錯誤」不在於「坐

火箭」這種方法，而在於提拔的是什麼樣的人。今天，鄧小平將「坐火箭」這個詞改成「輕便的梯子」，這個「梯子」可以是操縱在鄧氏體系當權者手中的「雲梯」、「電梯」之類和「火箭」同樣的玩藝兒（提拔親信的手段），凡是忠於鄧小平的人便有緣乘這樣的「梯子」青雲直上了。

可見，鄧小平是一個善於耍弄權術的實用主義者，他可以因既得利益的需要而隨時將自己的觀點推翻，請問，經不起歷史考驗的講話和觀點，怎會「對我國當前和今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呢？

我們不禁又想起鄧小平對待群衆大字報的態度。當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大字報向「四人幫」開火，向「凡是派」宣戰的時候，鄧小平頓首稱讚，一再表示支持，說：「群衆有話應該講，我支持！」但是，當他成為政治舞台上的決策人，當大字報觸及社會改革這個實質問題的時候，鄧小平便將臉一翻說：「大字報從來就沒起過好作用！」下令取締「民主牆」，廢除大字報，逮捕民運骨幹，站到了人民群衆的對立面。

實際上鄧小平濫用自己的威信，早已辜負了人民群衆對他的期望。他出爾反爾，言而無信。盡管「鄧小平文選」已經印刷了一千二百萬份，但也會很快像「毛選」一樣變作百姓拿中的包裝紙或捲煙紙，在廢品站裡論斤去出售。如果有誰不相信，請讓事實來作回答。



「萬元戶」被逼死的真正原因

• 陳楠 •

大陸出版的「民主與法制」今年第七期，刊登了一篇題為「誰逼“萬元戶”服毒？」的文章，詳細報導了江蘇省阜寧縣蘆蒲公社的“萬元戶”社員徐洪亮被公社幹部合謀打擊報復而當衆服毒自殺的經過。讀後不僅使人氣憤填膺，而且十分啓人深省。

老實厚道的年輕農民徐洪亮，相信「農村政策放寬了」，於是和他的父親徐文法兩人養豬、養牛、養鷄，勤勞耕種「責任田」，還靠着殺羊、做熟食的手藝，農閒逢集搞副業。去年一年之間他們一家收入超過萬元，成為阜寧縣蘆蒲地區有名的兩家「萬元戶」之一。

徐洪亮廿七歲，正處在生氣勃勃的年華。小夫妻十分相愛，孩子天真活潑，五十九歲的父親健康沒病。一家人靠節儉生活和辛勤勞動，日子過得

很不錯。徐洪亮在貧困中熬過來了，却在「發家致富」以後尋了「短見」，這其中的奧妙究竟在哪裡？

據「誰逼“萬元戶”服毒？」那篇文章介紹：今年五月三日，徐洪亮與其父因和收繳管理費的蘆蒲工商所副所長徐同余口角。徐同余為了報復，勾結稅務所副所長李洪成、公安特派員宋介成等人，利用職權之便合謀打擊徐家父子。這夥無法無天的狂徒，採取私設公堂，索命催債的手段，逼徐洪亮繳納工商罰款二百元（名曰“態度款”），稅務罰款三百元，合計五百元。當初只因兩元錢管理費引起的口角，觸怒了當權派，他們竟信口開河罰款二百五十倍。而且根本不容人分辯，當作法律來執行。這究竟符合哪章哪條？這究竟是哪家的「法」？要知道，“萬元戶”的錢也是披星戴月用血汗換來的呀！他們憑什麼拿人不當人？難道這不是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膽的勒索、敲榨？！

徐洪亮正如一些淳樸老實的農民一樣，在刁鑽的「地頭蛇」面前，只有忍氣吞聲而沒有反抗的力量。當被逼到極點時，他只能讓怒火毀掉自己。徐洪亮當衆服毒自盡，並非心疼五百元錢，而是一個普通農民在惡勢力面前，有理無處訴，有冤無訴申，所能採取的唯一反抗手段。

徐洪亮被逼死以後，首先出來過問此事的並不是公安檢查機關，而是路見不平，主持正義的人民群衆。「他們通過各種渠道向縣、市有關部門報告了！」文章介紹說：「在取得確鑿充分的證據後，以報復陷害罪逮捕了徐同余、李洪成。宋介成在公安局聽候處理。」案件好似即將結束，然而，誰逼“萬元戶”服毒這個問題並沒有給人以滿意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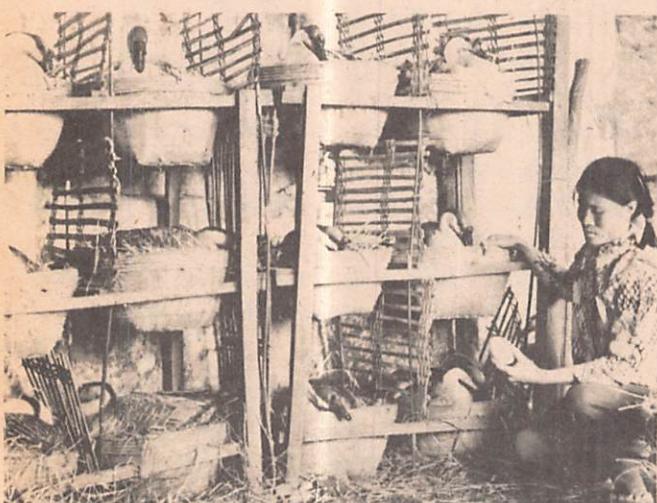
當然，徐同余、李洪成、宋介成這些人是直接逼死徐洪亮的罪犯，但是，還有更主要的逼死徐洪亮的社會因素，必須深刻地挖掘。

中國大陸的農村經濟政策放寬以來，中共鼓勵一部份人「首先富起來」，以做為「點綴品」存在。但是，却沒有保護「致富」農民的規定。所以「出頭的椽子先爛」這句話便應在了徐洪亮的身上。在中共長期以來注重培養「貧窮貴族」的條件下，「萬元戶」自然就成了衆目睽睽的「眼紅」對象。

俗語說「縣官不如現管」，那些地方上的各類「現管」人物是名符其實的「地頭蛇」。他們對“萬元戶”眼熱嫉妒，常常萌生一種當年搞「土改」看待「富戶」的那種心態。所以總要設法給“萬元戶”找點麻煩。最近兩年全國各地陸續出現迫害“萬元戶”的事件，第一線的「打手」多是這類人。



農民家庭副業



中層幹部雖然一些人對“萬元戶”口稱支持，但心中想的却是另一套。他們背地裡議論“萬元戶”的錢來說不是「正道」。「為什麼絕大多數農民沒有富起來，偏偏那麼幾家成了“萬元戶”呀？」一位縣委副書記就曾問過這樣的問題。不過現在上邊有「精神」，強調「要一部份人首先富起來」，那麼，不如先跟着上邊的步子走着。

「上邊」又為什麼鼓吹「發家致富」？當然是為的養生休息，給農民喘口氣的機會。有道是「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但無論是張而是弛，都是權宜之計，在「放寬政策」的背後有「收緊政策」的影子。

如不加以限制，“萬元戶”可以發展成“十萬元戶”、“百萬元戶”。然而，共產黨的實質主張是「共產」二字。要求人民共同生產、共同分配、生產資料共同佔有，最後才能進入「共產主義天堂」。倘若讓一部份人變作富翁，而絕大多數人仍然

處於貧困線上，豈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癡潰和對共產黨本身的極大諷刺？因此這條路無論如何是不會長遠走下去的。大陸現在正流行一句話：「趁着政策沒變，先撈幾個（錢）再說。」實際一點講，所謂“萬元戶”不過是在畸形經濟條件下所產生的「畸形兒」，非但壽命不會長，而且沒有社會地位。這也是“萬元戶”屢遭打擊、迫害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就是大陸沒有健全的法制。共產黨歷來做事有以「土」為榮的傳統。因此「土政策」也成了流行病，各行其事的「土政策」遍地皆是，其實就等於沒有政策。前些時候，有的地方以「富戶」幫助「貧戶」為名，幹部帶頭到「首先富起來」的農戶家中去「借」東西，結果將「富戶」家裡的財產「借」光了；有的地方以「富戶」捐助當地辦托兒所、圖書室、俱樂部為名，實際是用連「擠」帶「壓」的方法掏空了「富戶」的腰包。至於阜寧縣蘆蒲公社三個惡棍敲榨徐洪亮的行為，也並非絕無僅有，只是沒有逼死人，就不會引起官方的注意罷了。以上等等五花八門的手段，搞得“萬元戶”叫苦不迭。不僅“萬元戶”心中有說不盡的委屈，而且也使那些想要「先富起來」的人望而生畏。大陸有句話，叫做「人怕發財猪怕肥」。絕大多數人（包括高工資的專家、作家、演員、高幹）都以「誇耀」自己是「無產者」為榮。大陸上的人互相見面常常是彼此「哭窮」，而沒有「誇富」的，一方面有的人確實是因窮而叫苦，另一方面也怕「亮富」而招來是非，這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習慣。近年來雖然提倡「發家致富」，然而，真正富起來的才有幾個？又有幾戶富起來的人不遭人宰割？

由此可見，“萬元戶”徐洪亮服毒自盡，中共的變化多端的政策要負責，大陸的社會制度要負責。在一個沒有法治、沒有人權的社會裡，徐洪亮這樣的無辜犧牲品今後仍將繼續出現。以上才是“萬元戶”被逼死的真正原因。

(轉載自中國之春日本聯絡站

主辦的「民心」雜誌創刊號)



寧鳴而死 不辱而生

廣
場
Search
ing
第三期

永九

自從推行「科技掛帥，四化當先」的政策以後，國內呼籲尊重知識份子的呼聲響徹雲霄。剎時間，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進入了一個空前未有的親密時期。知識份子出國的出國，升遷的升遷，似乎，他們的春天已經來到。

然而，即使在這麼一片大好的形勢下，我國的知識份子不但未能抓住機會，勇為社會的良心，人民群衆的喉舌，對社會上的不公提出批判，對政治上的極權提出抗議。反之，在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下，他們當中的大多數早已喪失了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寧鳴而死，不辱而生」的高貴品質，而退化到只會明哲保身的地步。

共產黨在中國卅多年的統治，其最大的成就莫過於對知識份子的改造。經過改造後，我們最常看到的是下面幾種類型的知識份子：

第一：蛤蜊型：有些知識份子為了在嚴酷的政治現實中生存下去，演變成只剩下一身軟肉與兩片硬壳的怪模樣。那一身軟肉使得他們對黨還有些利用價值。但是他們也不能沒有其他的自衛之道。那兩片硬壳也就應需要而發展出來了。一見情況不對，將壳兒一閉就不管外頭的世界是紅是黑了。

第二：鸚鵡型：這類型的知識份子是標準的黨的學舌人，當毛主席在位時，他們案頭供着毛選，手上捧着語錄，高喊「毛澤東思想萬歲」。當四人幫當政時，他們又跟着高喊「打倒走資派」。等到鄧小平上台後，他們又改口高喊「用實踐檢驗真理」了。總之，主人的聲音就是必須一再重覆的真理。

第三，走狗型：這類型的人用江青的話來描繪最傳神：「我是毛主席的狗。毛主席叫我咬誰，我就咬誰。」他們在主人面前作出一付唯命是從的奴才相，在獵物面前則擺出「狗仗人勢」的嘴臉。

文革時期，這三種類型的知識份子我們看的很不少。奇怪的是在鄧小平「解放」知識份子後，這

些人的思想並沒有太大的變化。甚至來到國外，這三種人依然是隨處可見。譬如對「中國之春」在美舉起民運大旗這件事上，蛤蜊型的人依舊是緊閉雙壳，不言不語，唯恐禍事上門。鸚鵡型的人在聽完傳達的政策後，不由自主地又復述了幾回。在各地的演講會上，我們又可以看到一些走狗型的人物在開場子，找碴兒。

當然，我們不否認當今中國知識份子中，除了這三種類型的人外，仍存有一些風骨嶙峋，不為利誘，不為勢屈的大丈夫，但是這種人顯然是比較少的。中國之所以能延續數千年而不墮，除了各階層人民的辛勤勞動外，知識份子也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在封建時代，帝王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固然非常有力，但是，知識份子所代表的士大夫精神始終處於一種特殊的地位，而歷代的讀書人也以繼承捍衛這種士大夫的精神為己任，甚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因此，即使政治混亂，只要這種精神不絕，中國就會有希望。

今天，中國之亂表面上看來的政治的亂，也就是極權暴政喪失民心，權力鬥爭永無休止。但是真正令人憂慮的是士大夫精神存續正面臨嚴重的危機。這個危機一方面固然來自共產黨一貫批判傳統的政策，另一方面則表現於知識份子的勇氣的喪失與自我宣告投降。外在的壓力並不一定會令人屈服，令人屈服的往往是自己內心的崩潰。

我們認為，中國的前途，除了靠人民大眾的努力外，知識份子的作為也會起極大的作用。今天，中國的政治已亂，民心已失，知識份子正應一扭過去的毛病，起而為批判封建極權而鬥爭，為延續中華民族的生存而努力。「寧鳴而死，不辱而生」正是我們這一代知識份子應有的高貴品質。

（摘自1983年8月15日出版的北美中國大陸留學生油印雜誌『追尋』第三期）

抱朴先生訪問記

中國之春記者

燕 吳 儉
鳴 祥

前 言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後背叛中共，客死他鄉。在其所著的回憶錄「我的回憶」一書中，曾經指出：「到一九二〇年冬，（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就派出了劉少奇、彭述之、羅覺、任弼時、卜士奇、袁達時、抱朴、廖化平八個青年團員赴莫斯科東方大學求學」。這裡羅列的八位中國早期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仰慕者，後來，有着不同的選擇和經歷：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後，成為國家主席及中共黨內第二號人物。文革中被整死。

彭述之：湖南湘潭人，毛澤東的小同鄉。留蘇，回國後，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後與陳獨秀組織托派，被中共開除，死於國外。

羅覺：即羅亦農。留蘇回國後於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共，曾任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書記。一九二八年被蔣介石逮捕殺死。

任弼時：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後，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一九五〇年病逝於北京。

卜士奇：即卜道明。留蘇回國後成為中共幹部。後被國民黨逮捕，投降後，曾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顧問事務處處長。已病逝。

袁達時：又名袁篤實。留蘇回國後曾加入中共，後經歷不明，已病逝（？）。

廖化平：留蘇時加入中共。回國後曾任黃埔軍校教官。後被蔣介石逮捕，投靠國民黨，並在戴笠的軍統系統任處長。已病逝。

抱朴：即秦滌清先生，是張國燾提及的八位人士中，仍活在人間的一位，他目前閒居紐約。

抱朴先生雖不像劉少奇、任弼時、彭述之等人那樣大名鼎鼎載入中共史冊，然而他却是與上述歷史名人同時於一九二〇年冬，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派出的第一批留俄成員之一。秦先生與衆不同的地方，是他沒有跟隨當時的潮流加入中共。相反地，他在留俄期間，目睹蘇俄的所作所為，思想却起了變化，從「擁俄」到「反俄」。因此他回國後非但沒有參加中共，而立即發表了「赤俄遊記」、「俄國革命之失敗」及「俄國革命論叢」等書。

我們對秦先生的興趣不僅是由於他的早年經歷，更重要的是，秦先生從六十年起，先後發表了廿餘篇重要論文，闡述他多年來對馬列主義、共產黨及共產主義等問題的研究心得。

八月九日下午，我們來到紐約市Queens 區秦老先生的寓所，探訪這位曾經是中國第一代共產主義青年團（C. Y.）的老人。

訪問記錄如下：

燕 鳴：秦先生，我們知道您是中國最早的對俄國共產主義革命有較清醒認識的人之一。當前的蘇聯霸權主義行徑，完全證實了您在六十年前的看法。我們很想知道，您與劉少奇、任弼時等人意見相左，是否跟您的家庭背景及所受的教育有關？

秦滌清：我原名秦惠生，一九〇一年三月三日生於江蘇無錫鄉下。祖父是農人，父親最初學裁縫，後又學畫，學成後在上海靠賣畫為生。由於家道寒微，我進的啓蒙小學、中新小學，都是慈善機構為窮人的孩子辦的。後來我考入上海第二師範，也是免費的學校。這是一所五年制學校，我只讀了三年便到俄國留學去了，還沒有畢業。我并不是出身豪門，也沒有受過特殊教育，對革命沒有偏見。其實在學生時代，正逢「五四」運動，我還是共產主義革命的仰慕



者和積極份子。

吳儉祥：「五、四」運動您有那些活動？

秦滌清：「五·四」運動時，我還在上海第二師範唸書，除參加上街遊行外。我還寫過文章投稿到一些雜誌去。當時對我影響較大的人有黃炎培、沈雁冰等。在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中，信仰社會主義是一種「時髦」，我也是其中一個。

燕鳴：您是怎麼到俄國去的？誰組織的？

秦滌清：一九二〇年春，第三國際代表維金斯基跟陳獨秀商量，決定選派青年學生去俄國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同時在國內着手成立中國共產黨。在這之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已經在陳獨秀的組織下成立了。所以這批留俄學生，就在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中挑選。我是由別人介紹參加的。我們先在一個俄文補習班中，學習俄文三個月，然後分組送出國。

張國濤回憶錄中謂派八人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是不確實的。其實派了三組，每組十二人，共三十六人，但到達莫斯科的則不多。

第一組十二人取道滿洲里，結果被黑龍江的軍閥發現，全都被槍斃了。我們第二組十二人（由江蘇、四川人組成）在哈

爾濱聽到這個消息，多數人就不敢去了。只有我和廖化平先生經黑河偷越國境，到達俄國。在塔城，我們找到了第三國際遠東支部派來接應我們的代表。第三組經海參威，比較順利到達俄國。在這一組中，有劉少奇、任弼時、彭述之、羅覺、卜士奇、袁達時等。然後，我們這些人都集中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吳儉祥：您們在東方大學都學習些什麼？多長時間？東方大學培養各國知識份子的目標是什麼？

秦滌清：當時東方大學的學生包括亞洲國家的進步青年和蘇俄東亞少數民族的學生，學校培養的目標是造就共產黨的幹部。我們當時的主要教材是布哈林編的「黨綱解說」，那是一部四百多頁的大作。另外，還有普列漢諾夫編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綱。我在那裡學習了兩年，一九二三年六月回國。劉少奇只學習了一年，就回國去了。

東方大學的學生，多數都先後參加了共產黨。彭述之、羅覺幾次勸我入黨，但我一直沒有答覆他們。張國燾到莫斯科來參加共產國際會議，曾來東方大學看過我們。也不知什麼人向他打了小報告，他當時批評我，說我是無政府主義者。

燕鳴：您為什麼和他們有不同的看法？

秦滌清：大多數人都是隨潮流，人云亦云。而我本來沒有什麼與眾不同，只不過是多一點獨立思考而已。我在俄國的時候，列寧的社會主義路線已經顯出敗跡，後來提出「新經濟政策」，其實仍是國家資本主義。同時俄國對外蒙的政策及我國東北中東鐵路的政策，顯示它不但有企圖，而且事實上已經把其勢力伸向這些地區。表面上說廢除沙俄時代跟中國簽定的不平等條約，事實上却控制中東鐵路的行使權。這些事實，都可以看出新生的俄國政權的帝國主義性質。

燕鳴：回國後您有那些政治活動，以後經歷如何？

秦滌清：回國後我即在北京專事寫作，在「北京晨報」及「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有關留俄印象的文字。我的「赤俄遊記」還得魯迅賞識，推薦在上海北新書店出版。茲後發表的著作還有「俄國革命之失敗」、「俄國革命論叢」等。

一九二五年起在哈爾濱中東鐵路醫務

處任俄文翻譯，晚上在俄國辦的法正大學讀經濟系，一九三〇年畢業。後來到南京，任國際宣傳處專員。抗戰時，歷任航空委員會俄文翻譯、軍事委員會辦公廳、軍事委員會顧問處秘書、外交部亞西司專員等。四四年起任中華民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一等秘書及領事部主任。一九五〇年大使館辦移交，我才以觀光的身份來到美國。

在美國的最初三年，我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做研究工作，著有「留俄回憶」一稿。後來為生活折騰了幾年。六三年退休，我開始有時間專門從事研究。研究的主題有馬克思主義、列寧、斯大林的主義以及蘇共、中共等，先後在「展望」、「時代批評」等雜誌發表了二十多篇理論著作。

吳儉祥：大陸內還有不少人認為列寧在俄國取得政權，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偉大勝利。您是列寧時代的留俄學生，對列寧的革命有親身體會，您能否談談對「十月革命」的看法？

秦滌清：我認為「十月革命」並非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而是列寧盲動主義的產物。

列寧在一九一四年前是信仰馬克思理論的，所以在普列哈諾夫主編及列寧參加意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黨綱內，認為俄國較西歐各國落後，在政治上尚多封建專制的遺跡，所以在俄國實行社會主義之前，尚需經過民主政治的建立階段。即是說，在武力推翻專制制度後，應先建立平等選舉的議會政治；俟民主政體鞏固後，始可以非武力的民主方式建立社會主義。

但是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即變成盲動主義者。他為了掩蓋其思想轉變，仍於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間，根據美國社會主義者霍蒲遜所著的「帝國主義」及奧國新馬克思主義派希爾費丁所著的「金融資本」兩書，而著述他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在該書中，列寧將霍蒲遜及希爾費丁的話歪曲，遂誣稱西方各國在不久之前已轉變成了帝國主義國家。列寧的目的在於矯造國際環境已經改變，藉以掩飾他理論上的前後矛盾，及行動上的盲動主義。

列寧從那個剛從封建專制中脫胎出來，尚未鞏固其民主政體的臨時政府手中，以武力奪取政權。他違背了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理論，在一個工業化、民主化不發達的國家中，跳過了民主革命的階段，因此列寧的社會主義政策很快就失敗了。例如列寧當時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又因列寧稱他的政權是工人階級的，所以工人的選舉權應較農民為高。他又主張，將來社會主義實現後，高級與低級官吏的待遇不得超過工人的工資。他還主張取消資本主義商業，改行社會主義的按計劃實行分配；工廠由工人委員會管理，取消終身的官僚制而將政務交由人民輪流管理。列寧的這些所謂社會主義主張，在當時俄國的環境裡根本就行不通，工業生產很快下降，經濟瀕於崩潰，以至他不得不停止其「戰時共產主義」，而改行「新經濟政策」，其實即以國家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

燕鳴：您認為列寧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以至產生許多錯誤。這麼說，馬克思主義是否比列寧主義要合理一些？他們的理論主要有那些區別？

秦滌清：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是他年青時代的幻想，但我認為馬克思的主流是民主的。馬克思反對中央集權及軍事警察統治，主張工人階級自我解放，反對階級統治；主張人權至上及多黨政治，這些都是馬克思和後來的列寧、史大林以及毛澤東根本不同的地方。

馬克思出生在政治落後的德國，具有德國人細心研究的精神，他一生從事政治活動及學術研究達四十年之久。在他最初的十年中，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受法國大革命影響較深，主張以武力改造社會。後來，馬克思在英國居留三十餘年，這是馬克思成熟時代，他因受英國民主政治的影響，而主張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政治改革。馬克思的思想雖然前後有不同之處，但他的主要見解始終是一貫的。馬克思認為人權高於黨派的特權，他歌頌人權戰勝特權，是光明戰勝中古世紀的黑暗。所以馬克思認為當時沙俄專制政體是最反動的，他也終身站在歐洲民主政治的立場上反對反動的俄國。

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青年時代，誤以為中央集權是法國第一次革命所採用的。後來他們在英國研究的結果，始知現代民主因有地方自治的關係，宜採用非集

權的行政制，中央集權仍淵源於中世紀，是反動的辦法。

馬克思的反特權思想在他起草的「工人國際的章程」中表現得非常明確，他指出，工人階級爭取自我解放的鬥爭，不是爭取階級的特權及壟斷，而是為權利和義務的平等，取消一切階級的統治。馬克思雖然提出過短時間的、過渡性質的無產階級專政，但他從來未提過一黨專政，從來都是尊重其他工黨，並反對以宗派形式來壟斷無產階級的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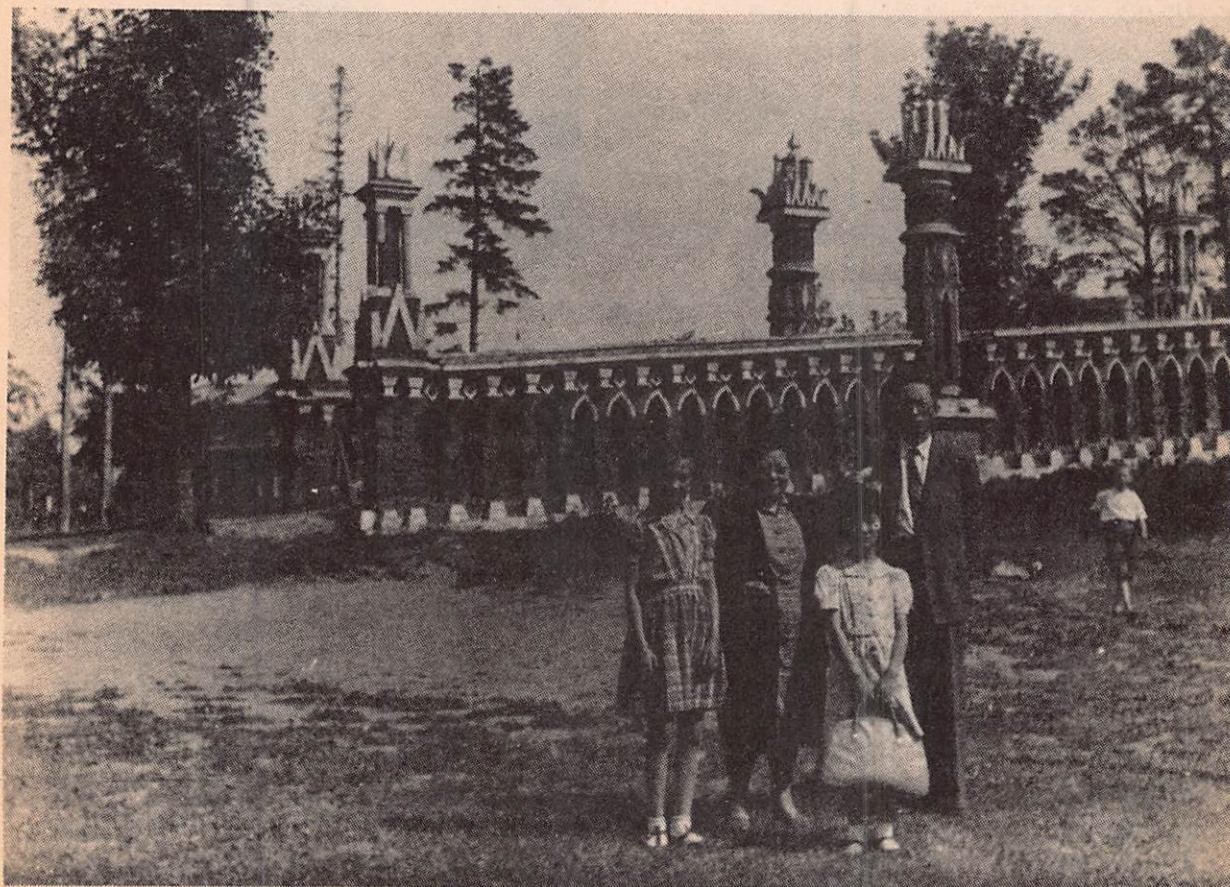
馬克思認為，自農業社會轉至工業社會，應首先實行自由經濟或資本主義，由知識份子或資產階級建設工業的物質基礎，然後始可提高工人階級的地位和生活水準。不過馬、恩的非主要思想是屬於幻想的，他們以無根據的哲學推測未來。因此，他們早年提出的共產主義只是一種非科學的假定。他們經長期研究，逐步認識到「按需分配」及取消商業、貨幣的共產主義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在馬克思

、恩格斯後期的著作裡，只提科學的社會主義。

吳儉祥：您很早就認為俄國革命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沒有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而是變成了「新型帝國主義」。您能否跟我們談談列寧、史大林是如何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

秦濂清：列寧因俄國的特殊環境，他的若干政治主張不合馬克思主義。如列寧認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該黨在奪取政權後的過渡時期內，有短期的領導權。但列寧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內是沒有特權的，列寧的這一觀點符合馬克思主義。因此可以說，列寧是企圖以非馬克思主義的手段達到馬克思主義的目的。

史大林就不同了，他以他的憲法取代列寧的憲法。在史大林的憲法裡規定，共產黨在國家之上，用共產黨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史大林聲稱他推進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成馬列主義。其實，史大林的實質不但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同



時也是反列寧主義的。在史大林執政期間，共產黨變成了特權階級，他們以生產資料歸國有為幌子，以官產主義冒充共產主義，而他奉行的共產黨一黨專政仍淵源於帝俄的專制傳統。

帝俄時代的政治遠較西歐落後。一八六一年始將農奴予以解放，但多數土地仍在貴族手中。帝俄直至一九一七年被推翻前，還是半封建的國家。社會分為貴族、教士、商人、農民及小市民等五個級階，前三者為法定的特權階級，政府的主要官職都是貴族充任。宗教與政治不分，思想極不自由。在這種黑暗的政治環境中，任何政治活動都是秘密的。

列寧乃是原社會民主黨的極端派的領袖。本來在俄國這種封建專制的特殊環境中，社會主義革命必須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作前提。但列寧沒有這樣做，他是以暴易暴。事實上，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在推翻臨時政府後，並沒有把全權歸蘇維埃，而是歸諸該派。列寧不僅未取消警察，而且恢復帝俄的特務制度。列寧除禁止各普通政黨外，其他各社會主義政黨也逐漸予以禁止。在列寧的統治下，異派社會主義政黨所受的政治壓迫，甚至較帝俄時代還大。

史大林違反列寧的原則，規定黨政官僚的薪金不但高於工人，而且還略高於專家，這就使共產黨官僚變成了一個特權階級。據一九三四年的統計，蘇俄專家的薪水超過工人二十九倍，各級官僚的薪金比同級專家的薪金還高。因此，蘇俄官僚階級支配着全國的財產，享有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特權。史大林又在黨內殘酷地肅清異己，最後達到他的個人獨裁。列寧當時在黨內還不是個人獨裁，他並不是書記長，只是政治局的一名委員。黨的政策的決定，還要通過政治局會議。史大林通過各種手段清除黨內左、右派領袖，驅逐托洛斯基、槍斃季諾維耶夫、布哈林等，集黨政大權於一身，並以他的憲法取代列寧的憲法，將共產黨專政列入其中，所以人民實際上並無憲法保障，而共產黨則超越法律之上。史大林本人又以黨的總書記的身份，通過個人迷信，凌駕於全黨之上。這種個人迷信，也是來源於帝俄時代對元首加以神化的傳統。

史大林為了推行他的帝國主義，他歪曲歷史，把俄人當作全蘇聯最優秀的民族，並將俄國人的民族主義當作愛國主義，把可怕的伊萬美化成卓越的政治家。史大林篡改歷史，否認俄國是由異族建立的，美化俄羅斯民族是全蘇各民族中文化最高的民族，藉以否定列寧的各民族平等的政策，用俄人統治各少數民族。對外則趁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機會，並吞波羅的海旁的三個小國，侵占東歐各國領土，完全繼承了帝俄對外侵略擴張的衣鉢。



燕鳴：我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早期和中期都是和蘇共密切相關的，您能否跟我們講講它受蘇共的那些影響？中共在理論上跟馬恩列史的關係如何？

秦滌清：中共從成立一直到後來的發展、理論和政策上，主要是受史大林的影響。毛澤東的著作，一至四卷都是在史大林時代寫成的。所以中共奉行的那一套，基本上是史大林的暴政在中國的延伸。

由於毛澤東不懂西歐文字和俄文，他既未明瞭西歐及俄國的歷史環境的差別，他又未讀過馬列的原著。因此，他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一知半解。毛澤東不知道所謂馬列主義，既非馬克思主義，也非列寧主義，乃是史大林所恢復的帝俄的封建專制傳統，也就是史大林主義。毛澤東所讀的主要是蘇共宣傳品的中文譯本，與經典著作相差甚遠。所以他不知道

，列寧修正了馬克思，史大林又修正了列寧，而誤以為史大林所說的馬列主義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內仍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以及中共代表無產階級實行共黨專政。毛澤東的這些觀點不僅違反馬克思及列寧的理論，與史大林的理論也是不合的。史大林在一九三六年所做的「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生產資料已由資本家轉歸國家，資本家階級已被消滅。毛澤東又認為只有到共產主義社會始能將階級予以取消，知識份子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必須進行思想改造。這些觀點都是跟馬恩列史觀點不合的。史大林早就聲稱蘇聯已無任何敵對階級，蘇聯的知識份子是新的勞動知識份子。

我們應該注意，馬克思的理論是西方環境的產物，而毛澤東對西方了解甚少，他自以為將馬克思的理論發揮，實則將馬克思的理論誤解或曲解。他在東方落後的農業國，實行馬克思的工人階級專政，實在是歷史上最大的政治笑話。

其實中共和蘇共都不是工人運動的結果，而是由學生運動轉變的。中共黨內的主要成份是農民和小知識份子。毛澤東是農民之子，按馬克思的觀點，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不是革命的。中共對馬克思的最大誤解，乃是將馬克思所說的布爾喬亞一詞譯為資產階級，事實上布爾喬亞原意為市民階級，是指城市知識份子。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城市知識份子在現代史上是革命的。在西方各國的發展史上，城市知識份子推翻封建貴族專政而建立初步民主政治，現代科學的發明及經濟的發展，都是這個階級擔任的。

毛澤東與中共好談無產階級專政，事實上，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大敵人就是史大林和毛澤東兩人。因為他們兩人將領袖至上的黨官僚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結果是黨官僚向無產階級及大眾大眾專政。

吳儉祥：您願意從歷史的角度對當今中國的民主改革談些意見嗎？

秦滌清：我完全同意您們「中國之春」提出的「廢除一黨專政，實行多元政治」的主張。其實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除秦始皇行中央集權外，從漢代至清代，都是寬大性的

非集權行政制。人民有信仰自由，也無秘密警察。所以，毛澤東的中共政權實乃源於帝俄暴政，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西方的進步毫無疑問是建立在民主與科學的基礎上。而現代民主，則是以「官吏不黨」及「三權分立」為基礎。「官吏不黨」即與你們的提法是相似的，即政權不能由一黨控制，以至變成一黨專政。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是保障思想自由、人權平等的另一個辦法。

英國、美國、日本都是由民主革命而富強起來的。日本明治維新前，其政治、文化都落後於中國。它的改革者廢除了封建制，令各地貴族、武士放棄特權，實現民主政治。一八八一年成立參議會及地方議會，一八八五年建立官僚不黨的考試制，一八八九年公布憲法，該憲法確立了多黨競選的民主政治的基礎。明治維新沒有經過幾年，日本舉國上下為之一新，實為後人借鑑的最好實例。明治維新的憲法核心，乃是否定任何個人及集團的政治特權，實行民主政治。中國要實現民主化的第一條，就必須是否定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專政，以及黨官僚的各種特權。

中國民主化的另一要點，即軍人不得干預政治。軍人可以享受比文職人員更高的待遇，但不得問政。軍人干政十分危險，他們不懂政治、不懂民主，只會鎮壓。軍人問政、警察統治，乃是黑暗的中古世紀君主專制的演變。民國時代的軍閥混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教訓深刻，記憶猶新。

在中國現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可以繼承中國歷史上的官僚不黨以及西方的民主經驗，甚至馬克思主義的人權學說，以人民議會作為國家的權力機構，各黨派自由競爭。在經濟上促進科學發明，提高農工生產，改善人民生活。

燕鳴：謝謝秦老先生跟我們談了許多，為我們今天如何認識蘇俄、中共，都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我們這些年青人，以後還會向您們這些曾經滄海的老先生們請教，以求對中國歷史有多一點的了解。



鄧小平未蓋棺而定論

評「鄧小平文選」

吳 燕
儉 祥
鳴

中央、解放軍總政治部以及各省市委，甚至連所謂「民主黨派」都分別發出通知，號召學習「鄧選」。

每一個公民都有論政、參政的權利，但以個別領導人的「文選」或「講話」作為各項工作的綱領，甚至變成律法，要全國人民學習、遵循，這恐怕只是獨裁政治的特產。「鄧選」今天的出籠以及緊接而來的學習「鄧選」運動，如同當年全國學「毛選」一樣，顯然是「人治」代替「法治」的標誌之一。我們不會忘記，當年毛澤東無法無天的時代，其重要標誌就是林彪把毛當作神來吹捧，把毛的話當作聖旨。什麼「最高指示」，「一句頂萬句」什麼「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國家無法可循，焉有不亂？看來，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接受文化革命的慘痛教訓，在繼「英明領袖華主席」之後，又捧起了「偉大人物」鄧小平。把「鄧選」當作「毛選」一樣提出，把鄧小平當作毛澤東一樣捧起，這種新的造神運動正是專制獨裁制度的具體表現。

讀過「鄧小平文選」，人們會立即感到，鄧小平思想有二大特點：一是經濟上的「開放」；一是政治上的「收緊」。

關於經濟和科學領域內有限的開放，鄧小平在其「文選」中有多處闡述。

在科技方面，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註一）。鄧小平積極倡導派遣留學生的計劃，主張引進外國先進的科技，這些，都已付諸實施。

在農業方面，鄧小平大力推行包產到戶政策（註二）。主張把使用土地的自主權交還給農民。這在某種程度上，給了農民以喘息的機會。包產到戶，即農村的承包責任制，也的確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活躍了農村市場，收到了比人民公社政策要好的成效。

在工業方面，鄧小平主張「應該讓地方和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註三）。雖然工業上如何實行承包責任制尚在摸索的階段，但工人和技術人員的「小自由」的確比以前多了許多。

然而，「鄧文選」在政治上給人們的感覺是層層收緊，與經濟、科技上的「開放」，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政治上收緊的最大標誌是「四個堅持」的提出，鄧小平指出：「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

「鄧小平文選」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階段中的指南，於七月一日，即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二週年紀念日，隆重推出。「鄧選」的「出版說明」指出：「這些論著不但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我國當前和今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重大的指導意義。」接踵而來的是一片「英明」「偉大」的吹噓聲。其中有楊尚昆稱之為「典範」，秦基偉吹之為「真理的楷模」，于浩成捧之為「指導我的進行各項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李德生更是捧鄧小平為「掌舵人」和時代的「偉大人物」。中共

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

- 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 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 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 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 (註四)

鄧小平就是用這四個緊箍咒，把人們的手腳死死地捆住了。

在「鄧文選」中，有數次對西單民主牆和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的誹謗。

在提出「四個堅持」的同時，鄧小平對北京之春民主運動進行了如下的污蔑：

「他們還聲人聽聞地提出什麼「反飢餓」「要人權」等口號，在這些口號下煽動一部份人遊行示威，蓄謀讓外國人把他們的言論拿到世界上廣為宣傳……」，鄧小平反問道：「我們能夠允許這種公開反對憲法原則的「言論自由」嗎？（註五）言外之意，當然不能允許，而要嚴厲鎮壓。

鄧小平認為西單民主牆是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抨擊民主牆說：「現在有一些社會思潮，特別是一些年輕人中的思潮，需要認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單牆」的許多東西，能叫他生動活潑？如果讓它漫無限制地搞下去，會出現什麼事情……，不要以為這樣搞就不會出亂子，可以掉以輕心。」（註六）。鄧小平的意見是：對民主牆和北京之春民主運動「必須採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軟。」（註七）。

從「鄧文選」也可以看出，鄧小平是批判白樺「苦戀」（註八）和批判青年詩人「將軍，你不能這樣做」的作者葉文福的指揮者。（註九）

在鄧小平政治收緊政策的指導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和國家安全部，相繼成立了，其目的，都是為了鎮壓持不同政見的思想犯和政治犯。

為什麼鄧小平具有這種經濟上「放」，政治上「收」的雙重性格呢？這是鄧小平所處的特殊歷史時期造成的，這個特殊歷史時期，就是出版說明中指出的「歷史轉變」的時期。其實，乃是中國共產黨走向修正主義的時期。

鄧小平一九七七年復出時，面臨的是政治和經濟兩個爛攤子。共產黨近三〇年的統治，自己把自己搞到了崩潰的邊緣。農村中，很多地區農民的生活還不如解放前，甚至有發生農民動亂的可能。據說陝北的農民就警告黨中央：「不要忘記陝西是出李闡王的地方。」政治上，共產黨的威信降低到了最低點。共產黨自從奪取政權後，一直以兩個堤壩維持着自己的統治。一個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堤壩，一個是無產階級政治的堤壩。鄧小平深刻地意識到



，由於共產黨三十年經濟政策的失敗，人民已積怨成洪，洪流正搖撼着社會主義經濟的堤壩，如不開閘，整條堤壩有頃刻崩塌的危險。鄧小平在人民的迫使下，動手打開了經濟堤壩的閘門，宣泄了怨洪，減輕了壓力。但由於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整體性，經濟閘門一旦打開，整體性就會遭到破壞，缺口就會愈來愈大，終於無法控制那奔騰的洪流。在這種形勢下，唯一可以保住共產黨生存的，就是第二個堤壩，即無產階級政治的防線了。這就是為什麼鄧小平高築第二個堤壩的原因。

經濟堤壩的打開，的確緩解了共產黨和農民的一些矛盾。但是，一旦第一堤壩決口，洪流必會壓向第二堤壩（政治防線）。無論鄧小平怎樣加固政治防線，也都是徒勞的。轟開政治堤壩缺口的任務，必然地要落在民主運動戰士們的身上，這是鄧小平及其追隨者們所抵擋不了的。

鄧小平一向以聰明自許，他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經濟開放政策所導致的後果。從這一點講，我們認為鄧小平是有心想把中國搞好的，我們不能苟同那種認為鄧小平存心不干好事的帶有感情色彩的偏見。但是，另一方面，鄧小平又不想看到共產黨垮在自己的開放政策上，從而竭盡全力修整政治防線，以保存共產黨。鄧小平就是這種矛盾的雙重性格人物，是歷史悲劇性的人物。鄧小平所做出的，已達

到了他所能做的極限。他過去的信仰和他現在的地位使他跳不出馬克思主義的框框，跳不出毛澤東思想的框框（鄧在文選中提到毛和毛思想達五百多處），跳不出共產黨的框框，跳不出自己年齡的框框，跳不出自己地位的框框。

鄧小平沒有毛澤東那樣的氣魄，所以，他幹不出毛澤東那樣的豐功偉績，也犯不了毛澤東那樣大的錯誤。正因為他的氣魄不足，使他失去了一些大顯身手的時機。當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願支配中國歷史的時候，已是古稀之年，來日無多。鄧小平的名字除了和修正主義、赫魯曉夫聯繫在一起之外，絕對構成不了一個時代。所以，鄧小平充其量不過是歷史轉折時期一個悲劇性的過渡人物而已。

歷史往往有重複現象，雖然兩次並非完全一樣。大約一百年前，曾國藩、李鴻章發起「洋務運動」酷似鄧小平今天的「四化運動」。滿清封建勢力的開明派代表李鴻章認為：西洋除了「船堅炮利」比中國強外，中國的政治、文化、倫理、道德無不優於番邦。所以，他主張「洋務自強」。他向外派遣留學生，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但要維護清朝廷的正統統治。今天的鄧小平完全步李鴻章之後塵，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只是科學技術比中國進步，因此，「實行經濟開放政策，爭取利用國際上的資金和先進技術，來幫助我們發展經濟（註十）」。但「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註十一），他說「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哪個好？當然是社會主義制度好。」（註十二）。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鄧小平也派遣留學生，也引進西方國家的科技，但定要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一定要搞「四個堅持」。

歷史就是這樣的無情，李鴻章雖然想維護滿清的統治，但他的洋務運動在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進步作用，給以後辛亥革命開啓了大門。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和有限的門戶開放政策，也必將為新的民主革命創造條件，不管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

當今，國內外不少人在惡意地咒罵鄧矮子，也有很多人在肉麻地歌頌鄧大人。我們對以上兩種態度都不敢苟同，我們給鄧小平的評價是：鄧小平就是當代的李鴻章，他，啟動了經濟和科技開放的大門，暫時延緩了中國共產黨的危機；但從歷史的眼光看，經濟和科技大門的打開，不可避免地跟隨着一場社會的政治大變革。從這點上講，鄧小平又將是共產黨命運的斷送者。

一般說來，蓋棺而定論。可是，事情往往不合一般的理論。有的人，比如說像毛澤東、周恩來等，蓋了棺而未定論。另方面，有的人物却未蓋棺就

可定論。「鄧小平文選」的出版，就使鄧小平成了一個「未蓋棺而定論」的絕妙的範例。

注釋：

1. 「鄧小平文選」， 88 頁
2. 「鄧小平文選」， 275 頁
3. 「鄧小平文選」， 135 頁
4. 「鄧小平文選」， 151 頁
5. 「鄧小平文選」， 159 頁
6. 「鄧小平文選」， 216 頁
7. 「鄧小平文選」， 217 頁
8. 「鄧小平文選」， 344 頁， 337 頁
9. 「鄧小平文選」， 344 頁
10. 「鄧小平文選」， 360 頁
11. 「鄧小平文選」， 154 頁
12. 「鄧小平文選」， 153 頁



征稿啟事

本刊決定自第四期開始，逐步轉成綜合性月刊。熱誠希望各界朋友、讀者、作者給我們來稿，特別是與民主運動有密切關係的文章，將優先採用。

本刊歡迎來自大陸、台灣、香港、海外各地的稿件。

本刊歡迎多姿多采的形式，不拘時評政論，專訪特稿文藝創作等等。

本刊樂意接納各種不同觀點，並相信真理愈辯愈明。

本刊稿酬為每千字十元美金，較優秀的作品另計。

來稿最好用原稿紙，並留底稿，稿件原則上不退。稿件請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郵寄稿費。

本刊編輯部



民主・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

雨水

中國之春第二期所載王紹光先生的信，引起一個很有趣的話題：現在這些民主運動人士所爭取的是「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資本主義民主」呢？沒在共產黨制度下生活過的人，對這會感到滑稽，民主就是民主，甚麼信仰都可和平共存、互相競爭。假如只有一種主義，還叫甚麼民主？這跟公共汽車不能是張三公共汽車或李四公共汽車，道理是一樣的。王先生提出這樣不合邏輯的問題，想是被思想模式限制太久而不自知其誤。他的意思大概是：「你們的民主，是否不要共產黨領導？」假如是的，據他說，便是不愛國行為，為甚麼不能把這話直接表達，而抬出兩個令人無法了解的名詞？豈非有意使海外讀者迷惑？

言歸正傳，由於「民主」和「社會主義」兩詞被濫用太多，本文打算對它們的意義和歷史緣起作較詳細的分析介紹，使以後論爭可少費許多唇舌，然後對兩者關係主次客觀地評價，希望能使尋求真理者免除無所適從之苦，最後，依此鑑定共黨政權的性質。

× × ×

民主，在古希臘，是表示公民直接參與政治決策，這是歷史上僅有的例子。到了羅馬共和國，因牽涉人數太多，已被代表會議代替。現代文明國家的民主，是依循羅馬模式，只是方法較進步，但單有代議制，還不能保證政治性質是民主的。理由很簡單，一個議會很容易被統治者操縱而淪為御用工具。議會不是西方民主革命產物，而是早已存在，民主革命只是把現成形式利用，把它變為人民控制的實力機構而已。這轉變怎麼成為可能？民主革命

的主要歷史成就是甚麼？這是本文着重研討的課題之一。

比較民主革命前後的政治狀況和社會關係，人們會發覺：革命後普通民眾的地位大大提高，自由權利大大擴充，人的關係較平等，階級距離大大縮短。多數人，特別是下層民眾所受壓迫大大減輕；總起來說，是人類社會的文明程度顯著提高了。封建從屬關係雖非馬上消除，但已不再被認為天經地義。一個普通民眾，已被承認有獨立人格，而不是可供主人任意使喚的奴僕，這基本人權的建立，正是劃時代的分界點。也正是民主革命的歷史成就。革命前後的主要差別，就在於是否承認和尊重基本人權，而不在於議會、選舉、法律等制度。假如沒有民主革命，社會上便只有統治者權利，而沒有或很少人民權利，無論制度如何修改，這方程式將不變。因此，單靠改革法制而實現民主的希望是必然落空的。

關於人權認識的轉變是怎樣產生的呢？我們應當追溯歐洲文化。貫穿這文化的是基督教觀念，認為人的一切權利，皆是神所給予，所以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封建時代的皇室貴族，認為自己的權利是神所特授，若是人民起來反對，便是違背神的意志。但當他們變得腐化，濫用權力，並且為了爭奪戰果而加緊剝削人民之時，這觀念明顯地成了對神的諷刺。人們在聖經中找不到神給他們特權的證據，反發現耶穌教導是天下皆兄弟姊妹，同為神的兒女，便開始對教會和貴族的特權發生疑問反抗。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以後一連串民主革命的先驅。盧梭的「天賦人權」說更針鋒相對地用宗教觀念反對貴族特權的宗教根據。既然上天對每一個人平等地賦與同樣基本權利，那麼，阿貓阿狗的權利全是神

聖不可侵犯的，那麼王公貴族便不應有比阿貓阿狗更多的權利。

可以想像，由這觀念所產生的群衆精神力量是多麼巨大。沒有這種宗教熱忱和合乎天道的信念，人們是不可能克服對統治者的畏懼而起來把封建王朝推翻的。也正因為群衆深信革命的正義性，革命後民主法制的建立才有了社會精神支柱而不致淪為紙上空文。所以，精神力量是民主革命的基本要素。人權必須憑藉多數人的共同信念方能確立。缺少了社會的精神力量和信念，一切制度只是空殼。

基本人權的內容，按現代認識，大致包括下列方面：1. 生存自由，每一個人應獲得條件以創造一切必需生活資料，或由社會供給這些資料；2. 人身自由，每一個人，只要不侵犯別人，可不受干涉而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3. 思想自由，每一個人有權保持或改變自己見解而不受外來壓力干擾。這項目下，特別重要的是良心自由 (freedom of conscience)，每一個人有權按道德本能（良知）對事物作獨立的善惡判斷而不受干擾，這是中國人失去最多的權利；4. 機會平等，在擴大個人幸福和影響社會事務的競爭上，每一個人應有平等出發點（像一盤棋的開局）。以上排列是按急緩次序，較基本者在先。

西方民主革命對 2, 3 兩點做得最迅速而澈底。第一點雖是最基本，受社會經濟所限，實現較慢，但現在已大部份實現。第 4 點於革命初期可將舊有不平等很快掃除，但由於人的差異性，不斷產生新的不平等。無法澈底消除，只可加以限制，以免過份極化。目前世界上社會極化最小的是北歐社會民主國家（丹麥、瑞典、挪威、芬蘭），最大的是第三世界某些國家和自稱「社會主義」的專制國家。

有了對民主革命的認識，我們便可以人權的尺度衡量中國，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早在幾千年前，中國文化已有深厚的民本主義思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國以民為貴，君為輕」，但這些思想始終沒有化為群衆自覺行動，可能與中國文化意識形態有關，儒家的忠孝倫理無疑是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但它也加深了民眾對統治者的依賴，延遲麻痺了他們應有基本權利的覺悟，所以接觸西方以前，中國沒有產生民主革命的社會力量，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革命，但沒有產生自由平等的觀念，革命結果只是改朝換代。

中國的民主革命時期是由興中會至五四運動和北伐（康梁變法表面是保皇，但實質是限制皇室權力和擴大民權，也可作為民主革命初步），這革命只完成一半工作，未曾還政於民便被黨爭導入歧途

而變質。國共分裂後隨之而來的是兩黨間的武裝鬥爭，至此，民主革命實際上已經停止。中共奪得政權後更是加速倒退。中國現時的情況，是比滿清皇朝末日時期更壞，人民身上的桎梏更緊，自由更少。總的來說，中國目前的難題是，民主革命中道夭折，必須從頭做起，但中國人已被一連串假革命弄得筋疲力盡，沒有可能馬上再動一次手術。然而中國是否會在「四個堅持」的「四個現代化」後（假定它成功），自動出現民主局面呢？人民的四個基本權利是否便會被承認尊重呢？書記階級的四個特權（假定也是四個）是否會自動讓出呢？不經過革命，人們是沒有任何理由相信會如此發展的。

× × ×

社會主義，像民主一樣，必須追溯於基督教文化，且有更密切直接關係。按使徒行傳 (Acto) 所載，耶穌上十字架後，他的門徒團結在彼得周圍，組成一個緊密團體，每一成員都賣掉房屋田地，把錢財匯集一起成為公有財產，其中一個隱瞞了部份私產，馬上遇到神的震怒而受懲罰。基督教會藉這團體渡過了猶太統治集團的重重迫害，終由警察出身而皈依的保羅把教義傳到羅馬和各地，成了世界最大宗教組織之一。彼得教會的全盤公有，就是日後歐洲人共產主義思想的起源。教會一開始便強調「個人為集體，集體為個人」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的精神，也是日後共產主義者集體原則的根據，保羅教會為求經濟自給，更明確提出「不勞動者不得食」 (He who does not work, does not eat) 的紀律。所有這些，都給現代共產主義者，包括無神論者，全部繼承過去。

為什麼會有無神論者崇拜聖經條文的怪現象？這跟高呼「打倒孔家店」的中國人引用大學論語是一樣的。在一種文化薰陶下生長，不由你不滿腦子



裝着那些材料。歐洲人的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不管你怎樣猛烈抨擊基督教，你的思想能不受聖經影響嗎？我們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原是基督教理想的化身。早期社會主義的創始人，如歐文、傅立葉，都是基督教慈善家，更是衆所週知的事。基督教把所有人看做神的兒女，彼此是兄弟姊妹，因此一切共享是很合邏輯的，也是可愛的。

明瞭了這兩者的關係後，人們可看到，社會主義所要解決的，主要不是政治經濟問題，而實在是道德問題。在道德的目標之下，政治經濟行動，如歐文的社會實驗，只是手段和方法。要點不在實驗本身，而是通過實驗表達人對人的同情友愛（Compassion）。這跟民主的性質有很大不同，民主是政治而不是宗教，是理智而不是感情，而社會主義必須從博愛出發，然後方有分享的念頭。即使它剝去宗教的外衣，但骨子裡仍是跟宗教理想一樣的東西。

上面說過，民主無法澈底清除不平等，社會競爭的失敗者（常佔多數），處於被壓抑地位，精神是苦悶的。這問題不是民主制度所能解決。民主能給人自由和起點平等，但不能保證每一個人都成功，更不能在失敗時給你安慰和溫暖。要得到後者，只有往宗教的博愛中尋找，或者，如不信宗教，便得找它的代替品——社會主義。總之，民主的缺口，必須找些東西填補，不是宗教便是社會主義。

至此，我們將可解答兩個極其重要的問題：(1)社會主義是否比資本主義優越？(2)社會主義制度是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對第一問題的答案是：作為道德原則，毫無疑問，是的！有福同享的社會主義，當然比無情競爭、強勝弱敗的資本主義優越。不僅優越，而且是唯一合乎人性的。但由這一肯定答案是否可推出第二問題的肯定呢？那就不是了，判斷目的是根據慈善，但判斷手段則必須根據效果而不是根據動機。較善良的不一定是較可靠較有效的，這是很明白的道理。制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不能說善的必較惡的優越。必須看具體情形，才能定出優劣。人類許多年的歷史實踐表明，在強大壓力下，譬如戰爭或有系統迫害，一切分享的措施是能大大加強團結因而渡過難關的。但在正常和平環境中，這種措施將對人束縛而造成笨拙低能和缺乏適應力。所以在一般情形下，社會主義制度事實上是不如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優越。通常辯論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人，常把上面兩個問題混淆，或者認為社會主義一切制度都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或者認為社會主義根本不比資本主義，這兩種結論，都是不對的。

從以上分析，我們也可得到關於民主與社會主

義主次的結論，很明顯，在社會實踐中，民主是較社會主義重要的。不民主的社會是群衆受壓迫的社會。非社會主義的社會，最壞不過是冷酷無情的社會罷了。弊端孰大，一目了然。因此，社會主義應當建築在民主的基礎上，而不是相反。沒有民主而空談社會主義，好像造房子不打地基便蓋屋頂，風乍起，便把它掀倒。又好像沒學代數解幾去讀微積分，當然不知所云。

× × ×

共產黨政權，是企圖繞過民主而直接達到社會主義的歷史實驗。它的理論根據是工人運動初期所形成的一個假設——無產階級專政。具體點，這假設是：社會主義必須而且可以由無產階級的代表執政去實現，產生這假設的歷史背景是：工人階級生活極度貧困，經濟上被殘酷剝削，政治上無選舉被選等公民權利。這大致就是法國1848年革命前的景況，由於工業迅速發展，大量農民流入城市擴充無



巴黎公社社员墙纪念碑 (浮雕 局部) (法) 保尔·莫洛·伏蒂埃

產階級隊伍，他們居住惡劣環境、收入無保障，對城市不習慣，常與警察衝突，以至巷戰。不用說，他們對當時立憲君主 (Philip Orleans) 下的議會政府是沒好感和不信任的。另一方面，他們並非烏合之衆，是有組織，有能幹領袖的。在完全不能影響政治決策的情形下，他們解脫困境的唯一希望，似乎就是把政權拿到自己代表手裏，不顧資產階級反對而推行社會主義政策。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便是這樣產生的。1848革命的成功，巴黎工人是主力之一。在新建的第二共和國裏，工人階級獲得了

選舉被選等政治權利，但幸而沒有得到專政。

無產階級代表專政之成為社會現實，是始自蘇聯十月革命。革命前後相當時期，執政者的階級代表性大致上是正確的。但隨着官僚機構的發展和壟斷權力的形成，共產黨已淪為個人獨裁的工具，而不再是工人階級代表。此後，工人只是被支配利用的奴僕，哪裏是甚麼「新社會主人」？

中國共產黨除成立初期和國共合作期有較真確階級代表性外，以後長期受斯大林支配干擾，一直沿壟斷權力鬥爭的道路發展，而失去了階級代表性。在武力奪得政權以前，中共的工作對象是農民，與城市工人完全脫了節，但仍不失為一個革命黨。奪得政權後，壟斷權力全面確立，這革命性也很快消失了，現時的中共政權，是一個依仗教條主義，思想控制和特務控制而維持的法西斯政權，以個人獨裁和寡頭政治（Oligarchy）——少數支配多數兩種方式交替行使，前者叫做「英明領袖」，後者叫做「集體領導」。

為甚麼無產階級的代表們會如此蛻化呢？蛻化是否必然呢？這也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重要問題之一。為此，我們須先考察「財產」概念的意義，財產，作為物質，是中性的客觀存在，它甚至不能辨認主人，是甚麼使這中性物質成為財產呢？不難發現，這是由於人們對其主人所有權的承認，所以財產是人的關係而不是物質，更準確點，財產是人間權力分配的一種形式，你的東西我不動用，反之亦然，這可使社會減少許多磨擦，顯然利多於害。財產之為害，只在兩種情形發生，一是當它被用作剝削壓迫人的工具，二是分配太不平均引起強烈反應。

但假如財產只是權力形式之一，其他形式權力在相似情形下是否會產生相似害處呢？讀者只要思想一下，不難判斷其答案是肯定的。如此說來，單獨考慮物質財產是不科學的，要合理定義無產者，必須把財產概念廣義化，包括一切可用以剝削壓迫人和可以分配懸殊的權力才對。是不是呢？假如一個人完全沒有物質財產，但有著支配利用別人的權力，他應當算無產者嗎？當然不！共產黨的書記們官員們有沒有支配利用人的權力呢？答：有的，很大。這些權力是否會產生與財產同樣的害處呢？答：是的。這樣說，共產黨書記官員們是否只會受害，不能害人的無產者呢？答：否。由這些書記官員執行的專政，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呢？答：不是的。

以上我們清楚地說明了一個事實：當一個無產者掌握了權力，他便不再是「無產者」，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根本是自相矛盾的，我們了解這概念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合理性，不等於



秦始皇画像。

說，這概念本身是合理的，許多人會反駁，共產黨的幹部，多數出身工農，怎可否定他們的階級代表性呢？這是假定他們當了幹部後成份不變，當然不符事實。中了彩票的窮光蛋已不是窮光蛋，同樣，當了官的工農還是工農嗎？假如無產階級出身的共產黨書記也是無產階級，那麼所有處女出身的娼妓都是處女了。

假如「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不能成立，那麼作為其歷史實驗的共產黨政權，自然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結果。這不是或然率大小的問題，而是一個邏輯問題，即使這政權能以各種方式延續一個時期，但它是不可能證實自己的出發點的，它只能為專政而專政，跟無產階級毫無關係。

那麼現時共黨統治下的社會，性質到底是甚麼呢？是否可根據它的公有、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等制度，而列為某種不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呢？這樣劃分是沒有意義的。如上所述，一切制度只是外殼，決定社會性質的是它的基本精神。民主的基本精神是人權，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是博愛。共產主義社會不斷殘酷鬥爭，父子兄弟互相控告、猜忌，加上當權者的操縱利用，把一切道德仁義摧毀殆盡，跟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恰好背道而馳，怎可稱為社會主義？那些制度只是裝點門面工夫，現在再加上一些法治制度，也是民主裝飾品，難道共產黨真的民主起來了嗎？假如可以按公有制把它劃為社會主義，同樣也可按議會制把路易十六的統治劃為民主了。

它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那麼是不是封建主義呢？也不是。近代中國人批評封建太多，好像那是一切落後反動東西的代表。其實封建社會是有許多進步性的。天視自我民視的民本思想是封建的早期產物，周朝的封建文明很發達，對各種道德規範已有詳細認識，為數千年文化奠下穩定基礎。封建的基本精神是忠誠，當然，特別強調對主人，但也適用一般人。對朋友講信義、對子女慈愛、對暴君講氣節……這些封建道德都是相當進步的。

在整個封建時期，一個顯著的例外是秦朝。那是依仗暴力、權術，對奴隸那般殘酷役使。秦的所有措施，是與封建思想體系（以儒家代表）相反的，顯然，秦的社會，不是封建主義，而是奴隸主義的反動復辟。比較共黨社會與歷來各朝代，它最像哪一個呢？毫無疑問，最接近秦朝，但秦社會恰好不是封建。所以，說共黨社會封建是不正確的，像秦一樣，或者更甚，它的文明程度遠在封建主義之下，它的道德觀是極端野蠻反動的。把一切進步的

美德：人道主義、民主自由、人權，都看做勢不兩立的仇敵而加以瘋狂迫害，但它的操縱技術却不僅單原始，而是有精密組織系統的科學，這是一種比秦始皇更科學的奴隸主義反動，這就是對共產黨統治的準確鑑定，後世歷史將把這一時期與秦朝並列，而稱它們為荒謬的時代。

X X X

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實驗，摧毀了人類許多優秀兒女。千千萬萬的青年們，把青春熱情貢獻給人類的崇高理想。下場是在牢獄中被折磨、被殺害。已經殉難的，我們為他哀悼，雖然他們走錯了路，但他們為了解放全人類的熱誠是偉大的。他們的犧牲是光榮的。還在活着的人們：是我們覺醒的時候了，奪下主人的鞭子，自己宣佈做一個自由人罷！

把壟斷權力的機器打碎！把中國解救出來！

《中國之春》訂閱單

姓名：英文

NAME

地址：

ADDRESS

中文

零售：每本 \$1.50

訂閱：（每六期計算）

普通訂戶：\$9.00

學生訂戶：\$7.00

贊助訂戶：\$30.00 以上

學校機構：\$30.00

海外訂戶另加郵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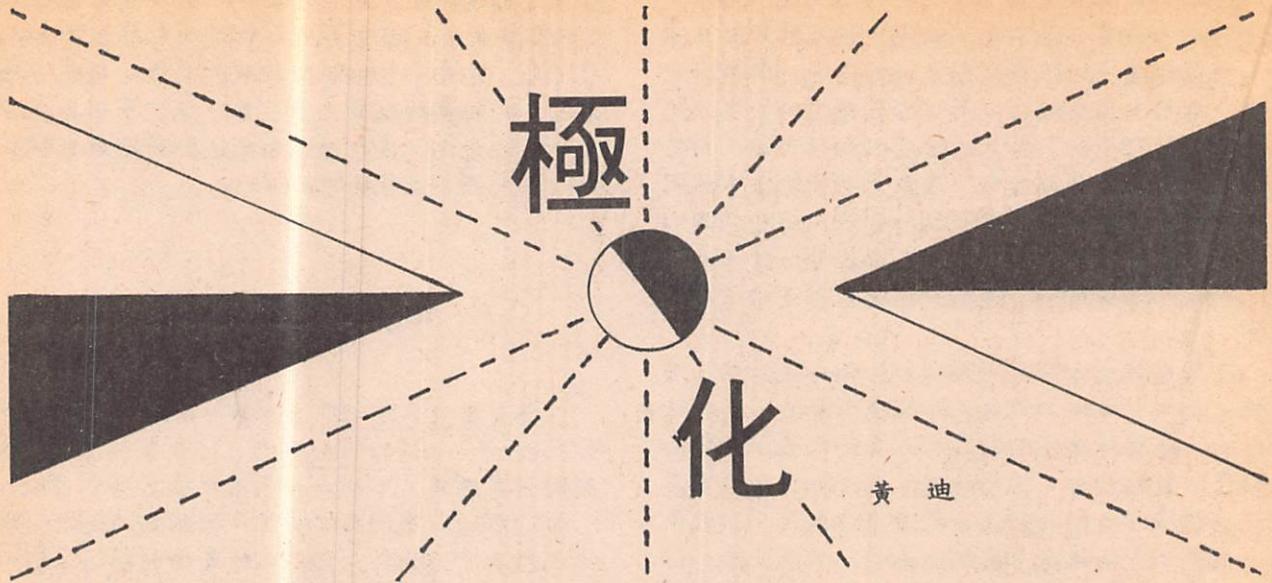
航空：\$12.00

平郵：\$ 4.80

支票請寄： CHINA SPRING

(美國) 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 Y. 10185

下期起，本雜誌降低價格，敬請留意。



物理學家已經證明了，地球是一個具有南、北磁極的大磁體，在它所產生的磁場影響下，一切物體都產生極化的趨向。

在我們地球的一個不少的部份，即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內，在社會生活的諸方面，亦存在着極化現象。這是共產黨所統治的國家與自由國家最顯著的不同。經濟上的公有與私有，政治上的專政與民主，思想上的控制與自由，這些便是共產黨國家的縱向極化與自由世界的橫向平面化區別的表現。

社會主義陣營內的極化現象，有思想的極化和政權的極化兩方面。這歸根到底人的權力的極化，人的極化。思想的極化有兩個階段，即絕對真理化和宗教化。思想的極化可以異化為政權的極化。政權的極化亦有兩個階段，即集權化和個人化。這兩個階段既是先後的次序，也是一系列長串循環的不同交替。

1. 精神性極點：

社會主義陣營龐大「星雲」的形成，實源於一個凝聚的高密度高能粒子的「星核」。這便是現今瀰漫整個陣營的極化現象所覆蓋的極點。這個日後產生巨大的極化現象的極點，這個能爆發一個龐大星雲的星核，是一個高能的精神粒子，即馬克思學說的公理。

人類的精神活動是充滿着一種奇妙的矛盾性的。這個產生極化的極點，其目的和標榜的却是消滅極化。馬克思學說的公理便是人類的平等，按此平等的公理，故他反對存在剝削的資本主義社會，爭取建立的是公有而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以

他自認為是最嚴密的邏輯方式，並以他搜集到的自認為是最普遍的事實和資料，完成了絕對真理的證明。這種理論的證明經不起時間和事實的檢驗，已是舉世皆知。但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却是沉湎於他們獨創性發明和嚴謹的證明的。而這個精神因子也確實有極大的凝聚能量，相對於當時社會的低發展水平和每個人的低智能，低能份子凝聚的集合力總是大於精英份子的個別力量的。於是這個精神性極點在上世紀中葉開始了旋風式的聚合過程。

2. 絶對真理化和思想的反向箭頭：

自馬克思創立了自成一體系的學說後，各國共產黨的成立都以奉馬克思主義為絕對真理。這種學說的絕對真理化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陣營內一直佔據正統和主流的尊位。只有當這種絕對化太過極端並引致失敗之時，才會被斥為教條主義或「左」傾機會主義。中國在這方面的特有名詞有「本本主義」及最新的「凡是派」等等。絕對真理化的正統尊位便是誰希望登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壇主位置，誰就必須大力捍衛這個絕對真理。列寧正是靠捍衛馬克思主義而反對考茨基等人的修正主義而奪得壇主位置的。斯大林也是靠作為列寧的最好學生而繼承壇主寶位的。毛澤東也是希望通過國際和國內的「反修運動」使自己登上壇主位置的。這種絕對真理化，不但以功名（革命領袖的高位，革命原則性強的美名）使人們環繞它旋轉，造成「寧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普遍心理；而且也造成了思想的退化，窒息了思想的生機。在共產黨人思想的歷史過程中，呈現一個反歷史的負向箭頭。思想的發展不

是以創新為主，而是以繼承為主。列寧的功績不在於發展馬克思學說而在於繼承其原則。斯大林的政治資本在於捍衛列寧主義。毛澤東的政治資本在於維護斯大林主義，林彪的政治資本則在於神化毛澤東思想。在一代又一代的共產黨領袖中，思想的進化是倒向的，一百幾十年後，世界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無論蘇聯式中國的憲法却仍寫着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共產黨人的思想凝固和僵化可見一斑。這是絕對真理化的後果。

共產黨內的絕對真理化，只影響着共產黨的生機。看看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黨的影響力便可知其效果。但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內，馬列主義的絕對真理化却影響着全社會，窒息着人類在各個知識領域的發展。例如，蘇聯四、五十年代在生物學上的李森科和米丘林學派阻礙了遺傳學派的發展。在藝術上，所謂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創造方法壓抑着現代藝術的創新。絕對真理化的社會化造成了社會主義國家臣民智力遲鈍。這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毫無例外的經濟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3. 相對真理化和修正主義：

絕對真理化雖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流，但也一直有支流與之相伴和抗衡。這個支流便是修正主義。它所要求的不是絕對真理化而是相對真理化。在上一世紀末，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修正主義還是一個影響力不大的支流，無法與本世紀初以列寧為首的主流抗衡。只是在本世紀中時，這個支流才漸漸壯大，匯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變支流為主流。正值斯大林處于壇主的巔峯之時，南斯拉

夫的鐵托率先向這主流挑戰。待後赫魯曉夫的鞭尾宣告了修正主義時代的正式到來。毛澤東緊鎖中國的大門抗拒此時代的降臨，但盡其畢生之精力，只能推遲廿年。

雖然修正主義與正宗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有不少的差異，但兩者仍有相同之處，兩者都視馬克思主義為真理，只不過前者視之為相對的，後者視之為絕對的。因而兩個流派的思想前鋒都是倒向的，反歷史的，無創新的。兩者的思想歸宿仍停駐在十九世紀中時的水平。這就不難理解具有無比改革勇氣的鄧小平却真心提出和捍衛四項原則。

4. 宗教化：

本來馬列主義的絕對真理化已使思想的極化達到可怕的程度。但在中國特殊的歷史和環境之下，這種極化過程還可演進至巔峯的程度，這便是宗教化。唯一達到宗教化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而是毛澤東思想。進行宗教化的最終原動力源於毛澤東本人，而最早推行宗教化的倡導人是林彪。他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是毛澤東思想宗教化的宣言。其後四人幫和凡是派都是宗教化的推行者。當然，他們都是在宗教化的掩護下謀求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畢竟還有理性的成份，而列寧主義已塗上了暴力的色彩，斯大林主義更是充滿了專政的血斑。最後，毛澤東思想則除了充塞着暴力、專政和奸險的權力鬥爭外，還披上了封建的皇袍和僧侶的袈裟。共產黨人的思想是一代不如一代。思想的生命力如果不靠內在的理智力量而只憑外在的暴力和政權的強心劑，封建宗教的麻醉劑，那麼，思想生命力已接近完結了。

毛澤東思想的宗教化是在文革中進行的，毛澤東選集、文選、甲種本、乙種本、單行本、老三篇、老五篇、語錄、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為新宗教的聖經提供了不同的版本。早請示、晚匯報是祈禱和懺悔的宗教儀式，學毛選運動和學習班是禮拜堂上的佈道。此外還有唱語錄歌的聖詩班，天安門上的「朝聖」等鬧劇。

本來是以創新的思潮闖入思想界而獨樹一幟的馬克思，看到他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嫡傳弟子，以守舊的暮氣作思想的逆歷史的反向注釋（而不是創新），將會感到無限的悲涼。絕對真理化已把億萬人民的思想定向於某一固定的方向和限制在狹小思想牢籠；宗教化則更剝奪了億萬人民頭腦的思考和判斷的功能，把億萬人的頭腦功能集中在一個稱為神的人的頭腦上。這種思想的極化已達致極端。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堅持四項原則，表明了他們仍在這



一宗教化的思想基礎上進行改革。這種改革的有限性便是顯而易見了。

5. 權力極化的內因和自發機制

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因子有「異化」的趨向和功能。極化的學說很易「物化」為極化的權力。極化的學說，當它達到極端的宗教化時，會使人的頭腦喪失固有的功能，形成一個凝滯的精神世界；但是權力的極化，却使人喪失一切的人權，造成一個由特權階層與人民對峙的分裂的社會。

權力之所以產生極化，從表面上分析，似乎不應與以平等為公理的馬克思學說拉上關係。但實際上，權力的極化恰恰源於反對極化差異提倡絕對平等的思想以及把此思想「物化」為現實的行動。因為現實社會的本性與馬克思的理想共產主義社會是相反的。前者以「自由的個人」這一社會細胞的功能性，取得發展的原動力，並通過自由競爭這一市場機制而獲得社會的效果；後者則以公有代替私有，控制市場來求得社會在藍圖上的公平和諧的發展。但這種發展只存在於虛幻和計劃書上。它違反社會的本性，它失却了自由人的原動力。所以共產黨人要強行推行他們的主義和理想，便碰着由社會和人的本性派出來的巨大阻力。為了消除這種自發的（並不需要人為地組織的）阻力，共產黨人只有依靠野蠻的暴力，以及其後建立政權後的專政力量。這種暴力和權力，只有依靠極強的組織紀律性才能建立。只有集權，他們才能形成力量對抗社會和人的本性的自發力量。列寧是第一個把「學說」異化為「政權」的人物，所以在這個實際過程中，他比馬克思有更深體會。他說「小生產者是每日每時且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的。」這便道出了社會和人的本性力量。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繁榮條件不需要外加力量去扶持，私有制的基礎是「自發」的，即自動的。這只有在合符社會發展規律下才可能達到。而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由於不符合社會客觀的自然規律，因而不具有自發和自動性，故需要外加共產黨人的組織、領導和干預，需要他們極權的力量。

所以，由於共產學說的平等和公有的公理違反社會和人的本性，故在其學識的「異化」的行動過程中，便遇到由人的本性所產生的巨大阻力。為了消除這一阻力，共產黨人唯有依靠暴力和權力，隨着阻力的越來越大，他們的權力的極化程度（集中程度）也越來越高。這便是共產黨的權力必然極化的內因。而人性的反抗自動機制也決定了共產黨權力越來越極化的自動機制。集權和特權階層的形成



▲ 勃列日涅夫

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共通現象。

6. 集權化和個人化的循環周期性

權力一趨於極化，便會不由自主地徹底進行下去，開始一系列的循環交替。從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上可以探出這條權力極化曲線的軌跡。

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作為國家的締造者，列寧很輕易地從權力的集權化階段過渡到權力的個人化階段。兩個階段的唯一區別只是最高權力在幾百、幾十或十幾人之間分配與由一個人壟斷的區別。列寧使第一階段進到第二階段是和平地進行的，而由於他短促的生命，個人化還來不及達致完善化。這是第一個循環，隨後開始了斯大林時代的漫長循環。他使集權化變到個人化是通過較長的時間和殘酷的權力鬥爭來實現的。他的個人化比列寧的個人化更完全和徹底，但所使用的手段則較野蠻。所以由赫魯曉夫所開始的第三個循環，便首先以打破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為開始。這與斯大林以維護列寧的個人化來達到自己的個人化不同。赫魯曉夫在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中勇氣十足，但在建立自己的權力個人化中却智力不足。當他還未來得及建立自己的個人化完成一個循環之時，便被勃列日涅夫的第四個循環所取代了。勃氏從集權化演變為個人化是漸進的。吸取斯大林的教訓，他所採用的方式是較平和的。開始是三頭馬車制，漸漸地使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這兩頭馬解鞍。現在蘇聯已開始第

五個循環了。

從蘇聯漫長的政權演變史中可以看出權力極化的曲線基本軌跡。這是一條周期性的曲線。每一周期具有「波峰」和「波谷」。「波峰」代表權力的個人化，這是極化的峰值。「波谷」代表權力的集體化，這是極化的最小值。但這極化的最小值，即集體領導階段只是暫時性的。這只是黨內各派鬥爭暫時平衡和均勢。一旦權力鬥爭的大局已經明朗，個人化的萌芽便會出現，並一直發展至明顯的個人化。那些一看到某個國家的集體領導，便認為是民主化的希望和良好开端的人，他們的幻想是肯定會破滅的。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共產黨國家權力極化曲線的規律，看不到集體領導只是這條循環曲線暫時的一個「波谷」位置。

中國的政權演變史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國家只完成了毛澤東時代的第一個循環，現正開始鄧小平時代的第二個循環。毛澤東在完成個人化中使用了史無前例的「文革」手段。他的個人化比蘇聯以往任何的領袖的個人化都更達極緻程度。因他有宗教化配合個人化的進行。毛澤東的個人化是以往權力極化的最高峯。他所使用的手段比斯大林更殘酷，但由於更富權術並注重了後世的遺傳問題，所以他死後，其個人化並沒有跟着完全消失。鄧小平的第二個循環像赫魯曉夫的循環一樣，是以反對個

人崇拜和提倡集體領導開始的。但是他也不能逃脫權力極化曲線的制約。現在他身兼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的實權職位，最近「鄧小平文選」隆重發行並規定全黨和全國學習，這些都是個人化即將冒出的端倪。我們不是根據一些鷄毛蒜皮之事擴大化去推斷，而是本着對權力極化的規律，對歷史呈現的集體化和個人化交替循環的認識去預測的。

思想和權力的極化達到一臨界點，便會發生爆炸，這相似於電學上極化產生放電現象一樣。兩極的電位差超過中間的電介質所能容忍的限度，電介質會被擊穿而產生放電。權力的高度極化，特權階層與人民的差距超過人民所能容忍的限度，社會也會發生分裂和動亂，這種社會爆炸在有限度的範圍內早已發生過。「天安門事件」便是其中之一，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和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則是外國的例子。如果極化在達到個人化的「峰值」後，不繼續擴大化，而又由另一循環的集體化所緩和，則爆炸便不會發生。這便是所謂改革，即改良取代革命，鄧小平現時正在做着這種拆除定時炸彈的工作，但他不可能意識到在他拆去上一代的炸彈之時，他又再為後一代遺下烈性更大的炸彈。

兩則

誰是「理想派」？ 張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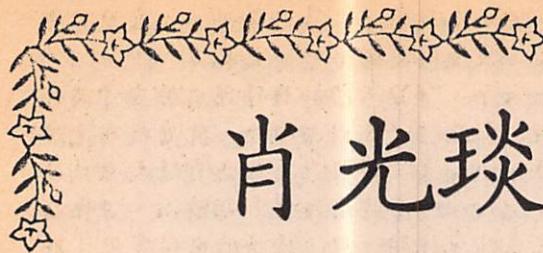
有人批評中國之春之「理想派」只有不切實際的理想，而沒有實際的辦法。其實持這種意見的人之中有很多人也只能「希望」並「相信」國內的民主與法制「一定」會「自動」改善，這不也是一種「理想派」？

政治教育的正途

張安

教育的目的不是知識的灌輸，而是教人如何獨立思想。

政治教育也應該教人在政治上如何獨立思想。



肖光琰博士的遭遇

遼寧省僑辦

編者按：

中（共）美建交以後，中共方面派出了大量的留學生、專家、學者到資本主義國家去，至今已經四年了。不少學人已完成學業或工作而需按期返國；然而，擺在他們面前道路，是光明的還是黑暗？他們將得到信任和重用，還是暗藏着新的迫害和打擊？這些學人們將怎樣做才能平平安安地過以後的日子呢？……等等問題，是他們自己和一切關心他們的人所不能不耽心的。歷史重複的現象，實在太常見了。

在這裡，我們把中共的內部刊物“春風化雨”集中的“肖光琰博士的遭遇”一文全文刊載，獻給這些即將回國的學人們及關心他們的人們參考。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一日，大連。

莊嚴肅穆的靈堂，哀樂聲在空中回蕩。

這是我們的黨，祖國和人民，在為一位慘死於林彪、「四人幫」之手的愛國華僑、一位嚴肅的科學工作者——中國科學院大連物理化學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主任、三級研究員、遼寧省政協三屆委員會委員、省僑聯籌委會副主任肖光琰同志舉行追悼會，公正地評價他的一生。

旅大市革委會以及市裡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出席了追悼。

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長在會上致悼詞。悼詞說：

「肖光琰同志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是一位有貢獻、有才華的科學家。肖光琰同志的逝世，對我所的科研工作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至此，一起林彪、「四人幫」造成的大冤案才得以徹底平反昭雪。由於受以「肖光琰為中心的“301”特務集團案」牽連的人們，才終於得到解脫。

肖光琰在大連唯一幸存的親人，他的妹妹肖光珍忍不住淚洒胸前。祖國啊，祖國，你在久經磨難後的今天，終於認識了海外歸來的兒女，肖光琰一家如死而有知，該會含笑九泉。

肖光琰同志是福建省福州市人，出身於資產階

級家庭，一九二〇年生於日本，後移居美國。一九四二年五月，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美國坡蒙那大學化學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曾專攻物理化學，獲得化學博士學位。一九四六年任芝加哥大學化學系助理研究員。一九四七年任芝加哥大學冶金研究所研究員。一九四七年八月任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化學師。

以上就是肖光琰回到祖國前的簡要經歷。學術上的成就，優厚的薪金、洋房、汽車，這些並沒有引起肖的留戀。他對自己的妹妹說：「你知道我們科學工作者的幸福是什麼，那就是科研成果。不管有多麼困難，要花多少歲月，只要我們把心放到科研工作中去，我就感到幸福。而科研有了成果，我的感覺簡直和神仙一般。當一篇科研報告比較準確地出來了，簡直甜得很！」在這樣的感情中，他認真嚴肅地工作，贏得了美國一些學術團體的贊揚。

一九四九年，當祖國大地正經歷着天翻地覆的偉大轉變的日子裡，遠離祖國的肖光琰，終於聽到了祖國的聲音，受到了真理的啓蒙。他參加了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中國學生基督會」等組織的活動。這些都是進步組織，其中有共產黨員。他知道了發生在祖國大地上的事情，他閱讀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黨的陽光照亮了這個海外孤兒的心。使他明白了一條樸素的真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拯救苦難的中國。於是，他把希望寄託於人民革命的勝利。

肖光琰終於產生了回到祖國，跟隨共產黨革命

的念頭，而且這種願望越來越強烈。晚上，他久久不能入睡，心已飛回祖國，他思索着，像他這樣一個人，應該怎樣為祖國和人民做些事情。他懷着崇敬和激動的心情，給祖國的高教部寫了一封信，詢問祖國石油工業需要什麼技術資料，他決心為祖國的石油工業搞到一批技術資料，奉獻給人民。從此後，他避開了一切社交，捨棄了愛好的游泳、打網球、滑冰、滑雪等活動。他花了幾千美元購買了翻印器材，懷着一顆熱愛祖國的心，日以繼夜地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認為祖國需要的資料。就這樣，在極度緊張和勞累中，他整整忙了一年。贊同他、協助他，並和他懷有同樣的心的人，還有他新婚的妻子甄素輝。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肖光琰向他久居的美國告別，當他離開舒適的洋房，辭去優越的職務，而意識到即將到另一個新世界去的時候，他的心是多麼激動啊！這個海外孤兒幾經周折，通過轉道香港，終於投入了母親的懷抱。

他望着飄揚在祖國上空的五星紅旗，激動得流下了熱淚。

祖國接待了他，按他的意願，安排他在石油部做研究工作。後來，他到了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他以一顆虔誠的心，把冒着生命危險收集的資料獻給了祖國。組織上派專人放大、整理、鑒定了這些材料，認為這些資料有價值，將會對我國的石油煉製工業起到有益的作用。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在美國時，連得過四枚金質獎章時都沒有向親人透露過，但這回却非常高興地告訴妹妹：「你知道嗎？我那些資料已經用上了，這是對我最大的安慰！」

在祖國的土地上，為人民的幸福，為祖國的富強而工作，這對他來說，是多麼大的幸福啊！他真想把全身的力氣都使出來。但是，就在他回國不到九個月的時候，「思想改造」運動開始了。他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當人們以嚴肅的目光追問他「回國的動機是什麼？」時，他茫然了。是什麼呢？難道他回國前後的所做所為還不能說明他回國是想來做什麼嘛？由於事態突然，思緒的紊亂，他只能呆呆地忍受了「思想反動」、「有賣國思想」、「帶回資料是為了向上爬」、「十足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的不公正評價。他傷心極了，只能向親人傾訴：「我愛黨冒險回國，誰知黨不愛我。把我關在門外……對新中國，我有“失戀”的感覺，感到生活失去了重心和平衡。我感到前途悲觀。」從此，他患了嚴重的失眠症，長期不能工作。

但是，黨的知識份子政策的陽光，也有照亮他心靈的時候，使他煥發過希望的火花。

一九五六年，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檢查了過去一段時間裡對知識份子的錯誤做法，親自找肖光琰談話，向他表示歉意，修改了一份他有很大意見的鑒定材料。此後，領導同志經常和他談心，留他在家吃飯。他真誠地把前一段不愉快的生活當做「誤會」，怨氣全消了。他甚至責怪自己，不該灰心，誤了工作。他向黨表示，要「以實際行動來彌補過去五年無成果的損失。」要「長期努力，爭取入黨」。他拼命地工作，直言不諱地提出自己對科研工作的見解和建議。在一年半的時間裡，他所領導的專題小組完成了十五篇論文報告，他回國後一直從事的「頁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機理研究」和「電子酸性催化劑研究」，在應用的基礎理論方面，都有了進展和突破。「頁岩油催化裂化」的研究，主要是為了探求以頁岩油為原料，製取優質油（包括機油）的途徑。五十年代的我國，在這方面還處於空白狀態，這項工作的成果，將會給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帶來多大的益處啊！肖光琰沉浸在工作成果帶來的欣慰之中，他把這段時間叫做他生命的「黃金時代」。

可惜，這「黃金時代」不長。一九五八年底，他被定為「白旗」，放在被「拔」的位置上了。他知道「白」像徵着反動，但不理解自己何以成了「白旗」，只好迷惘地任人「拔」。

「老白旗——肖光琰」的大字報貼滿了走廊；
「你對祖國毫無感情……」
「你帶了點破資料是為了往上爬……」
「你拿了高額工資，幾年來沒有任何成果……
你執行的是掛羊頭賣狗肉，唯有理論高的白旗路線……」

「你想入黨，這是對共產黨的污蔑！」

除夕，他也去參加了化物所的迎新聯歡晚會。在人們的歡笑聲中，他分明聽到報幕員高聲宣佈「活報劇“洋博士現形記”開始」。

於是，大幕拉開，在小鑼聲中，一個按他的特徵化裝成的小丑出場了，他自報說：

「在下肖博士，靠父母的造孽，在美國混了個洋博士，聽說共產黨在中國掌權，待我偷點資料，混進中國，也好撈個一官半職……」

此時此地，肖光琰嘗到的是什麼滋味呢？他只能是屈辱！他無可奈何地和以一種祈求的心情喃喃自語：「這不好，很不好……取笑人，不好……」

他還懷着一顆願意「改造」的心向領導傾訴：「像我這樣背景的人，這樣改造方法不一定有效，如人格被傷了，改造就慢了。」他天真地提出，這

樣做，工作沒法進行。沒料到，他的專題組長被撤掉，改由一位年輕的同志擔任，他被另行分配了。

從此，他工作消沉，開會往角落裡坐，一言不發，長期失眠。群衆反應：「肖先生這樣下去，以後非自殺不可。」

但是，他沒有「這樣下去」。一九六一年，他又一次承受了黨的知識份子政策的陽光雨露，一顆行將枯槁的心，再度煥發出生機，他又興奮地向黨、向親人們表示「為了祖國的科學事業，希望再活四十年」。

化學物理所黨委在貫徹執行當時黨制定的科研工作「十四條」中，對肖光琰的所做所為，做了較為公正的評價。說他回國是愛國的，回國以後有進步表現，工作有成績，並且肯定他在工作中對青年同志嚴格要求是對的。新來的黨委書記白介夫同志和他促膝談心。並且給他重新安排了工作，配備了助手。肖光琰又煥起對生活的無限希望。在會上，他泣不成聲地向黨傾訴：「黨是大公無私的。我希望再活四十年，使我的餘生能給黨的事業做些事情，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他寫信給妹妹說：「我曾經為黨對領導科學缺乏經驗而造成的一些缺點和損失而痛惜過。但是，我相信黨的領導會從經驗中逐漸得領導科學工作的規律。缺點是暫時的。一個科學工作者的責任，就是盡力幫助黨了解科學工作的特點和規律。」

這就是肖光琰對他所敬愛的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態度的最樸素的表達。

這段時間裡，他和人們一起愉快地經受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生活困難。他游泳、打球，失眠症竟然好了。他滿懷激情地寫信告訴所有遠地親友：「從現在起我再不頹廢了！我要拼命幹。」

他真的拼命幹了。除了專題組的工作，每個周末都給青年研究人員講課，參加會議，春節也不休息。一九六四年他的一個妹妹在北京病故，給他拍來電報讓他前去，他的覆電是：「誓將餘生獻給黨的科研事業。」在這段時間裡，他領導的專題組完成了十六篇論文報告，專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他還主動兼任青島海洋研究所研究員，提出了具有方向性的研究課題——生物催化。這個課題不僅在當時是先進的，直到現在，國外也是不久前才開展起來的。

肖光琰敬仰和熱愛毛主席。他常和自己的親人說：「我真希望有一天能見到毛主席。」他說，有一次他本來可以去北京加一個科研會，但因病住院沒能參加。事後知道那次毛主席接見了會議參加者，他遺憾極了。他常說：「我們的科研成果能受到這位偉人的重視，真是幸福。我相信今生能見到

他老人家。」

可惜，肖光琰的願望沒能實現，「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肖光琰從回國到「文化大革命」，十五年的生活，經歷了「三起三落」的過程：

滿腔熱情回到祖國——「感到失戀」；

「黃金時代」——「活着沒意思」；

「希望再活四十年」——走向死路。

「三起三落」，說明了一個問題：什麼時候我們落實了黨的知識份子政策，他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就得到調動，就能夠為社會主義作出應有的貢獻；什麼時候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遭到破壞，他們就消沉，做不出成績。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肖光琰一家，當然是「在劫難逃」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晚九時，化學物理所的工宣隊派出由二十名彪形大漢組成的專政隊，全副武裝，如臨大敵，驅車肖家，把正在病中的肖光琰抓進「牛棚」。同時，抄收肖家一切值錢的財物。

嚴厲的、無休止的「審訊」開始了。

「肖光琰，你在美國掙那麼多錢，生活那麼好，為啥回來？」

「你能把美國的資料弄到中國來，一定也能把中國的資料弄到美國去，你說，搞了多少情報？」

仍然是十八年前的老問題。對這樣的問題，肖光琰當然說不清。但是，對他的待遇已再不只是懷疑和控制，而是用「三角帶」特製的刑具猛力抽打，他只能用慘叫來應合人們的嘲罵了。

專政隊的一個人給他起了個名叫「白屎」。因為旅大人把「白」唸成和「博」同音，於是當年的博士終於化為「白屎」，任人踐踏。他在斥罵聲中，被迫寫下了二十六份「交待材料」。當然，每交上一份得到的是一陣斥責，以至「抽你的筋，剝你的皮」的威嚇。

這個十八年前滿懷熱愛和堅強的信念回到他的祖國的華僑知識份子，在歷盡幾度歡慰和悲涼之後，終於從失望走向絕望，但是，他在百般迷惑中，仍然保持著一點清醒。在「放風」時，人們聽到，他像夢囈般地反復著一句話：「黨的政策不是這樣的！……」

十二月六日，在他挨過一頓皮鞭抽打之後，精神特別壞。「放風」時，他用微弱的聲音，喃喃自語：「黨會給出路的……」此時，他已經把平生希望縮到最小的限度，只求給出路了。

十二月十日晚，又一次嚴厲的「審訊」和更

重的皮鞭抽打。

十二月十一日晨，當專政隊厲聲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時，肖光琰再也不會爬起來，他死了。驗屍結果：服過量安眠藥——巴比妥自殺。他們認定：反革命特務份子肖光琰畏罪自殺，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貼出了「特大喜訊」曉喻全院，並決定「乘勝前進，深挖一切階級敵人」。

於是，當天下午就把肖光琰的妻子、正在營城子農場勞動改造的海運學院英語教師、中國血統美籍人甄素輝拉到化學物理所，向她嚴肅地宣佈：「反革命份子肖光琰畏罪自殺，他的問題是敵我性質的。你要繼續交待！」

甄素輝沒有表示她將怎麼繼續交待，也沒有哭，只是向丈夫的屍體看了一眼，請求准許她請兩天假，回家照料照料多日不見的孩子。甄素輝的請求真的被批准。她當天就回家了。

十五歲的女兒小絡連在父母被揪鬥後，在嘲罵、追打中過着痛苦的孤獨生活。人們無從知道這母女相見的情景。第三天（十二月十三日），一直不見這家人的任何動靜，敲門也不應。把門弄開，看到的是：母女雙雙躺在雙人床上，蓋着被，母親緊緊地摟着女兒，她們早已停止了呼吸。經檢驗，認定是服過量巴比妥致死，當然又是自殺。

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肖光琰一家三口，相繼自殺身亡。對於肖光琰和甄素輝，人們當然不肯也不敢說一句表示憐憫的話，因為他們是從國外回來的呀，誰知是什麼人呢！但是對小絡連，鄰居們却忍不住地一洒同情之淚。這孩子實在着人喜歡，她熱情，聰明，美麗而健康，十五歲的孩子就長得像成年人的身材，而且特別愛學習，唸小學的時候，就自己裝半導體收音機……在死的頭一天，她把自己的照片鄭重地贈給要好的小朋友「留作永久的紀念」，在歷經屈辱、折磨以至行將結束這幼小的生命之時，她還有着多麼強烈的生之留念啊！

三天之內，死了全家，但又成為一些人的「輝煌成果」。向上級報功，並決定「繼續深挖」，由大連化學物理所、大連海運學院、大連運輸公司、大連婦產醫院組成了聯合專案組，並命名編號，把以肖光琰為中心的“301”特務集團列為重點大案，進行緊張的內查外調，株連所及達十一個單位二十六人，其中當然包括照顧過小絡連的老鄰居夫婦，曾和肖光琰交換過熱帶魚的老理髮員，以至給肖打過針的護士，等等。當然，他們又說這是「清隊的重大收穫」，「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樣的「政策攻心」棍棒啓口，硬是搞不到一點像樣的證據。所以，“301”一案戰果

甚微，以至不了了之。不過，功勞不減。因為不管是真是假，是有是無，只要「挖出」了特務集團，就是「特大勝利」。大連化學物理所已經得到「上級」的重視，不久，他們就成為「四人幫」在遼寧的死黨毛遠新親自抓的典型，做為「工人階級佔領科研部門」的樣板，把他們的「經驗」赫然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肖光琰一家之死，影響到國外。一九七二年八月，肖光琰在美國時的好友，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教授林達光來華訪問。在周總理接見過程中，林先生談及肖光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事，總理指示：「如果確實是冤枉的，應該平反」。可是在「四人幫」把持下的一個區區地方黨委，對總理指示，竟敢拒不執行。對此，在大連和瀋陽，人民中也有傳說。有的說，總理在得知肖光琰一家被害致死時，「氣得直跺腳」，有的說，總理難過得「流下了眼泪」。總理啊，您愛護人民，您無微不至的關懷知識份子，但您也有您的難處。在那樣的年代，您却救不了肖光琰一家，他一家的慘死，只能使您增添白髮，加重疾病，這是多麼矛盾而又令人悲痛的事啊！

然而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不可阻擋。人民的力量和意志是不可戰勝的。萬惡的「四人幫」最終逃不脫覆滅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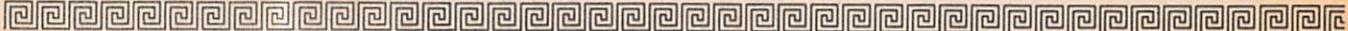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使千千萬萬的冤假錯案得以平反，肖光琰同志一家背負多年的奇冤重嫌得以昭雪。從周總理一九七二年八月的指示，到一九七八年五月實際解決，相隔五年零九個月，這中間，經過多少曲折和鬥爭啊！肖光琰同志終於得到了黨和人民的公正評價，他可以含笑於九泉之下。冤案昭雪，人民高興，肖光琰同志在國外的親友高興，他們有的來了信，感謝黨中央撥亂反正，為社會主義祖國的發展，鋪平了前進的道路。

（轉載自大陸內部刊物「上訪通訊」編輯室編的「春風化雨集」「下」）



胡喬木 [紿叛徒] 一詩之註釋

白芒



胡喬木寫的「給叛徒」一詩發表後，國內外的左派報刊競相轉載，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胡大人罵得痛快！從此，『叛徒』們不蓋棺就可以定論了。但是，誰是叛徒？胡喬木沒有說清楚，『人民日報』中也沒有作權威性的註解。這可大費周章，不少人為這首詩作了諸般考證；筆者也不甘落後，也來學學、考證考證。

首先，中共黨人把自己營壘之中殺出來的人，都稱為叛徒。對於叛徒，從來非要口誅筆伐，乃至採用扣捕、報復以置之於死地而後快。這從大陸出版的報章、雜誌、書籍、電影等等……，處處可見。到文化革命，揪出了上自劉少奇、下至黎民百姓的「叛徒集團」。這個集團之巨大，可謂創世紀以來的奇蹟。胡喬木是否屬於這叛徒集團的成員？有沒有被紅衛兵揪了出來？只有胡喬木自己最清楚。如果有，那麼，這首詩是否可考慮為胡喬木的自責之詩？若如是，則胡老先生不失為一個知耻近勇的君子。如果當年胡喬木沒有被紅衛兵作為叛徒揪出來，這首詩就要犯上「含沙射影」的嫌疑，而被影射者則是現在有些居於中共中央領導層上的老幹部了。胡喬木有沒有這樣的膽量，也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了。因為，『叛徒』一詞，見得最廣泛，強調得最重的是在中國共產黨內。所以，筆者不得不從中共黨內作最優先的考究。

其次是香港和澳門的同胞了，一九四九年之前，香港人口才約一百萬人，而澳門僅有數萬。現在的六百萬人口，理應有四百多萬人來自大陸。他們是以申請、偷渡等形式來到港澳的。我們沒有忘記：中共在偷渡往港澳的人身上，都加上了一個「投敵叛國」的罪名。這部份人堪稱叛徒，看來是沒有可疑之處了。本來，申請批准和偷渡只有形式之別而無本質不同。對於一個被中共政府批准離境的人，要是反過來批評中共政府之黑暗的，必定被罵為

叛徒；反過來說：一個偷渡出境的人，如果也反過來吹捧中共政府，或是回大陸做生意、有利於中共的；就會得到中共的禮遇，握手言歡。這種處理問題的方法，於今尤烈。目前，困擾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去從問題上，香港絕大多數的人民都不願意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從中共的立場來看，自然是大逆不道了！如果不是看「錢」字的份上，早就把香港拿回來了。因此，香港某些「左派」想要不負「叛逆」的罪名，自以為有功於中共，只能算是害了單相思。中共政府只不過把清算推遲到不可知的將來罷了。胡喬木的詩歌已經透露了其中的消息。

第三是台灣的「叛徒」們。毫無疑問：駕飛機從大陸到台灣的孫天勤、吳榮根、為愛情而離日赴台的周令飛、不願作為統戰工具的張至雲和卜寧……都應被中共劃入「叛徒」之範疇。他們都是背叛了中共，而投奔到敵對的營壘去的。換句話說：台灣就是屬於敵對營壘的了。這不是暴露了：中共對中華民國政府所裝出的笑臉，宣稱共同的敵人是「台獨」、容許『統一』之後的中國之台灣保留其軍隊、外交權、行政權……都是一種欺騙手段嗎？如果胡喬木的這首詩是代表中共高層領導者的意向，則很值得世人，特別是一切支持統戰的人作為一點清醒劑。如果胡喬木的詩只是代表個人的意志，那麼，中共就應該狠狠地要這位大理論家再作一次自我批評，並且要向人們交待清楚。

第四是指海外的僑胞、華裔了。本來，華人旅居海外，從賣豬仔到申請出國、亡命海外已經是一段無比辛酸的歷史了。中國人從以炎黃子孫自居淪落到入籍外國，已經應該感到蒙羞了。胡喬木都大言不慚地說：祖國屹立着，沒有一點蒙羞。對離開了祖國的人，只覺得是：它只是減少了一顆毒瘤！

如果胡喬木辯解說：他所指責的，只是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的，或抨擊中共的一小撮（一千多人

)。這些人……

「完成了傑作，
人變成了狗，
你終於享受了狗類的自由……」

這就是說，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的『叛徒』們，頃刻之間都變成了狗——他們享有和美國人民相同的自由和權利——狗所能享受到的權利。美國人民在胡喬木的眼中只是狗了。如果不是，胡喬木指的狗是什麼人？是港澳同胞？台灣人民？美國人民和一切海外華人？還是統統都是？

中共的人民日報是中共的機關報，它的一言一

字都是經過慎密的斟酌才發表的。胡喬木是中共領導階層的大理論家，他的文章、學問自非一般人所敢望其項背。他這首詩歌絕沒有一時疏忽或用詞不當的可能。毫無疑義地，它是代表了中共領導人物的思想的。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黎民百姓，無論生活在國內還是港、澳、台灣、海外，都被中共統治者視爲芻狗，都被視爲毒瘤，感到惡臭。這只能說明了：中共在背叛人民的道路上，已經越走越遠，毫無改悔的希望了。

附胡喬木原詩：『給叛徒』

你馬上拜叩飛來的乾爸爸：
功成名就！
金圓既還能把人收購，
怎會沒卑鄙的靈魂去出售？
且莫嫌這噪音不能持久，
在牆角的蛛網總算陣風流。
從此你可以自由地咀咒，
生你養你的祖國的所有。
祖國屹立着。

沒一點蒙羞，
它只是減少了一顆毒瘤。
完成了傑作，
人變形爲狗，
你終於享受了狗類的自由。
那裡是家山，
你何顧回首？
那裡是心肝，
好一股惡臭！

徵求廣告



徵求廣告

《中國之春》廣告價目表

		全頁	半頁	1/4頁	1/8頁
封底	黑白	\$ 600	\$ 375	\$ 200	
	彩色	\$ 1,200	\$ 975		
面裏 封底	黑白	\$ 400	\$ 250	\$ 150	
	彩色	\$ 1,000	\$ 650		
內頁	黑白	\$ 200	\$ 110	\$ 60	\$ 30
	套色	\$ 240	\$ 150	\$ 100	\$ 70

* 長期廣告價錢另議

** 彩色廣告要供應分色底片，否則價錢另議。





四月中，我回中國大陸旅遊，順道經過香港，約好居住在香港的大哥一起同去。

飛機在啓德機場降落，侄兒及兩位親人前來接機，並代僱好計程車到他們家裡住去。

我們幾年未見，在車上不免吱吱喳喳，天南地北談起來。當然也談到美國及香港的一九九七問題。那位司機忽然加進來說：「你們住在美國就好啦，可憐我們香港人就够慘啦！」

我說：「在美國還不是辛辛苦苦搵兩餐，有什麼好不好的。」

「噢！我不是說生活好不好問題，而是說，我們徬徨與憂慮。」

「對了。」侄兒說。

「那個九七問題，真够煩死人了，相信你們在美國都知道了。」

「我們不祇知道，而且大家都極之關心。」

「香港是中國的土地。對嗎？」

「對！」

「其實如果像中共宣傳所說，今天的中國，國際地位有多高，那麼早早就應該把香港和澳門收回來了。連葡萄牙都有中國殖民地，真是說起來臉紅兼心痛！」

「現在中國不是要把主權收回來了嗎？」

「當然是。但是看你的年紀，應該跟我差不多，你有沒有嚐過共產黨的滋味？」

「不祇有。而且見得多聽得多。我逃出來之後，回去過五次了。你們做計程車司機的，是勞苦大眾，怕什麼？將來收回主權之後，老鄧和老趙肯定關照你們。看香港這麼多億萬富翁，說不定到時分一部勞斯萊斯給你老哥玩玩呢！」

「不要說風涼話了。你身在美國當然輕鬆嘛！我們香港人，真是苦惱萬分。這明明是中國土地，我們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能說，願意給英國人統治，但是奈何自己國家的統治者，又是說起來誰都怕怕的共產黨。遠一點的海外華僑，沒有我們香港人那麼清楚、那麼瞭解中共。那些風暴一次又一次，永遠是拿自己的同胞來開刀。」

「司機先生，你很關心政治，想來是讀書不少？」

「沒有呀！小時候在家鄉讀過三幾年聖賢書，也該有一點愛國家愛民族的道理罷？我十多歲，在廣東新會的家被散了，和弟弟孑然一身逃來香港，住過山邊木屋，後來經過十年努力，積蓄一點錢。成了個家，現在艱苦養大兒女，希望他們有個好前

途。一下又說中共要來管治香港了，我們連這一點苟安的生活，都就快完了。怎不心傷！」

「不要過份悲觀吧！老鄧或者比老毛好的，他們不是說保證安定繁榮嗎？」

「鬼才相信！我們香港，現在又流行了一句成語，叫做：『中共諾言』，其定義就是不足信，或永不兌現。你回來香港了，你有空，請到上環石塘咀一帶看看。那個地方過去有多繁榮，現在整個街段的店舖都關閉了。還有一家已開創三十多年而有名的製衣公司，正在逐家關閉它的分公司呢。還有許多建築工地，才建好地盤，竟然停了工程不造了。在尖沙咀的彌敦道上，有一幢大廈，就蓋了地下一層算了，你可以望到它頂上的水泥柱和散開着的鋼筋。我們幹這一行的，那裡都去到，看到市面一片蕭條，真是心寒的呀！」

「我記得十年前，有一次中共又揚言進攻台灣，他們自己的人民日報說：『台灣人民，一聽說我們要進攻，就怕到紛紛往外國逃走！』大意是這樣的，這不是說明了，所有的人都怕共產黨統治？這也是他們自己最愛說的，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哈哈很好笑！」

「好笑的事多着呢！可惜我又不會畫漫畫，如果會的話，我要畫一幅：三十年前，中共把有錢的人吊起來宰割，三十年後，中共跪下來求那些有錢人：你不要走吧！」

× × ×

從前我是住在蘇屋村的彩雀樓。那裡的鄰居，有很多仍然沒有他遷。曾經住在隔壁的黃老師，兩夫婦見到我回來很高興、很熱情地要邀我去他們家裡吃飯。飯後，自然談談各自的近況和兒女們，他們兩夫婦無限感慨地嘆氣：

「你看！老王，四個孩子都長大了，沒有能力供他們上大學，老大老二都出去做事了。」

「那就替你們開心了，做事也會增進經驗的，比上大學還實用呢。」

「那就不同了，如果孩子能上大學，我就一定送他們到外國去，將來不用受中共的摧殘了，唉！我們做今天的香港人，好苦悶！」

「嘿！記得那個姓許的幾兄弟嗎？他們都變成大名鼎鼎的明星了！香港是不錯的地方，不要擔心嘛！他們將來總有機會出頭的。」

「人家是生得逢時，我們的是生不逢時了。說一聲九七問題，就整個香港都崩潰下來。假若將來真到那一天，唉！我真不敢想像了！」

「過一天算一天罷，說不定將來那些老傢伙都死光了，出過外國留學的青年人，會把民主帶回來中國呢。」

「那就中國人幸甚，香港人幸甚了。最怕是毛思想、馬列主義陰魂不散，我可沒有這麼樂觀。」

「你們香港人，應該自己提出意見，你是合法的香港公民呀，為什麼不去參加那些『香港前途問題』的會議？」

「中共從來沒有把我們這些尋常老百姓當人看待，他們要商議的人物，就是常常跟他們攬肩拍照的大富豪。但是那些富豪們，祇是為自己的財富打算，他們每個人都有外國護照，一味在香港撈油撈水，在最後時刻就帶齊嬌妻美妾到外國去享福了，留下來受中共折磨的，就是我們這種人啦！」

「黃老師！我記得你好像是香島中學畢業的？」

「那時候是自己年輕、頭腦簡單而進去左傾中學讀書，中國大陸上的學生，就肯定全部都是左校了，他們又怎麼樣？還不是沒有把你當人看待！我自己到九七時代已老了，就是不願我的孩子受苦而已。不祇是我，現在整個香港的人，都是同一的感受同一的想法。」

「……我不知怎麼說好。」

× × ×

回來美國那天，侄婿和甥兒定要送行。還在機場餐廳請我吃飯。

侄婿是香港大學畢業後再去英國深造的，他現在是香港政府某部門的高級人員。甥兒任職於某船務公司。

侄婿對我說：「叔叔，你看我應不應該移民到加拿大去？」

我說：「不應該。」

「但是，住在香港沒有一天安樂，你不知道，我們做香港人，完全沒有安全感。」

「我知道，那個九七問題困擾得你們好慘。但是你有這麼高的職位，丢了不幹，是不是太可惜了？」

「我就是自己費盡多少艱苦才掙到出頭，我就不願將來給他們糟蹋，還有我的兒女，到他們能上中學，我決定把他們送去加拿大或者美國讀書，即使到時我不去。加拿大有我的妹妹，如果去美國，就得你勞心照顧了。」

「當然！當然！但是我看情形或者未如你們想像中那樣惡劣，中共不是天天說要搞四個現代化了？你正是他們要爭取的科技人材，為難了誰都不為難你們這種人。」

「中共的動向，是沒有人能估計得到的，長江大橋不就是科技人材做出來的嗎？你不見詹天佑的石像的人頭都被砸掉！文革時期害死了多少科學家！我好怕。我有一位朋友，教我入黨，他說，除非

是黨員就可以逃得過被整的惡運。」

「哈哈！」甥子大笑起來：「羅孚呢！又怎樣？」

「我想，」我說：「你們香港人，應該有一個自救的辦法。」

「說來聽聽。」

「趁你們今天仍有自由，就要聯合各界人士，組織一個會議，會商出一個結果來。然後公開聲明，或者向中共高層進言，要求改革中國的政治制度，說明你們心中要說的話，坦白明言，你們不喜歡中共過去的那一套，也反對現在的許多不民主作風，尤其是那些『特區』制度，就令到每個中國人都反感；劃定一個界限，若是中國地方，就聲明那一種人可以住進去享福，那一種人就不准越雷池半步。把人民分成上中下三等，這不就是社會主義的封建！」

「哈哈！這是樣版，做給台灣和香港人及海外華僑看，也是統戰計劃之一種。還有呢！連鈔票也分成兩種，令到你莫明其妙是吧？」甥子說。

「現在的香港已經不是自由港了，最低限度已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反對中共。香港大學、中文大學，以及很多機構都有了他們自己的人在把持一切。早二個月，香港電影節，因為介紹這個節少說了中文，就有很多人在叫囂，差點要打人，把我嚇了一身冷汗。我真怕那種文革式的暴動出現。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將來香港會有這種事情發生。我覺得中共的人瘋狂起來，好像沒有人性似的。如果香港暴動，人吃人都會發生！」

「讓我又來講講我親身經歷過的怪事給你們聽吧。」甥子說：「那一次，我們公司因為要與中共開辦港穗線的水翼船，公司就想找一個人去接洽，問過辦公室裡的人，都沒有人喜歡去，於是我就自告奮勇去接洽這件事。到了廣州市，我被接待在一家高級旅館的貴賓招待室，他們的頭頭進來和我交談，他還沒有弄清楚我的身份，便開門見山地說：『喂！老友，做成這單生意，你給我多少回扣？』我祇好說：『我作不得主的』。你們有沒有見過，這樣猖狂的貪污法！從前他們最喜歡罵國民黨貪官污吏，但事實他們自己才是如假包換的貪官污吏呢！」

「我又來說我的見聞吧。」我說：「我坐京廣綫火車北上，不知怎樣，隔壁軟臥房裡，來了一位官員。我無意中走進去跟他們閒談，原來那位官員却是神通廣大的人物。或者他覺得，我們是外邊的人，我們外邊的世界一如他們中共宣傳的，污天黑地，所以他就若無其事地告訴我們：他可以代我們做什麼做什麼，他自己是管理這條綫的，他愛人就是管理廣深綫的，如果我們想買全國的火車票，他都保證弄得到，但是最重要別忘記給他外匯票使用使用。這不知也是否算是猖狂的貪污？」

「唉！我們觀察了三十多年，覺得這個政體，簡直一無是處，我想有一天，我們給他們那幫人統治之後，香港的貪污風氣，比葛量洪港督時代還要厲害。但是我們香港人有口難言啊！你敢說，不怕將來殺頭！」

「好啦！你們不敢說，我代你們說。」



徵求刊頭及封面啟事



本刊現在採用的「中國之春」刊頭，是用宋代書法家米元章的字集合而成，根據讀者反映：不能令人滿意。故此，本刊編輯部決定公開徵求刊頭，希望各書法家和書法造詣高深的讀者諸君，能給予賜教。寄來的字樣一經採用，除公開鳴謝外，並奉贈兩年本雜誌之免費訂閱單，聊表謝意。

其次，是每期的封面設計，本編輯部將經常徵求各美術設計家賜教，對於採用的封面設計，將致薄酬以謝熱忱。

來信摘要編



對春運的幾點意見

中國之春運動，出刊雜誌是為了傳播鼓吹；座談、討論，也不過只和同一水準的人聚集和交流思想意見而已，難有突出的創新。發展運動要有理論和理想做為支柱，光說民主、法治是不够的。例如當今的美國是世界上有數的民做主、行法治的大國，可是其內部人心頹靡，對外人材缺乏。國勢自第二次大戰後直線下降。因之光光鼓吹覺醒之外，還要研求實際行動的計劃及其理論根據。如果做運動主導人的幾位先生，肯於趨前向多位先輩學者求教，把他們對國是的主張藉文學傳播而公諸於世，就能比開了多次研討會更有意義。更能增強此項運動的號召力。在第三期中國之春的社論中以九條之多描繪中國發展的藍圖都是真理性的原則，人人都會同意，可是從何處着手去實施，也是要求教於文法界的先輩。

另外，尚有個接班人的問題。若干海外知識份子的子女都成黃面白心，不知中國優良傳統的後代。為了挽救中華民族的文化，能使中華文化在海外

生根，有遠見之士才在各地紛紛建立中文學校，使後一代的孩子們學習中國語文。中國之春運動應該和中文學校掛鉤，使這一愛國運動在國外不斷的有承先啟後的人，從各個不同角落招致和網羅新血於運動之中。在過去華僑子弟在第二代就被完全同化，他們還蔑視中國和中國人，中國之春運動對他們也應該是「尋根」的明燈。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就著重人性道德的，倡導「天人合一」之說，也主張人性本（天生下來）善。自中共建制之後經過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之後，在這動蕩不安的卅年之中，文學成了「傷痕文學」、「浩劫文學」，人，連「人」性也被共產黨「改造」了。

中國之春雜誌第三期在蒲公英先生談法治觀念的大文裡也曾強調「使用合乎人性和文明的手法去處理各種問題」。同期「私有制是錯誤的嗎」一文中，谷山先生又提到「它就是人性」。關於人性的發揮的文章有待繼續採用和擴大版面。

一位大陸留學生署名小健，他說「對於在外要求政治避難的人，由於不捨國外生活而不願回國的人，或去台灣的人，不宜有所責難」的主張是合乎人性的，值得稱讚。

某親左雜誌的海外總編輯在痛悔之餘心情疲憊的在一九八二年曾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表白自己過去是認識上的「不同」，絕非「傳聲筒」。像這種迷途知返的文章是可喜又可愛的。

中國之春運動的主導人，應該強調一項事實，那就是此時（文革之後）此地（海外，尤其是美國）倡導「中國之春運動」，是操持大是大非，而且是有利於中國進步、發展的。「中國之春」雜誌呢，應該正如「民主牆營」的作者覺民先生所指出的任務：人民有冤到這裡來訴，有苦到你面前來講，人民有意見向着你提，還可以，無慮的獻出治國的主張。

最後我願提出一項警惕，那就是「中國之春」雜誌各位先生的對外聯絡對象問題。因為「春運」是一項愛國的政治運動，發起容易，然而堅持則很難，在運動進展當中總會有另具野心和禍心的份子

滲入。最明顯的就是另一政權的保守勢力，以「敵人之敵為友」的手法以打擊中共，並期左右「春運」的動向。

美國人中的所謂「中國通」學者和政客，當孫中山搞革命時，在日本曾得過宮崎寅藏和宮崎彌藏弟兄的支援和贊助，使中國革命得到裨益。請留心，像那種助益在美國社會中很難找到，美國是商業社會，人心浮淺、急功近利，那些本著好奇心的探訪、支持，只不過是有利於他們對中國的「瞭解」以進一步「玩中國牌」而已。

從台灣島上看，有另外一種人也是應予提防的

對象，那幾位先生崇拜北愛爾蘭和巴解游擊份子，每個人都以「英雄」自居，心目中打算脫離中國，自己以一島之地另組國家。目前，至少在目前，口口聲聲倡言民主人權者骨子裡乃希望有朝一日在政治上出頭露面。他們這群人正在尋找中國人間的分裂面而予以利用，他們對待真的同胞——中國人是偽善，對日本人是偽惡。

「中國之春愛國運動」在過去一年的表現是光明磊落，因之千萬在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對它都有虔誠的向心力。而自願的貢獻其心力以為國家有美好的前途。但願以往的作風能夠繼續維持和光大，藉使春風滿被全中國。

徐鈞 敬上

松濤

創刊
八三

目錄

創刊詞
松濤與我
中國文化之價值在那裏？
統一武林
中國之春何太早
大丈夫
一個留學生的自白
商諸書札
1. 營國篇
2. 中國之春篇
一九九七 —— 一點歷史與意見
別
給同學們一點反省與鼓勵
Jason Alter — U.H. 教授訪問記
生活點滴
Status Quo or Change?
— A Few Thoughts on Hong Kong's Future
八三年春季活動簡介
補餘漫筆

編者
陳得偉
劉國強
少林弟子
閻一斗
南風
阿明
民
梁燕城
友
林亮榮
深掌球
松濤學會
編有

1
3
7
20
22
25
28
33
35
39
42
44
50
52
54
60
63

中國之春諸君：

拜讀貴組織出版的中國之春，佩服諸君對國家、民族抱着熱愛和理想。如今你們像高舉着熾熱的火炬，照亮着四海內外的同胞，也融化了千千萬萬冷寞的心靈。我們一群來自香港的留學生對貴組織所推行的民主運動十分關心，無奈無緣傾聽諸君高見，實以為憾。

我們夏威夷大學的一群香港、大陸留學生，在檀島大學裏成立一個「松濤」學會。宗旨為探討中國文化、歷史，關心社會問題，並藉此聯絡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鼓勵，互相扶持。敝會在八三年初出版了創刊號「松濤」雜誌。現今特寄上一份以求賜教。

敝會各成員對貴組織的發展都有濃厚興趣。我們都希望若然貴會有任何新發展，請通知我們，又若然諸君路經檀島，請與本人聯絡。我們都希望一聽諸君高見。

中國的發展，凡我皇帝子孫皆有責任，惟是這責任，却是諸君負得更重、更大。敝會各人謹向諸君致敬。

盼我輩不分彼此，多為神州出力。

黃帝子孫勤發憤，為求寰宇慕神州！

松濤學會會長
陳得偉 上

報章剪輯

第七版

年五月廿三日

民運重心

在香港所能看到的最新一期國內民辦刊物，是在廣
州秘密印行的「野草」第七期，使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國
內民運人士對「中國之春」的態度。正如「野草」編輯
部的文章所說：「由於國內信息流連量的狹小和流速的
緩慢，特別是對官僚特權階層如芒刺的民運信息的封鎖
在內民運人士對「中國之春」的態度。正如「野草」編輯

不去認責中國學生被逼流亡海外，
反而攻擊留學生。

美國的民主自由環境給「中國之春」傳播民運思想
和組織民運力量的種種方便，但「中國之春」要成爲當
前中國民運的重心，必須有強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容
納量。造成這種吸引力的並不是宣傳的噱頭或自我標榜
的吹噓，而只能來自思想和理論的力量。列寧和孫中山
都是靠理論使他們領導的革命得以成功。

山房石

版八 第

AUGUST 27, 1983

時代周秦

推行民主運動的人，往往自身缺乏民主氣度，不能或不屑按民主原則辦事，民主云云，只是喚起民眾反抗、瓦解對手陣營的戰術口號而已，以致對外講民主，對內不講民主；失位講民主，得位不講民主，此民主政治之所以無成，民主號召之遭人疑忌也。孟子反對「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有天下」，陳義雖高，民主運動家不可不心嚮往之。中國之春秋諸君子以爲然否？

「中國之春」第四期大有改進，版面大方了，印刷整潔了，文筆流暢了，紅衛兵氣味、人民日報風格，個人英雄主義色彩都沖淡了，消息了，這本刊物可以「看」了。

有一本名叫「胡不歸」的雜誌（刊名甚怪），認為中國之春單方面公開發表魏京生、王希哲等人是他們的名譽成員，只有使魏等更受中共猜忌、更難恢復自由，所謂名譽委員，中國之春又從何取得當事人的同意，倘若不問三七二十一，中國之春但求配合自己的需要，就這樣幹了，這種幹法不是也有點兒霸道嗎？現在，中國之春上面已不見名譽委員的名單了，倘若這是從善如流，筆者也願意喝采。

經綱時代周報

春消息

三國民主運動情況比較簡表

在共產國家中，波蘭的民主運動志士們及成千上萬的愛國波蘭人顯然比較團結，一直沒有間斷地向那個光事欺壓人民的統治者要求改造與換新。蘇聯境內雖稱是大致平定，可是那有遠見的高級知識份子們仍在不斷的向當權者建議改革，並且否定共產主義。共產黨在中國又如何呢？卅餘年來政治上不斷的動蕩；經濟上老百姓仍未脫離生活困窘的局面。至於說什麼民主、自由、法治與人權與現實的

遭際，距離上還有十萬八千里。國內老一輩的高級知識份子們正處於麻痺狀況，未若蘇聯學人之勇敢而有骨氣；北京之春時期和目前海外年輕一代而有志氣的英雄們個個磨拳擦掌，由醒覺已起而行動，但若把這種行動與波蘭的革命行動來比較，則行動還滯留在未成熟的階段。茲將上述三國的民主運動形勢列表做一比較：

比較項目	波蘭	蘇聯	中華人民共和國
生活水準	從一九六七年的七四〇美元到一九八一年增漲為三、五一三美元。	至一九八一年時為四、八二〇美元。	從一九六三年的九八美元，上升至一九八一年為二〇〇美元。
參加民主運動範圍	學生、工人及高級知識份子都全部投入。	僅高級知識份子不時反應，並未形成運動。	少數知識青年的鼓吹，尚未形成運動。
組織程度	不同的公會、工會組織、宗教團體，組織較嚴密。	僅少數高級知識份子的行動。	僅少數的志同道合者的言論，尚無組織。
對政權威脅	可能推翻現有政權。	影響不大。	曾成罷工及遊行示威。
當權者態度	當局認鼓吹者為持不同政見者，押禁逮捕。	當局認鼓吹者為持不同政見者，勸止或放逐。	當局認鼓吹者為罪犯，長期監禁。
海外反應	海外知識份子參加行動，已形成運動。	海外知識份子參加鼓吹，並未形成運動。	海外高級知識份子，尚持觀望態度，同情而未參加。



風箏（漫畫）

對於中國民航，大家議論紛紛。東北工學院教授聞邦椿五月五日坐的瀋陽客機被劫往南韓。他在政協分組會上談了他的感受。不少委員、代表說，這次他們從外地來京，坐的是「專機」，原來自從瀋陽劫機事件發生後，中國民航限制旅客乘坐客機，因此有些班機只有小貓三隻四隻，比服務員的人數還要少。不少國內航線由於乘客過少，往往宣佈臨時取消班期。

小貓三隻四隻的「專機」

海外書生

的心態

馬刀

「中國之春」雜誌由創刊到繼續發行，已被海外知識界很多人認同。在這裡筆者提醒編者諸先生要認清海外留學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心向。

剛剛從中國大陸來美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大多純樸善良且多親切感；處事日久才向來自其他地方的中國人留學生求助，絕不像一些從台灣來的留學生，現實而且有濃厚宗派觀念。但是，由於多年來政治上的束縛和限制，使他們和她們畏縮、不敢講話或說假話，遇事絕不表白自己的政見。另外，在交際應酬方面表現得生澀和令人難接受。

有一次邀請幾位從大陸來美的訪問學者餐敍，一位副教授級的客人在飯前欣然禱告唸唸有詞的說：「感謝毛主席給我們的恩典！」另一件怪事是今年春間出現於加州在那裡的一個海峽兩岸文化座談會上，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聽說還是甚麼美國某校政治學博士的候選人。他在大庭廣眾之中，居然高聲誦起黨的政治文件來，與會記者挖苦他說：「今天的天氣雖晴和，會場氣氛有些緊張！」那位候選人還笑咪咪的自鳴得意哩！

以上所述的知識份子心向，並不正常，也希望這些都不能代表全部大陸來美的知識份子。

作家丁玲女士訪美，中外學者作家多人聚會歡迎。她首先講述年輕時矢心救國忠於理想乃放棄自身的歷史，當然這也就是大家敬佩她老人家的原因。接着她說到自己在被放逐北大荒養鷄時的心緒，以後回到北京，對黨的事業，仍如年輕時般關心。

突然一位美國女孩用流利的中國話問她：「當前的中國現實，是否就是您青年時代的理想境地？」我本人身坐前排，特別集中注意力，要聽聽這位愛國女作家的答覆，結果她是毫無表情的說不願回答這類問題，那小女孩「崩登」一聲坐下，表示失望。在我背後，一位中國青年人埋怨說：「沒良心」。聽說萬家寶先生（曹禺）訪美時，被聽衆（？）發難得更厲害。

還有若干成名的中國大陸學人都曾到美國訪問，慕名來歡迎的人很多，但大都以失望作結，認為他們或她們不敢講話，甚至說口是心非的話。有些人專門以招待、迎送這些成名之士以令自己也「成名」，近來看看效果不大，也就終於寂靜下來了。

正當美國卡特政府改換對中國政府的承認時，台灣方面說是斷交，而大陸中共政府說是建交。我的一位老友是生化博士居然痛哭流涕，親身到所知的中國人家裡去說教，慟懙着去參加「降旗典禮」，熱情得可愛。可是相反的方面，另一位化工博士（說起來夫婦都是我們家的熟人），他們的做法也是「熱情」得可笑，如：對大陸祖國的官員迎送週到，定期去到使館看名實不一的電影（注），談起韓戰他就說「祖國的勝利」，說到越戰也說「祖國的勝利」，甚至有人問起「文化大革命」，他也滿腹經綸的說：「那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嘛！」談起話來興奮，走起路來都昂頭闊步。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位都是原來從台灣來的青年。

大概七八年前，我在美國中西部求學，那裡有中國學生在美國最「完善」的海外留學生組織。因為當地有種族歧視，比其他臨近各州都厲害，就由學校裡的中國年輕教授特別組織起來一個「華人護譽會」，以維護我們和當地久住華裔居民的權益。但是，一天「特別事務」發生了，時值大考期間，所有的留學生都拚命的趕寫報告和溫書，教授們的考卷還沒有到手，手上手下都尚沒有緊急的事務好做。不巧的是一位從香港剛到的女同學自飛機場打電話來，因行李多又不知路向，請中國同學會幫忙，同學們都在準備考試，轉請幾位年輕教授去接機，並安排食宿，有的教授說：「自己去租車子進城，再去找房子租嘛！」也有的說：「我沒有責任去幫助一個不沾親不帶故的人」；更有的說，從來未見過，住在我家幹啥？我又不是開旅館的！」話很現實，但這種心態，令人嘆息！

從台灣香港以留學生身份來美加的中國年輕人，經過幾年苦讀之後得到學位找了職業，結了婚，買了房子，生了子女，變更身份為教授或甚麼專家，多半就再也不想念故國的苦難，也無心過問自己

同胞有待他們或她們的支援。

有的他們也熱心小規模的公益活動，如同學會或中文學校。但很少參與職業性的進修研究組織，向興趣或主修獻身，他們最高的學術成就乃是拿到學位證書那天。

他們喜好談中國問題，可是並無研究，連起碼的蒐集也沒有，親近台灣的就把道聽途說的光明面重複的向大眾宣揚一番，傾向中共的就把另一類型的道聽途說炒一下冷飯。一言不合，還不止於向對方拋白眼，更會指稱他人爲匪。對國是如此，對「家」事則正相反，叫他們閩家搬回大陸或台灣「學成報國」罷？對不起，免談。

在美國的中國人當中，也有三兩個非宗派性的聯誼組織，參加會的人也不少，穿著整齊，但每會都是餐敘。團體與團體之間，排他性很大，妬忌、無事生非、互相排擠，出口傷人，親右的親左的，心目中自有「國」歌、「國」旗，壁壘森嚴，雖說

都是身落異鄉的同胞，也互不容相讓。最可耻的是以向甚麼美國參議員去聯誼的那個組織了，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已經沒希望了。為了在海外自保於是聯合起來，共同的向洋人去乞聯（憐），這是又一部份的海外知識份子心態。

學成之後就了業的海外知識份子，繼續其所學去研究的人很少，有些學人也抱着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態度過日子，公餘不外「三打」，打球、打麻將、打瞌睡。但是也有一些兢兢業業之士鍥而不捨，舉例說，在香港的有徐復觀先生和唐君毅先生（已逝），在美國有夏志清教授和余英時教授，對國事的發展和願望，够得上是平正熱誠。也可算難得的愛國運動的理論支柱。

註：中共駐華府的大使館經常以中國電影招待當地華僑，但發出通知上的電影節目與實際演出的時常不同。

續留在日本深造的理想，我為自己攀登科學高峰所勾繪的藍圖，都被這次「約法三章」的座談會化作一場遙遠的夢。

日記本就在我的床頭，但我怕看到那天記載的內容，但我又無法迴避。因為對於我們這些公費生來說，大使館的話就是聖旨。

我打開日記（幾天來常常是這樣不自覺地打開）大使館的「指示」精神又跳入了我的眼簾：

公費留學生明年畢業後投考大學院繼續攻讀深造的要求：
×必須能考進日本的國立名牌大學；
×必須能取得日本的獎學金或得到日本財界方面的經濟資助；
×要經過上級批准方可留在日本繼續升學；
建議留學生最好是畢業後先回國工作兩年，了解一下國內的形勢，然後再考慮出國繼續深造的問題。

天啊！這些個條件無疑像巨石一樣攔住了我們這些滿懷着天真理想留學生前進的道路。這條件不是太刻薄、太難爲人了嗎？尤其那最後一條，是要我們絕對聽從黨的安排，我們根本沒有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力，更不要講對前途的抉擇。我不禁捫心自問，我是一個自由公民還是一個任人擺佈的工具？！

我合攏日記本，忽地想起葉文福的詩句：

沉沉的黑夜——我尋找光——我尋找火——我是飛蛾！我曾忘我地撲向螢火蟲，以爲它是上帝的使者——它欺騙了我！它玩弄了我！

明年春天，將是我生命里程的轉換點，有誰能告訴我，我應該怎麼辦？

天要降雨了，低空的密雲中夾着電閃和雷鳴。

夜思

周倩



日本的梅雨季節，天氣連日陰霾，正像我的心情一樣終日不見晴朗。拉開窗子，只見夜市華燈初上，更顯得我這小小住屋是何等冷落、寂寞。

轉眼我來到日本公費留學已經三年多。記得初到東京時，我的心情好似一團火，但隨着時光的推移，在無形禁錮的牢籠裡，熱情變成了冷漠。特別是今年六月十九日我參加過大使館召開的留學生座談會以後，我的心簡直變成了一塊冰。以往我想繼



前　　言

(蘭州、中載)

好幾年來，每當我和友人談起自己以往在西雙版納的一段生活時；他們都希望我能把它整理出來，予以發表。但是，我不能不考慮到：我的故事必然涉及到不少親人和朋友，而他們至今仍生活在中國大陸，享受着無產階級專政的待遇。只要中國共產黨的當權人物稍稍心血來潮，憑他們的上訪外調的驚人本領，就不難追查得到我和我筆下之人物的真名實姓。此後，我的戚友就如砧板上的肉一樣，任由他們處置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證明，我的擔憂並不是毫無根據的。所以，我只想以小說的形式去描寫當時和當地的情景。遺憾的是，無論是長篇還是短篇，都是一樣地難產，悔恨當年讀書太少，已經太遲了。

有一次，內子翻閱了我的文稿後提議我說：以我那段傳奇性的生活，寫成小說實在可惜。小說這種形式總難免給予人以一層「隔」的感覺。倒不如以回憶的形式來得直接和更有真實感。至於我擔心到會株連戚友，她以為只能取決於中共政府而不在於形式。經過反覆考慮之後，我決定採用近乎於「報導文學」的形式，盡可能保留原有的事實。同時又採用了小說的形式去對某些人物作了一定的分解、集合的功夫。但是，我須一再強調的，就是：我所寫的，都是曾經發生過的事實。我還希望：中共的那些當權的人物，不要因為我的文章而追查迫害至今與我仍保持友誼的朋友，從而製造新的冤案。



西雙版納——這個地方的名字，再也不會令人感到陌生；但她仍然令人感到神秘。每當我告訴一些人：我曾經在西雙版納生活過時，總會收回一大堆的問題，要我回答。然而，我總不能以片刻的光陰，去追述我一年多的經歷。盡管事隔多年；反復的回憶、多次的反省使我常感到情如昨日，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第一章：入雲南

我踏上了廣州至雲南的征途。這次西行；是在歷時兩年零七個月的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毛澤東、林彪基本上取得黨政大權，把工人宣傳隊開進學校、把知識青年下放農村的形勢下成行的。我所就讀的廣州市華南工學院，當然也不會例外；實行全國統一分配。家庭出身於「紅五類」、在文化革命中扶助了新掌權派的學生，他們都爭奪着離家鄉不遠的大、中城市的工作崗位。誰都知道，中共的組織控制之嚴密和局限，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無法比擬的。這些新畢業生，一旦被分派到某個城市、某間工廠；幾乎可以說是已經固定了他們的終生工作地點和崗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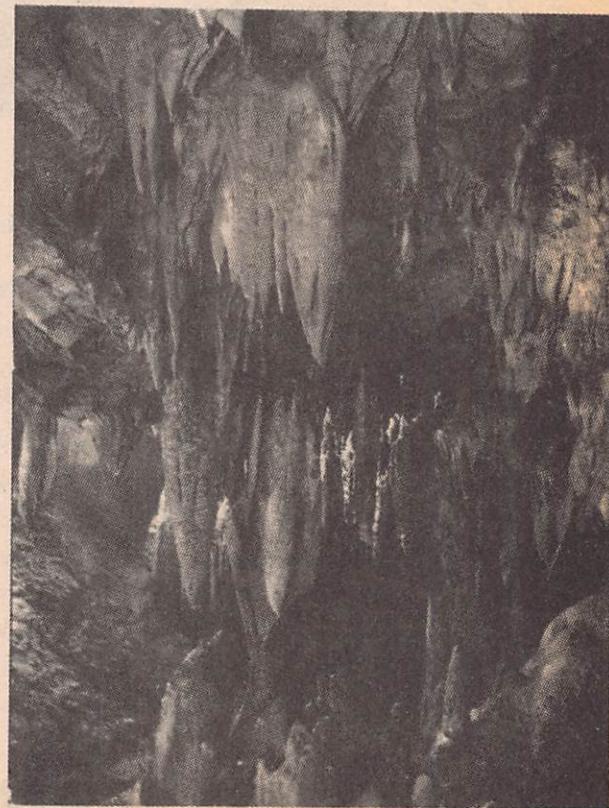
當時，軍事管制委員會和工人宣傳隊除了要把一般的學生分配出去之外、還得把一部份在文化大革命中存有「重大問題」的學生關在學校內，暫不分配出去，而辦特別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以解決之。我的幾位好朋友，因為都是紅衛兵的大小頭目，都被關在「學習班」內，使我無法向他們道別，只有一位黎姓的老同學，冒險從校園裏溜了出來為我送行。他對我被分派到雲南十分羨慕——能過廣東省軍管會的追查、到與廣東省紅旗派紅衛兵關係較好的雲南八二三派紅衛兵中去。（雲南八二三派在雲南是得勢的。）對於我們那被拉得緊緊的神經來說，遠離便成了合法的逃避，也帶來了環境轉換的愉快和輕鬆。

我故意選擇了一個星期六早上的火車班次離開廣州。因為一般人都是星期天休息的。很多人為遷就送行的朋友，把自己起程的日期訂在星期天。至於星期六，誰都會很容易就把日子推遲一天。這樣，我就能在列車上遇不到熟人，便可以在行經衡陽、桂林、柳州等地時下車大玩一場而無人知道我去遊山玩水。從而避免了「遊山玩水」——資產階級的吃喝玩樂生活方式——的指責。當我乘坐的列車開出之後，我才發覺我的預計錯誤：同班的呂哲和余蘊琴竟與我在同一節車廂裏！

到達衡陽後，略事停留，就轉車向西南。幾小時後，便到達桂林市。當時，廣西省的文化革命兩派勝負，早已塵埃落定：章國清和廣西軍管會支持的「聯指」派掌了大權，把仍然在負隅頑抗的「廣西四、二二派」用武力鎮壓下去。桂林、柳州、上思等地，被殺者的屍體早已埋掉、或拋進西江流入大海去了。但殘垣敗瓦仍歷歷在目，桂林的「榕城飯店」被炸個稀爛，一些防空洞、地道被灌滿了水，那些堅持打地道戰的人，也就永遠沒有再出來的機會。據說這大大節省了彈藥和時間，就把兩派的武鬥結束了。我們看到這些殘蹟之後，才感到廣東地區可謂得天獨厚。廣州軍區對我們實在是算得上「寬宏大量」了。

然而「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喻，仍對我們有着無比的吸引力。我還是想到各風景名勝區去走一走。我們結伴遊覽了獨秀峰、疊彩山、七星岩、笛岩等地。這笛岩是發現了不到十年的岩洞，無論在容積大小、石狀貌之奇特來跟七星岩比較，都遠遠優勝得多。據導遊小姐介紹：這個岩洞，是一九五八年才被發現的。緣起是一位七八十歲的老人家，來桂林參觀七星岩之後，對管理人員說：

「以前我常常聽人家說七星岩，說得出神入化。我一直沒看過，現在我看過了，才覺得還不到我以前見過的那個岩洞一半大！」



這話令管理員又不服氣、又驚奇：七星岩可算得上世界上最大的鐘乳石岩洞了，怎會不到你所見的一半大？不過，能找到多一個大岩洞，也是很值的。他們很快上報領導，也得到重視，就把老頭子找來細細詢問。老頭子告訴他們：這是他孩提時，和爺爺一起上山打柴，遇上大雨，爺爺帶他進過這岩洞裏避雨。以後，他再也沒進過這岩洞了……這岩洞所在的山，他還可以記得出來。

於是，他們就派了幾個人，隨着這老頭子到那一帶去找尋。花了十多天時間，仍無一點蹤跡。同行的人都懷疑起來，老頭子仍堅持說他沒有說謊。一天，大家頹然地躺在山脊上；老頭子獨自爬上山頂，一遍又一遍地回憶。驀然發現山腰有一小片平坦之地，長滿了山蘆葦，在風中搖擺擺，時而發出管樂之聲。他覺得似曾相識，獨自走下平台一看：赫然一個徑尺的洞口就在這裏！於是高呼衆人，慶賀他們找到了這世界上最大的岩洞！因為這一小片蘆葦，他們把這個岩洞定名為「蘆笛岩」。

這岩洞也實在奇特：入口處是幾隻大石獅子和一大群小獅子，如在齊聲歌唱，維妙維肖。此景被稱為「獅林朝響」。我真懷疑它是否曾經做這神仙洞府，這群獅子便是洞府的遺跡。後來，在洞內發現了唐朝的墨跡，更把這個岩洞被人類發現的年代提早了一千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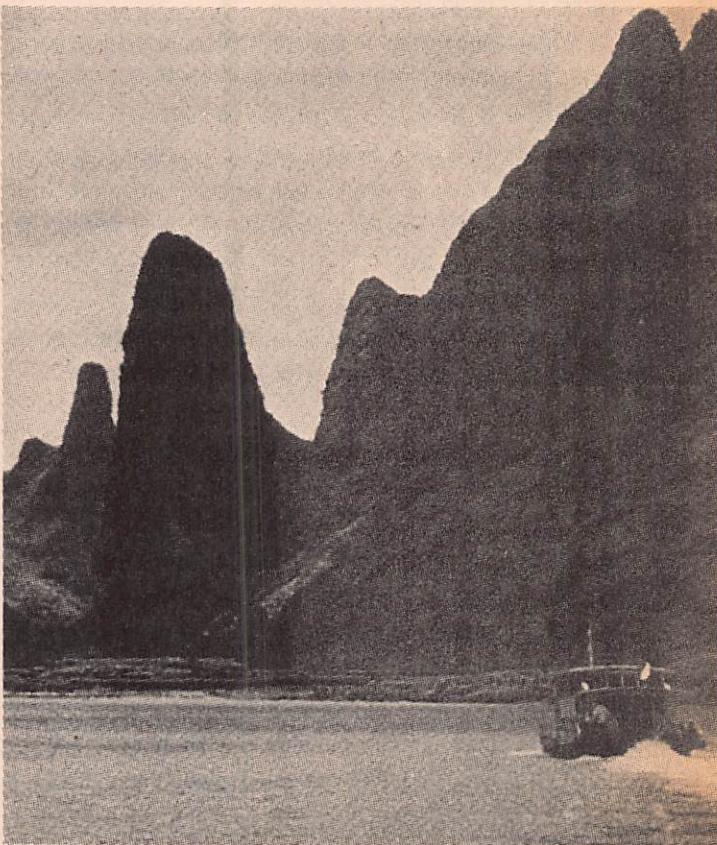
我們臨離開蘆笛岩時，曾詢問過：現在才開放四分之一，什麼時候才把其餘四分之三開放？導遊小姐立刻高聲向所有遊客說：四年之後，將全部開放！可惜，兩年之後，我重遊此地時；導遊小姐雖然換了人，却對我們說着同一句話：「再過四年，將全部開放！」至今不知全部開放了沒有？

一天多的火車，加上連續遊玩了兩天，我終於不勝疲勞而病倒了。所以，到達桂林的第三天，呂、余兩君加上其餘一些同校同學結伴再去遊覽時，我却獨自躺在「桃花江旅社」裏。可是，他們才離開半小時左右，麥克風就大聲播送着一項毛澤東的最高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各級領導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和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根據以往的經驗，每逢有一條新的毛主席語錄公佈，全國各地、各工礦企業、機關團體、人民公社都要停止生產和工作；持着語錄牌、大標語、毛澤東像，敲鑼打鼓到各級革委會去「報喜」，宣傳這條「最高最新指示」。即使午夜時分，也不能例外。

我惟恐旅館也不能倖免，趕忙從床上爬起，走出大街，只向人少的地方亂走。大約走了半小時，

發覺前面有一座山，鬱鬱蔥蔥，該是一個極僻靜的所在。臨了，才知道這就是有名的「伏波山」。「伏波將軍」馬援，是東漢的開國功臣，當年南征交趾立下大功，被封為「伏波將軍」，此山以伏波命名，自當是為紀念他的。

我獨自沿着曲折陡峭的山徑，拾級而上。一口氣登到了頂峰。在那裏，却除了我之外，闊無一人。我獨自在山頂徘徊，極目四望：整個桂林城盡收眼底，清澈見底的江，就在足下流過。桂林山水



的特色：水清、石美、山險、林秀；誠非虛語。我在山頂一再留連，也不知道自己渡過了多少時候；直到寒風突至，淫雨紛飛，才依依下山。走到半山的一座亭子時，淫雨轉劇，我便進亭暫避。

這亭子一面依山，三面開陽。本來，它四面都是有色玻璃的門窗，可以把整座亭子關閉。而今却無人管理，一恙窗門盡開，招徠風雨。我爬上窗沿，玩賞那從灕江對岸飄來的風雨。驀然覺得：此時此地，若沒有詩詞誌之，真辜負了造化之所鍾。終成一律，詩曰：

風門四面開，冷雨過江來。
姑作旗邊草，它朝廈棟材。
庸夫嗤瘦弱，伯樂為誰哀？
拍手吟風雨，伏波應若雷。

我把詩用鉛筆寫在一條柱子上。自吟自唱，待風靜雨減才欲離去。忽然覺得不妥：萬一被人發現，懷疑是反動詩歌，追查起來，不是好玩的。但把「題壁」毀了，也太可惜。靈機一動，在詩後添上兩行大字：「忠於毛主席，壯志滿胸懷！」相信，以後的遊人即使讀到此詩，也無碍了。

次日，我們又繼續乘火車西行。

車行經貴州省之時，只覺得不是在穿山洞，就是過橋。在桂林時遇見的同班同學韓修賢，也和我們合併到一塊兒來了。

我不知道我們的車是什麼時候進入雲南省的，到達昆明近郊時，天剛剛亮。我一覺醒來，又急急探頭張望。此時火車正在爬坡，走得很慢。但已不像在貴州省時，要用兩個火車頭；一個在前面拉，一個在後面推了。一些有經驗的旅客，已在收拾行李，我却不願意錯過眼前的景物，當我發覺鐵道旁的房子門口，大都掛着一大串一大串紅紅綠綠的東西時，我還以為是鞭炮；後來，才看清楚是乾辣椒。我因為有十二指腸潰瘍出血的病史，辣椒於我極不適宜，我這才有點為飲食擔心起來。

第二章：今日向何方

昆明，這雲南省的省會。位於海拔一千九百公尺的雲貴高原上。一方面是因為雲南地區草木豐茂，再加上了滇池在它南部，給這城市的氣候以良好的調節作用。在這群山環抱之中，外來季候風的影響不大明顯，而北回歸線又徑穿此省。因而造成了一個城市「得天獨厚」、四季如春的氣候。我們到裏時，已是十二月底。白天，氣溫一般在攝氏十左右，頗覺舒適。

當時，昆明的新火車站正在興建，附近一切顯得十分凌亂。我們找不到任何接待站，只好先找好落腳地點再說。於是，兵分兩路：一路看管行李，一路先找旅店。未幾，找旅店的同學來回報說：全昆明的旅店幾乎已告客滿，大都住滿了外來等待分配工作的大學生。

幸好，在車站附近當搬運的工人，有好幾個是廣東老鄉。他們一聽到我們的廣東口音，就主動過來幫忙。他們介紹我們到金碧路的一間小旅店去。我們一行七人——在桂林和列車上匯集起來的同一系的畢業生，五男二女——趕忙把行李搬上了他們的人力車，隨他們帶引，到這間與這些工友相熟的旅館。果然，一切順當，旅店的管理人員特地給我們五位男學生一間房間，另兩位女士只好去住散房舖位了。

雖然，這房間實際上只是一間閣樓，這閣樓房的大半地方低矮得令我們無法直立；但是，到底頗為獨立。在這全城客滿的昆明，居然有這麼一個住宿之地，我們也心滿意足了。

當晚，旅店內相當熱鬧。一些早來幾天的學生，到處串門。有些人大談其文化革命經，遇到觀點相同，或以往有派別性連繫的，更感到投機。一些已遊覽了多處名勝的，也對各人大聲誇耀。也有些人動用紙筆，拼湊那「雲南十八怪」。我却只在床上寫家信和整理這幾天來在遊覽時抄下的對聯和詩歌。沒有加入他們的行列。

次日，我們到雲南省革命委員會的大專院校畢業生接待站報到。他們要我們仍住在原來的旅館，等候分配方案。當我們再三追問大概要等多少天時，他們却只能表示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後來，我們才獲悉：直到此時，中央的畢業分配方案還沒有下到雲南。這幾位工作人員倒也開通，他勸我們不妨在昆明市內各處玩玩。

昆明的名勝，相信較為人熟知的是滇池邊的大觀樓了。這座大觀樓建成至今約三百年，令大觀樓成名的却是一位沒有功名的前清秀才孫髯翁。他的「大觀樓長聯」是全國名勝中之最長者。長聯上聯是：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驥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雅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傾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下聯是：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畫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大觀樓於昆明，無人不曉。要去遊覽，自然很容易找到，而且有公共汽車直達。這一天，我們剛要起程，一位高我們兩屆的同校同學徐君，從外面匆匆趕來。他與我們其中一位同學相熟，特地趕來盡地主之誼的。他在滇池以南的第一百號兵工廠工作。當年雲南省內武鬥時，兩派的人都到這間兵工廠去搶武器。據說，有很多新式的武器，連現役軍人也未見過呢。

大觀樓公園的大門，過份簡樸。通過了入口處，亦無寬闊的人行道；但夾道兩旁的荷塘，倒也很能配合園內簡樸的氣氛。臨到大觀樓下，却再無道路可進。大抵是這大觀樓的長聯也列入「四舊」之列，而遭破壞或封存了之？我們在這三層高的古式



建築下待了一會兒，快快而離開。徐君掏出了一本多年前出版的遊覽指南，詳述了大觀樓的過去，聊解我們的惆悵之情。

不遠處，有一小亭；却是租賃小船的辦公室，居然仍在辦公。我們一行八人，分租兩隻小船，泛舟於滇池之中。

一離開內港，就覺得風勢不弱。我自恃善於掌舵，强行逆風行驶。滇池內，捕漁船點點，我們划近一隻漁船細看：船身和帆都是白色的，長可達十多公尺，船的形狀倒像昆明市內的裏脚老太婆的鞋子。他們每次舉網，多有所得。魚色多為金黃或純白，不識其名。後覺離岸越遠，風勢越強。顧視另一船由徐君掌舵，已被吹向另一港灣之內。低頭細看，池底水草豐茂。時值隆冬，水寒而冽，草色深綠，時見游魚或隱或露，穿梭其間。我們不禁停槳玩賞。直到發現我們也給吹進徐君他們所在的港灣內，才醒覺過來。

於是，我們兩船並攏，商量了一下，再度逆風出港；却始終不能衝出來了。再一次停槳後，兩船都被吹進內港岸邊。百般無奈之時，復見港內有棄船數隻，看來我們的命運亦當如是了。正當這個時候，我們船上的同學王邈却解了船纜，涉水上岸，牽船而行。另一船上的呂哲亦彷彿他，才把船牽出港灣，擺脫了困境。

徐君與我們告別時，向我們介紹了幾個有名的風景區。

徐君極力推介的是昆明市郊的「黑龍潭」。這個潭被一條小橋分為兩部份：一邊潭水黑色，另一邊却很清冽，潭水白色。據說，本來兩邊的水都是黑色的，因為一位清官死在一邊潭裏，潭水才變成了白色云云。我們來到黑龍潭時，也的確見到黑白兩色的池水。然而，這關於清官令潭水變清的傳說，却無法找到證實。至於公園內的唐梅和宋柏，則不難看得到的。但是，那一塊被人傳說的神乎其神的凸字碑，却令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才找得到。

那天，來黑龍潭的遊人不少。我們估計那塊凸字碑必定圍滿了人的。所以，專往人多的地方找，但覺踪跡渺然。到頭來只好向管理人員詢問，才在一間頗為僻靜的殿宇外找到。凸字碑的碑文只有「萬物生之」四個字。字體有如農曆通書中的符咒，說不上屬於篆隸還是行草。初看時，與一般石刻碑文無異，多看一會，確實會覺得原來凹陷的碑文浮凸了出來。有些遊人忍不住趨前，以手觸摸。但又馬上清楚知道，碑文原來是凹下去的。

在我離開廣州前，我的母親曾叮囑我：到了桂林，一定要到伏波山下狀元石處，那裏有一石碑，字是刻下去的，久看會變成了凸的。她親眼見過了，勸我不該錯過。但我到伏波山狀元石遊覽時，雖把全部碑文都看過了，却找不到凸字碑。今天，在黑龍潭遂了心願。

我們，在這碑前看了又看。突然，靈犀一點，其原理完全明白了：此碑在殿宇之屋簷下，全部碑文的線條，橫截面都是半圓形。當光線從戶外投射到石碑上時，碑文每條線條都明顯地出現：向光的四分之一圓弧是光亮的，其餘四分之一圓弧背光則是黑暗的。只要你的眼睛看久了些，自然會在神經中樞產生暫短的錯覺：把光線誤作來自殿宇裏面，把外面當成黑暗的。碑文的線條也就應當是凸出的半圓（橫截面），才能獲得這種反——反效果。而那有如符咒的字體，一方面能使字的全部線條保持圓弧的形狀；另一方面，更給與人以神怪的心理影響，從而達到更高的效果。

我們就是這樣地每天都在旅店等候分配工作，也每天都到附近的風景區遊覽。圓通山、翠湖、金殿、植物公園、西山、龍門……等能一天之內能往返的地方都跑遍了，我們的錢包也日見枯竭了。有些畢業生已忍耐不住而跑到省革委去吵鬧起來。我們都為目前這種不上不下，前途未卜的狀態感到彷徨。自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停課，文化革命兩年餘之後；好不容易盼到畢業分配。被分配到其他省份的，大都到了具體的工作單位了。至於軍墾農場，大

家都不想去的，但那條「最新最高指示」却大大地增加了到農場「鍛煉」的可能性。我們不能自己選擇自己的去從，我們的命運要由中央的「科委」和「計委」或中央文革小組去決定。

我們在昆明市渡過了元旦，我們耽心我們會不會要在昆明過農曆新年了。延到元月三日，全昆明市的旅店都接到了通知：全部畢業生都到雲南大學和師範學院去集中，馬上接受分配！

第二天晚上，全昆明的外省來的畢業生、加上雲南本省的應屆畢業生共二千多人，集中在師範學院的大禮堂裏，聽省革委主任周興的報告。

周興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果然不出衆人所料：毛澤東的最高最新指示成了這次分配的總綱。這兩千多名畢業生，全部被分配到雲南省內二十多個軍墾農場內。至於在農場「鍛煉」的期限，則無可估計了。

次日早晨，我們就準備要在昆明市的街道一天。因為我們行將奔赴農場，至少一兩年內要與城市隔絕，也可以去品嘗一下聞名已久的「過橋米線」。

當我們到達那間專門供應「過橋米線」的館子時，門外已排了一條一百多米長的長龍。我們只好

望「龍」興嘆！我們實在沒有這麼大的耐性去排這條隊！

我們在昆明市的大街小巷到處亂闖。到中午時，又趕回金碧路的「冠生園」飯店午膳。凡是到過昆明的人都知道這條金碧路，俗名稱為廣東街的。在這條街內，幾乎可以用廣東話代替國語而遇不到困難。以前的「廣東銀行」的招牌在舊址隱隱可見。這「冠生園」被一些人稱為「廣東菜館」，我們多次光顧已熟悉館內的工友。這一次，我們特地向他們道別，他們也特別為我們燒了幾道廣東菜。

當晚，我們回到教室時，房子裏亂成一片：原來我們的分配方案已下達。各人要按分配所到的農場去集中住宿。我們立刻兵分幾路：一些留下看守行李，另一些去找分配辦公室，查一查我們該到那裏去。我則屬於留守行李的。

未幾，呂哲和韓修賢一齊回來；一人歡笑一人愁。呂哲一把扯住我就要我猜。我無法從他們兩人的態度找出答案，但我知道呂哲為人開朗，好遠遊。韓是越近廣東越好，所以我只能估計到會去比較遠的地方。呂君見我猜不着，而其他人急着追他快說，他就揚聲大嚷道：去當猴子去！跟野獸交朋友去，到——西雙版納去！

(未完待續)



甲：「這次你去大陸探親一定很辛苦。」
乙：「不，親友們都爭先恐後來接機。」
甲：「真是够熱情的。」
乙：「他們接走了我帶去的電視機、收音機、縫衣機、錄音機……」

暑假中，大陸公費留學生甲對乙說：「最近我母親來信說她有病，可是我沒有路費回國去看望她。」

乙說：「那還不容易？你只要到中國大使館去對他說，「我同意中國之春的觀點」，他們會立刻免費送你回大陸。」



管什么傷天害理
怕什么欺上瞞下
五讲四美是空談
雷鋒精神已經老掉牙
如今誰不为自己
個人的算盤要動搖
君不見一我們這些好干部
人人變成私想家

(電影文學)

——屈原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王希哲

作者：小楓

(續)

王：哼！

大：(吹了一聲口哨，洋洋得意地躺下。)

(監獄審訊室裡，一個軍人坐着。桌面放着有「宗卷」字樣的檔案文件。對面王希哲戴着手銬，額上有傷痕，嘴角流着血，疲倦地靠在椅子上。閉着眼睛。)

軍：我問你，陳一陽的父親是不是也參加過討論？

王：.....

軍：六月二日晚你們是在他家開的會？

王：.....

軍：多少個人在場？

王：.....

軍：你到底說不說？

王：(慢慢地睜開眼睛).....

軍：說！

王：水.....

(軍人站起來，拿起杯子，走到王身邊，高舉着杯，滴一滴水進王乾枯的唇上，王連忙用舌頭舔)

軍：說。說一個字一滴水。一個字！

王：(點點頭)

軍：(又倒了一滴，王趕忙舔掉)說！

王：水。

軍：(氣得把水一潑濺掉)他媽的！你敢要老子！

(門開了，一個衛兵領着李國和一個助手進來，衛兵上前，向軍附耳語，軍表情一變。)

軍：(對李)首長。

(李回身示意，助手拿出一封介紹信)

李：(對軍)趙書記叫我過問一下這件事。

軍：是，首長。（讓出位子）

李：（對軍嚴肅地）怎麼臉上有血？誰幹的？

軍：（囁嚅地）我……我不知道！

李：胡說！給我追查一下！

軍：（低頭）是。

李：（坐下，把帽子隨便的往桌子一丟，點上烟，
在場的人都沒有那麼緊張了。）

李：（對王，口氣緩和地）王希哲，我們談談嘛。
我想我們比較談得來，想當年我們「支左」的時候，也是支持旗派的嘛。嘿嘿（他黑黑地乾笑了兩聲，回頭看了一眼軍官，軍連忙陪笑）

王：（詫異地看了他一眼）……

李：趙書記和許多司令員前一陣子不是接見過「造反派」的頭頭嗎？我們都是很關心「小將」們的。不過……

王：（又再詫異地看了他一眼）

李：（故作坦然地）我們也很難做嘛，你們的文章觀點有問題。

王：有什麼問題！我們只是要揭露黃永勝一伙。在理論上我們要求的是有一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治的制度。

李：這說的都沒錯。問題是現在是要安定、團結，一切破壞安定、團結的行動都是不利於批林批孔的。

王：我想聲明……

李：我問你，你相不相信趙書記和省委。

王：我相信，但是……

李：你相不相信毛主席和黨中央？

王：我相……

李：（打斷他的話）好了，好了，關鍵在於「相信」。我想我也難以一下子說服你，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王：（站起來，考慮了一下）請你對趙書記說，我想和他談談。

李：我就是代表他來的，你先回房吧。

（衛兵進來，把王帶走）

李：（對軍）李正天現在怎麼樣？

軍：那瘋子整天在牢裡吟詩作對，搖頭晃腦……

李：陳一陽呢？

軍：他母親來了，哭哭啼啼的，……

李：把她轟走。

李：（沉吟了一下）下一步都安排好了嗎？

軍：安排好了。

（牢房裡）

（王希哲走進牢房，犯人都抬頭看着他那給打歪了的臉，沒人吭聲，都自顧自地幹自己的事情，那滿臉橫肉的犯人正在和另一犯人在賭硬幣，我們姑且稱他做「橫」。）

橫：五分。

犯：國徽。

（「橫」把硬幣往上一拋，然後啪的一聲用手把錢按在地上，再把手掌移開。）

犯：哈，五分輸了。（拿走錢）

橫：（一臉懊喪，又從袋裡掏出一個來）

犯：五分。

橫：國徽（又往上一拋，一按，慢慢地手移開。）

犯：哈哈，國徽輸了。

（又想拿走錢，「橫」“啪”的一掌按住他的手）

犯：呀！

橫：（獰笑着）你說什麼？

犯：我說……我說你輸了。

橫：不，你剛才說的那句話。

犯：我……

橫：哼！載向管理員告你。

犯：……

（「橫」一把把硬幣搶回來，吹一口氣，放回袋。站起身，哼着邪淫的小調，百無聊賴地轉過身來，一眼看到，王希哲正在呆呆地想着心事）

橫：喂，今天你去倒馬桶。

王：（不理他）……

橫：你這小子，聽見了嗎？

王：今天是你值日。

橫：媽的，我叫你就是你。

（他氣勢汹汹地向王走來，突然他發現前面被人擋住了，是大個子，四眼對視了一會，「橫」終於洩氣了，慢慢倒退回自己的鋪位，一邊退一邊悻悻地罵）

橫：丟那媽，什麼了不起，……臭老九，也想反共產黨？……哼，「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什麼了不起？老子比你「造反」……沒吃沒用的，敢去搶嗎？……老子就敢！……

（大個子疲倦地倒在自己的鋪位上，王希哲輕

輕地挪動一下身體，輕聲說。)

王：謝謝。

大：(動也不動)你閉嘴……他罵你罵得對。……

(閉上眼睛睡覺)

(王呆呆地望着天花板，陷入沉思)

(六)

(審訊室內，李國和王希哲)

李：我說王希哲，你想通了沒有？

王：你要我說什麼？

李：你不要誤會，我不要你交代材料，不……一個字都不要說。

(身體前湊，故作神秘地)趙書記說，只要你提高一點認識，承認一些錯誤，就可以放你。

王：你是說……

李：說實在的，我這個人就挺講個現實，有些事情也沒有必要瞞你。(拉開抽，拿出兩份東西，往王希哲前一拋)這是李正天和陳一陽的「檢查」交代。(大陸裡一直流行對認罪認錯書叫做「檢查」)

王：(臉色一變)我不相信。

李：你可以看看簽字。

(王希哲眼光掃過紙面，臉色凝聚，眉頭漸皺)

(敲門聲)

李：進來。

(門打開了，負責審訊的那個軍官帶進兩個人來，走在他後面那個胖子，一套洗得發白的幹部服，戴眼鏡，提着個公文包，一副風塵撲撲的出差幹部模樣，你只能從樸實的打扮却帶了個女秘書這點上，看出來人大有來頭。)

(鏡頭再推近，觀眾才好不容易地發現，這是刻意改裝過的方處長)

(女秘書上前，向李送上一封介紹書，李打開，故作詫異地)

李：您是……

方：(上前)是的，我剛從北京來，一下飛機就趕到這裡……

(王希哲眼裡閃過一線光芒)

李：是。

方：我想跟王希哲單獨談談。

李、軍：是。(李、軍等兩人退出房子)

方：(微笑著對王)是小王嗎？

王：是的。

方：我是中共中央專案調查團的。你們三個人送給黨中央的文章和關於廣東軍區和廣東省委的問題的材料，中央已經收到了，我們想再來了解一下。你就有什麼說什麼，我們都會轉送回黨中央、毛主席那裡去的。

王：(大喜過望)好，我說一下，從一九六八年起，廣州軍區裡以黃永勝為首的一些人就殘酷地鎮壓群衆，壓制民主……

(鏡頭轉到審訊室外頭的大廳裡，李國仰靠着沙發在吹着烟圈，審訊軍官站在他旁邊。)

軍：王希哲這小子相信了老方是同情他的。

李：能不相信嗎？

軍：這小子怎麼那麼傻，會認為主席和中央是會支持他的？

李：哼，這叫一廂情願，他根本不懂得什麼是共產黨。

軍：他態度軟化了就會慢慢垮。這是三辦(第三號辦公室是中國共產黨秘密專案辦公室的代號)裡的心理專家說的。

李：(有點瞧不起他)這誰不知道。是了，現在陳一陽怎麼辦？

軍：老方找過他以後，那小子受刺激太大，神經有點失常。

李：(霍的坐起來)是不是假裝的？

軍：心理醫生正在繼續觀察和研究。

(鏡頭又轉回審訊室內)

方：剛才你提供的廣州軍區的情況，我都反映回北京去。但那都是黃永勝和他在廣東省的死黨的問題。現在的趙書記和許司令員都是毛主席司令部裡的人，這是周總理說過的。你們要信任。另外，你們那篇「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基本觀點是錯誤的，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篇反革命的大字報，黨中央表了態。

王：(霍地站起來)你說黨中央？

方：(嚴肅地)是的。中央政治局。

王：誰？

方：紀副總理和李副總理。坐下來。

王：……(頹然坐下)

方：你累了，回去休息一下，好好再研究一下毛主席的著作，如果你已經讀過一千次了，再讀一千零一次吧，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風高氣爽，鳥唱蟬鳴，好一個九九麗陽天。)

字幕：廣州郊區，白雲山，從廣州郊區一直到四面八方的山路上，都是絡繹不絕的人頭，這一天，爆發了廣州市歷史上，也是全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自發聚在一起的「重陽節活動」。廣州市人民以登高為名，發洩內心對政治的不滿。把無可奈何情緒寄托在「命運」上。據公安局統計，參加者達三十萬。廣州市當局把它定為「反革命案件」，從此以後，凡九月九日，對白雲山實行封山。

(滿山滿嶺都是人群，他們大都是年青人，他們穿著仿香港，但又免不了土氣。)擺脫一日沉悶的生活，來到郊區，令他們格外的興高采烈。

鄭：(對劉的女友)今天是星期一，要上班的，你怎麼請假？

女：嘻嘻，我哄我們的領導嘛，廠裡的青工都跑得七七八八了，你瞧，那麼多人！其他廠也一樣。

鄭：他相信你哄？

女：他當然不相信。只眼開只眼閉。手裡有個病假條再往上一送就算了。

鄭：哎，你看那幫人。

(前面有一伙青年人，手裡都拿着三支香，逢三岔路口就揮拜。)

女：據說這樣可以在偷渡香港路途中不致迷路。

鄭：那邊那幾個還背着行裝。

女：那是打算今晚在山上練習「埋堆」的。

鄭：什麼是「埋堆」？

女：這是偷渡的行家隱語，意思是在山上找個隱蔽的草堆露宿。

鄭：哎呀，這樹上的字。

(一棵大樹上刮了一大塊皮，上面寫着四個字「順風順水」)

(女走過去，在字下面補了幾個字：到彼岸)

鄭：你不怕……

女：怕什麼？查不出來的。你看看其他樹……

(果然，沿山路的很多樹和竹子身上，都寫或刻上了字，「今日轉運，明日自由」、「上天保佑，一次成功」等等……)

(鏡頭轉，劉三人已經站在山頂上，正在俯瞰大地，遠處珠江和廣州城歷歷在目，近處山腳人潮仍然不絕，天空飄着無數彩色風箏，有的風箏寫着「命」，有的寫着「運」，有兩個顏色相同的特別大膽，一個是寫着「H」，一個寫着「K」，這是「香港」的英文縮寫。)

劉：(長長地呼了一口氣)民心，民心，這就是民心！民心不可欺呵！

女：(撒嬌地)劉華，我口好渴。

劉：你去下面亭子買些喝的回來。

女：(生氣地)你就不會為我服務一下。

(劉不理她)

女：(對鄭明)他就看不起我。

(無可奈何地擦擦嘴，下石級去。)

(劉和鄭默默在看着風景)

鄭：(突然地)劉華，你為什麼不走？

劉：(眼睛仍然望着前方)因為我們還有事可做。

鄭：你說「我們」？

劉：(轉回身來望着她)是的，李一哲、你、我，還有很多人。



鄭：（心裡一熱，拉着劉華的手）你這人真好。
劉：（眼睛閃過一絲柔情，微笑着）不，我不是個好人。這世界沒有一個絕對的好人，正如沒有一個絕對的壞人一樣。

（感覺到了他的異樣的眼光，鄭臉一紅，把手從他的緊握中抽開）

鄭：哎，你看這是一種什麼花？

劉：這叫「風雨花」，這種花平時不開花，葉子像普通草一樣，可是一等風雨來臨前夕，她的葉子感受到了空氣的低壓，花蕾就會從泥土裡冒出來，花蕾長得很快，風雨到了，它就開花了，風雨一過，她就慢慢謝了。現在冒出花蕾，恐怕今晚或明早會有雨。

劉：真有趣！

（她走過去，採了那朵花蕾，捧在胸前仔細看）

劉：（感歎地）以前王希哲和我在一起的時候，他最喜歡這種花了。現在……

鄭：（神情一震，眼睛慢慢地紅了）……

劉：「每逢佳節倍思親，遍插茱萸少一人。」

鄭：別說了。（眼裡禁不住流出眼淚來）

劉：（走近她）你應該去看看他。

鄭：不要。（她緊緊咬着嘴唇，眼淚滔滔）

劉：我說，你應該去看看她。他現在需要你。

（鄭「哇」的一聲伏在劉的肩上，大聲地哭了起來）

鄭：（一邊哭一邊搖頭）不要。不要……

（山下警車聲長鳴，山路上傳來女友有驚惶的呼聲：「劉華，劉華……」。劉和鄭馬上分開，鄭趕緊揩乾眼淚。）

（山路轉出女，氣咻咻，提着兩瓶汽水）

女：劉華，劉華……他們來了。

（大家趕緊往下看，廣州市警備司令部的警車，載着一車車戴着紅袖章的憲兵和「工糾」，全副武裝，正在趕開塞滿着山道的人，車上的喇叭一直在叫「廣州公安局通知，廣州公安局通知……」）

劉：呸！就會對付老百姓。（回過頭來）沒什麼，沒有證據抓人。

女：天也晚了，我們下山吧！嘆，鄭明，你怎麼了？

鄭：沒什麼，山風太大，沙子進了眼。……

（七）

（牢房裡，探監室，探監者和犯人之間隔着一道鐵網，兩邊都有軍人監視。）

鄭明站在一邊，手裡提着食物盒，焦急地看着牆上掛的時鐘。劉華在遠處等候。

滿面于腮，鬍子把槎的王希哲疲乏蹣跚地走進鐵網的另一邊，走到鄭面前，站定，兩人默默地注視着對方。）

王：你來幹什麼？

鄭：你……（咬着嘴唇）

王：我很好，不需要探。

鄭：我……我想送一點吃的……

王：沒用，送不進來。

鄭：（不爭氣的眼淚又在眼眶裡打轉了）……

王：（低聲地）我問你，上面表態了嗎？

（鄭點點頭）

王：（急速地）誰？

鄭：「紀」和「李」。趙小鐵說的。

（軍警注意到有異，開始走過來）

王：（睜着長期失眠充滿血絲的眼睛）誰批准的？

鄭：他！

王：（一把抓住鐵網，大叫）他！

（一陣暈眩，他把頭靠在鐵網上）

鄭：（驚惶地哭叫）小王，小王，你醒醒，你醒醒

……

（軍警一把抓住鄭明，「出去！出去！」把掙扎的鄭推出門外）

（監獄的大鐵門「呬」的一聲關了，被推出來的鄭明嚎啕大哭，回身徒然地拍着大門，叫着：「你醒醒，你醒醒吧！……」劉華上前扶住她）

（鐵鎖一聲，王希哲被推回進牢房，他蹣跚踉蹌地「呬」的一聲。倒下去。大個子走前把他翻過身來。王慢慢睜開眼睛，突然一把揪住大個子的胸口）

王：（大聲吼叫）他！

大：（打了王一巴掌）你瘋了！

（王在地上翻滾，發狂地哈哈大笑。犯人們目相覩）

(字幕：又一個探監日)

(探監室外的長凳上，探監的犯人親友們表情不一，沉默的陳一陽母親和鄭明坐在幾個吱吱喳喳的女人旁邊)

女甲：喂，看你氣色，你那兇男人要放啦？

女乙：不，他判了十年，今天。

女甲：瘋了，男人判十年你還樂。

女乙：(環視着四周射來的眼光，瞧不起地) 你懂什麼？判了總算有個日子指望。不死不活地拖個十年八年再判？連判的機會也許也等不到了。

(陳一陽母親眼睛又紅了)

獄卒：(唱名) 王希哲。

(鄭明趕緊站起來，整整衣裝，手裡還拿着一束風雨花，跟着獄卒走進探監室。)

王希哲正倚在鐵網邊，他的身體是每況愈下，消瘦疲乏得不成模樣，看到鄭明走近，神情也是麻木的。只有在看到那束風雨花的時候，眼睛才又閃過光芒。)

王：你又來了？……

鄭：……

王：你幹麼又來？(看着花)

鄭：我，……是劉華告訴我，你最喜歡這種花的。

王：(臉上無限柔情) 謝謝。

鄭：你……你最近好嗎？

王：還好。不過最近我在想，我是有錯誤的。

鄭：(大吃一驚) 什麼？

王：(平靜地) 我重新檢討了一下我們的文章，我承認我們的理論有些不符合主席的思想。

鄭：你瘋了，你沒有錯。

王：(更平靜的) 我不能不相信毛主席。

鄭：(氣得說不出話來……) 你……你……。

王：我寫了檢查，在理論上的檢討。

鄭：(拿風雨花往他臉上一摔) 你混蛋！(軍警跑步過來)

王：你聽我說，我是個光明正大的反對派，我不能……

鄭：你閉嘴，你這個……

王：你不理解……

(軍警吆喝着，鄭一頓足，回頭就走)

王：(拼命地搖着鐵網) 鄭明……鄭明……

(路過的審訊室軍官，駐足觀望，冷笑。)

(王希哲慢慢地拾起從網洞中擲進來的一朵折斷莖葉的風雨花，痛苦地凝視着它。)

(一個漆黑的風雨之夜，半明半暗的監獄通道。)

(兩個軍警押着王希哲走向審訊室。)

(審訊室內亦是半明半暗，窗外是電閃雷鳴。室裡擔任審訊的李剛和審訊軍官，隔壁室內，方處長在監聽。)

(未完待續)

你說的話，我都不同意，但是，

我要用我的生命來維護你說話的

權利。

—— 伏爾泰

文 藝 雜 文

中國之春 1—6 期主要內容

文 件

中國之春運動總部第一號公告	中國之春運動總部	2 期
中國之春運動總部第二號公告	中國之春運動總部	2 期
中國之春運動總部第三號公告	中國之春運動總部	4 期
中國之春編輯部第一號決議	中國之春編輯部	1 期

獨家資料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抓好肅反工作的通知」	本刊資料室	4 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就劫機事件致朝鮮駐華大使館密件	本刊資料室	5 期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通知（林希翎案）	本刊資料室	6 期
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對林希翎右派問題的復查結論	本刊資料室	6 期
湖南花鼓團給褚建剛的一封信	本刊資料室	4 期

論文

民主政治現代化的第一步	本刊評論員	2 期
大家來描繪祖國的未來	社論	3 期
愛國的人們，警惕啊！	社論	4 期
新舊洋務運動	本刊編輯部	5 期
林希翎應該再上訴	社論	6 期
答王紹光同學來信	李浩然	2 期
「一胎化」政策質疑	黃醫	4 期
為私有制平反	士心	4 期
論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徐山	4 期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局限性	沙林	5 期
評包產到戶	怡文	5 期

下期起，本雜誌降低價格，敬請留意。

劇 本：
王 希 哲

韓愈是中國人嗎？	阿 趙 小	修 伯	5 期
死而後已	史 共 鮑 均	青 均	2 期
簡介「政治空間」	史 共 鮑 均	芝 莉	4 期
論馬克思主義疏離性	布 小	萍 林	4 期
幻影 5·16	布 小	林	5 期
政躬康泰，胡先生	蔡 可	可 風	4 期
紀念林志毅君	蔡 可	風 風	6 期
在西雙版納的日子裡	方	丹	4 期
民運的火炬		楓	4、5、6 期

專題

一個內定右派的控訴	謝 志 揚	5 期
抱樸先生訪問記	燕 鳴·吳儉祥	6 期
波士頓「包斯琴事件」調查報告	本 刊 記 者	4 期
羅切斯特「陳章事件」調查報告	本 刊 記 者	4 期
李一哲給後來人的幾點啓示	汪 岷 岐	2 期

畫

「THE PEOPLE」	汪 岷	2 期
「寂寞」	李 爽	4 期
(雕刻)「萬萬歲」	王 平	5 期
(攝影)「爭取更大勝利」	克	5 期

此外，還有古體，現代詩詞，散文及很多優秀的論文，未能一一列出，敬請讀者自己留意。



如欲補購第一——五期，請與我們聯絡。

ON THE MAINLAND CHINA

The experiences of Dr. Xiao Guang-tan.....domestic information

The attached explanation for the poem "To Traitor" by Hu Qiao-Mu

ON HONGKONG

Speak for you.....Wang Yu

LETTERS TO THE EDITORS

A few suggestions to The China Spring Movement

"Song Tao" Letter.....Cheng Wei-de, Hawaii

NEWSPAPER CLIPPING

The bitter hea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Originally on "Orient Daily", Hong Kong

The Message of Spring.....Originally on "newsweek", U.S.

INFORMATION

A contrast of three nation's democracy movements.....China Spring Inf. Ctr.

LITERATURE

Cockcrow.....Zhang An

"Self" ideologist.....Peomed by Shi hua
Painted by TianChe

los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Fang Liang

The mood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Kite.....(Caricature).....Originally on the 2nd Issue "Spring Thunder"

During the days in Xi Shuang Ban Na.....Chai Kefeng

Wang Xi-zhe.....(Play, Part 3).....Xiao Feng

COVER: MASS EXECUTION(Special Photo 1).....Zhou Wen

INSIDE COVER: MASS EXECUTION(Special Photo 2).....Zhou Wen

BACK COVER: CHINESE YOUNG WOMAN.....Zhou Wen

EDITORIAL

Lin Xilin should appeal again.

DOMESTIC COMMUNICATIONS

The notice to Lin Xilin by Beijing Municipal Supreme Court.....China Spring Information Centre

The reexamination conclusion on the case of Lin Xilin by C.C.P. Committee of Beijing People's University.....China Spring Information Centre

Some insights behind recent mass executions.....Liu Ping, Beijing

NEWS COMMENTARY

The revelation of the massacre on korean Airline.....Min Zhi

COLLECTIONS OF RECENT UNOFFICIAL PUBLICATIONS

Another unofficial publication born in Japan.....China Spring Information Centre

Why did Yang Su die?.....Liu Lixin, "People's Will" Japan

The credibility of Deng XiaoPing.....Ye Wenfang, "People's Will" Japan

The true reason of the death of "Ten thousand Yuan Family".....Cheng Nan, "People's Will" Japan

Rather die with loud voice than live in humiliation.....Yong Hong, "search", North American

SPECIAL VISIT

A discussion with Mr. Bao Pu.....China Spring Correspondent

THEORY AND PRACTICE

Deng Xiaoping made conclusions without coffin cover.....Ye Ming, Wu Jianxiang, Chinese Stu. In U.S.

looking more thoughtfully at present domestic rural economic reform.....Zhou Zhi-ren, Chinese Stu. In U.S.

Democracy, Socialism and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Yu Shui

Polarization.....Huang Di, (Domestic)

EP expedi printing inc



**GREATER SPACE
FOR
GREATER
SERVICE**

415 W. 13th St.
NEW YORK
NY 10014

TEL (212) 741-0222



編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主編：汪岷

通訊處：P.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Y 10185
U.S.A.

電話：(212)507-1914

定價（零售）
美國：2.00 美元
加拿大：2.00 加元
香港：4.00 港元